

年

卷

期

3

6

第

第

472

卷三第  
期六第

號月六

版出五十月六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類紙聞新為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號二一二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新華書局

# 先華書局郵購部的

## 服務精神

本書局聘有專門人才，辦理外埠讀者一切委託代辦書籍事務。凡有賜顧無不竭盡歡迎，穩妥迅速。而一切折扣定價，與原局毫無差異，務祈全國讀書界踴躍賜顧是幸。

(一) 郵購手續：外埠讀者欲通信購買本局或他家書籍者，請詳細開列書名，著者，價目，出版處及其地址，收件人姓名地址（字跡須清楚，地址須詳細），連同書價及郵費，一併寄交本局郵市部。如係「常年優待券」讀者，須將「常年優待券」同時惠下，俾按折扣計算。

(二) 匯款辦法：外埠函購，凡郵局銀行通匯之處，書款均須用郵局或銀行匯票；遇有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洋，十足通用，惟以國內通用之一分至二角者為限。

(三) 郵購寄費：照書價總數加十分之一，另加掛號費（五元以內八分，逾額每五元以內加八分）。

上海光華書局  
四馬路中市

### 模範文讀本

**模範小說讀本** 謝六逸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共分上下二冊，上冊精選世界各國翻譯名著，下冊精選國內優秀創作。每篇均詳加註釋，後面加作者小傳，作品研究，小說作法，詳細說明每一篇之意義及結構。篇首並加編者序文，詳列內容形式，俱屬上乘，實為近代國內優秀之小說讀本。

**模範小品文讀本**

林蔭南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精選國內外的優秀小品文數百篇，編者將其分為五類，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寫景的，有的是回憶的，均由編者有系統地分類，文情並茂。每篇後面由編者加以銳利的批評，尤為特色。

**模範書信文讀本**

林英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朱湘，汪靜之，周作人等數十位作家的書信，每篇後面附編者介紹及註釋。這本書非特可以作為模範的書信文讀，亦可知道各作家思想演變的歷程。

**模範日記文讀本**

謝美雲編 實價一元

本書精選國內著名作家胡適之，魯迅，郭沫若，周作人，張資平，田漢，周金平，郁達夫，郭沫若等日記數十篇。編者將全書分為三輯，有的，是遊歷日記，有的是讀書日記，有的是文藝日記，每篇後面均附有編者的說明。

**模範議論文讀本**

陳梅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搜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壇上論戰的新文字，分成五輯，一為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二為性的道德論戰，三為人權論戰，四為文藝論戰，五為文藝論戰（下），每篇後面均由編者詳細說明，讀了這本書非特可以學習議論文的作法，而且可以看出中國新時代思潮的規跡。

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 新 田 壘

六月號

第三卷 第六期

六月號



# 新豐文藝月刊

六月號

第三卷 第六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文論

又論民族文藝……………楊柳(一)

文學的天才論……………張協(二)

再論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龔生(五)

第十一層高樓……………白木(一)

泡沫……………周白鴻(三)

清明節……………姚愼機(二)

陸渡橋的血痕……………子涵(元)

磨坊的惠爾(R. L. Stevenson)……………高倚筠譯(三)

出發……………張鳴仇(三)

詩 與 文 散

(七三——一三)

暴風雨之後.....	郭星翰
青春的使用.....	張翊治
老饕的一生.....	吳鼎第
辜 負.....	定 國
期待(詩).....	周白鴻
橋(詩).....	虹 飛

▲遊記

揚州蜜行.....

彭子蘊(友)

南遊日記(續完).....

一 空(同)

前 哨

(七一——二六)

大眾文學非藝術說.....	陽 冬
創造社的文化地位.....	紅 僧
再談形像與思索問題.....	卡 斯
林語堂的攻擊者.....	大 馬
所謂民族文藝的真面目.....	履 冰
柱公塘的「毒蛇」問題.....	瀟 瀟
小品文的成功.....	翰 秋
詩歌是「火」論及其他.....	嘉 何
何謂第一流作家.....	名 流

編後贅語.....

編 者(同)



治公法律事務所

孫弼伍律師受任新壘

文藝社常年法律顧問

問通告

本律師茲受新壘文藝社聘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該社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特此通告

事務所

上海四川路一九九號東亞銀行  
二樓二一〇號電話一八八九八

新光圖書局……

本局新近批得：

光華書局

神州國光社

時還書局

新教育社

文華圖書公司

中華圖書公司

全部新書，一切定價折扣，特別低廉。  
敬請

各界惠顧賜教。

地址：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南

## 第十一層高樓

白 木

天一亮，泥水匠老慶就醒來了，這已經成了他每天生活上半不可破的習慣。

在他的旁邊，還睡着兩個徒弟——雲山和雪生，一個是十三歲，一個是九歲。這兩個孩子還睡得很熟，擁在一條藍毯的破被單裏面發着鼾聲。

他們是住在一個小閣樓的上面，這是一座十足地地的鴿籠式的住所，橫裏不到五尺見方的地位，離開那斜梯形的屋頂的最高處也不滿四尺高。晨曦從底下的樓窗口裏，穿過透明的蛛網，送進一道微弱的光綫來，顯出那小閣樓的輪廓——陰暗，空洞，狹小。

老慶仰面朝着屋頂呆呆地望着，一簇簇的塵條彷彿就要掉到臉上來。

他晚上發過一個小寒熱，汗雖然已經出過，但是當他托開四肢伸懶腰的時候，滿身骨節都有點酸疼。舌乾口渴，舌尖上黏着一種苦味覺得非常難受。

住在閣樓下面的人也逐漸醒來了。他聽見悉悉索索的穿衣聲，師父招呼徒弟，以及走在樓梯上的腳步聲音。應該上工的時候了，他就勉強掙扎着坐了起來。

「雲山！雲山！你們睡得昏死了！」

孩子們揉揉眼醒來了。他接着就憤怒地噴咕着：

「你的娘幾次要潮生伯來說，做完今年要收一半工錢，看你生活既學不上，又不肯認認真真的做。一開口就要收一半工錢，真是談何容易！」

老慶心裏盤算着，孩子在他身邊，每天多賺一角五分錢，一個月四元半。他娘如果拿回了一半工錢，他就要每個月損失兩塊多錢。但是那女人家也實在是苦，而且孩子已經來了五個年頭，完全拒絕也說不過去。他不禁用手搔搔頭頂心，嘆了一口氣。

孩子彷彿什麼都沒有聽見，一聲也不響。默默地站了起來，捲起蓆子和被單，把閣樓震動着。從衣服上，樓板



上揚起的乾燥的泥灰，充塞了空間，使得老鷹打了好一個嗆咳。

一個九歲的孩子頭不經意地在屋頂一碰，一撮塵灰落到了臉上，他用手一抹，滿臉塗得污黑，眼睛裏的眼淚也流出來了。

雲山——十三歲的徒弟，從角落裏拾起一個麻袋背到肩膀上，裏面的工具發生鏗鏘的鐵器聲。僂僂着背出發了。

每天都是這樣，他們三個人，一清早爬起來，悄悄地離開這小閣樓，在工作的場所，使着他們的勞力，眼巴巴地望着太陽從東邊移到西邊，以等待夜晚的到來。他們過的彷彿是幾個流浪者的生活，在一處地方，從空空的地面上把一座建築造好以後，又到別一處地方建造另一座建築去了。

時間緊緊地跟在後面，一天，一月，一年，十年，二十年，……老鷹從十六歲出來學泥水匠，今年已經是五十六歲的人了。

他凝視着兩個孩子從竹梯子上嘩嘩嘩地爬下去，凹陷的胸口，沒有血色的臉，像兩個耗子一樣從他的眼簾中消失，心裏不禁生出了一點感觸——

他們年輕時候，出來學生意的最小也得滿十四五歲，但是現在那些鄉下孩子，不到十歲就被送到外面來，像雲生今年才只有九歲，這樣小小年紀做脫了力，大來能夠担得起什麼呢？就是要學到他們這樣也怕是很難，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但是在這一陣悲嘆過後，光明就像急流似的湧上前來。他眉毛一揚，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從一個油污的枕頭底下搜出一封信件來，那就是昨天晚上接到的他兒子金福寫來的信。

他把信放到亮光裏仔細看了一回，雖然認不得字，但心裏很快活，彷彿光明正在那信套上向他閃爍似的。

兒子終究是讀過書的了，甘蔗老頭甜，老來有個依靠，也算不枉過了一生！他想到這裏，一個「強爺娘勝祖宗」的兒子，好像就出現在他的眼前。幾多年來爲着培植兒子費了不知多少的辛苦，因此得到來的安慰也格外深切而有味了。

這一來使他忘記了滿身的酸疼，舌乾口渴也不覺得了。興匆匆地從閣樓板上曲着背脊站起來，扶着竹梯子奔了下去。

他望着一個老主顧的測字攤，飛速的搬着健快的脚步

走去。

馬路上，車輛來往的奔馳着，人們穿梭似的在身旁走過，掃垃圾的拖着長柄的筲子揚起灰白的塵球，垃圾車輾轉地靠着人行道的階石拉過去。

太陽一出來就帶着很強烈的威力，他兩邊的太陽穴漸漸地發起燒來，頭昏腦脹，感覺到沒有氣力，大概昨晚的一個小寒熱還在裏面作怪。他一路担慮着今天怕不能去上工，但一切思考很快的起來，也很快地消滅了。把拿在手裏的兒子的信看了看，好像加了油似的，不禁又威奮起來了。

張半仙的測字攤頭太陽剛出來就已經擺好，他的那對機警的眼睛，壓在眉毛底下注視着來往的走路人。右手的小指和中指上長着彎彎的長指甲，輕輕的在那個破桌子上彈着，表示出一種焦急的神情。

老慶遠遠地就招呼他：

「張先生！可又要麻煩你了！」

張半仙拈拈他的一撇八字鬚，乾癟的嘴裂了開來，用一種走江湖的寒喧口吻說道：

「陳司務，有什麼事見教？」

「小兒寫來了一個信，請張先生看一看。」

老慶就把手裏的信遞給他，張半仙撕開信口，抽出一張長長的信紙來，他向老慶瞥了一眼，諂媚地說，

「令世兄的信上寫着不少話呢！」他這樣說着，隨即把那個信上的字都唸了出來：

「父親大人：

學校裏的成績單已經寄回家來了，我的學業和操行都列入甲等，全級五十八個同學中間，我的名次是第二，終算不幸負了兩位大人扶植我的苦心！

爹爹！再過一個月就要開學了，下學期學費膳費照舊是五十四元，不過以後又加起圖書費二元，建築費五元，總共入學時要繳六十一元，再加上零用，至少要七十元才行呢！

鄉下現在忙得很，媽媽早晚在自己田裏耕種，白天在外面幫人家，大概太辛苦了，昨晚發起痧來，阿根叔家的媳婦給他滿身刮了一下，半夜後才慢慢地舒服，今天一清早又出去了。

媽媽心裏很焦急，開學時學費怕湊不出來，王鄉紳裏借的款子，已經好幾次來催過利息，這筆錢恐怕也拖不過去，照這個樣子實在沒有力量再讀下去了，除非把南塘的幾畝田賣掉，無論如何終是打不破這關。

難關。

但是南塘的田一賣掉，媽媽沒有田種，爹爹的担子更重了！我不忍心爲我一個人，要使兩位大人吃這麼多的苦，實在無法的話，索性不要去讀了，因爲現在還不過讀畢高中一年級，即使挨過了一個學期，再有三個學期怎麼渡得過去呢？媽媽也有這個意思，不知爹爹以爲如何？

要是不讀書的話，現在應該趕緊找事情做，但是現在找事情也很不容易，何況我中學的文憑還沒有拿到。窮人要想出頭是比登天還要難啊！

不過爹爹，你聽了我的話切不要憂愁，一切只有靠自己運氣，也許碰得機會巧，就能找到個把事情，那時候爹爹的肩膀上當然可以輕鬆得多了。

媽媽說，你是喜歡吃玉蜀黍的。現在我們家裏的玉蜀黍正好摘下來，爹爹有空請回來嘗一嘗新鮮味道，趁機會把我的事情好好商量一下子。

祝你

康健！

男陳金福謹上」

老慶屏息着氣聽張半仙唸着他兒子的信，開頭非常歡

喜，但越到後來越加掃興。張半仙已經把信唸完，但他還睜着一對大而圓的眼睛緊緊地釘住他。

張半仙懂得一般人的心裏，他看到老慶的神情沮喪，就重新拿起信紙審視了一回，做出激賞的樣子嘆道：

「一手寫得真不錯，難怪會佔到第二名，實在難得！」

「那裏的話，孩子一向來不怎麼聰明，不過還能用功就是。」老慶聽見張半仙贊揚着自己兒子的話，心坎上又頓時填滿了歡喜，就那樣謙抑地說着。張半仙連連點頭稱是，他就繼續插嘴道：

「張先生，我是有眼瞎子，什麼都不懂，你看看這個事應該怎樣辦才好呢？」

「據我看來，」張半仙又拈拈他的鬍鬚，答道：「令世兄要是能夠繼續上進，那前途真是遠大得很！」

「是，是。」老慶滿臉笑容的答着。一邊從口袋裏掏出十個銅子來，放在那個桌子上。

「這一點點是算不得什麼的。」

「唉！何必這麼客氣？」他雖然那麼說着，但長指甲的手指已經拾起那些銅子，鏗的一聲丟到那個紙匣子裏面去了。

一路上，他回想着張半仙說的「前途遠大得很」的話，心裏依舊興奮得很。但是如何繼續上進呢？漸漸地一切難問題都湧上來了：七十元的學費，王鄉紳的利息，南塘的田，找事情的難，一層一層的苦難煎熬着他，「怎麼辦？怎麼辦呢？」終於全身都軟癱下來了。

他神色慘白，四肢乏力，懶懶地在人行道上舉着沉重的步子。太陽光晒在他臉上擠出一顆顆亮晶晶的汗，好像把一個乾皺的蕃薯搾出水分來。他頭腦混濁，又繼續發暈起來，每當他想起那一個個問題的時候，就會渾身發抖，簡直一點都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去。

昨天晚上發過那麼一個小寒熱，這在年青時候算得個什麼呢？但是照現在的情形，今天怕真的不能不休息一下了。他用袖口抹了抹汗滴，心裏那麼盤算着。正巧這時候他的肚子也餓了，需要吃一點東西，於是他決定先到作場去，就是要休息也得在那裏用了晨點再說，省得自己掏出一錢來買零碎東西填這個空肚子。

就那樣蹣跚地趕到了作場，吃了幾碗粥。在地面上，他看看十一層的大廈已經快要落成起來了。在底下幾層裏木匠和油漆匠在忙着裝修，斧頭擊着木塊到處發出沉濁的聲響。起重機叭叭地把東西舉到頂上去，在那裏，泥水匠

們匆匆地在高處露天工作着，有的在澆水泥，有的在粉刷牆頭。

他在一個木塊上坐了一會，神志清醒了一點，但是全身還是沒有氣力。他嫉忘地仰望着十一層高樓上工作着的同伴們，他們是那樣的有勁，一種自信心突然升了起來，難道我真是老得一點沒有用處了嗎？妻和自己有了一樣的年紀，不是也在幫着人家嗎？如果我們不把兒子培植好，一生不是就完了嗎？他不由自主地握起拳頭，站起身子來，憤憤地自言自語道：

「年輕時一個人抵得過兩個人，難道現在一個人抵不過一個人了嗎？」

他忘記了自己的病，一種刺激填補了他生理上的缺陷，就開始爬那螺旋式的梯子了。一層，二層，三層，他有些氣喘了。四層，五層，六層，滿身像落在水裏一樣透濕，但是他還奮着餘力向上爬着，從第六層一直到第十一層屋頂，他彷彿受了別人一頓痛打似的，頭暈目眩，幾乎站不住腳了。但是上面有一點風，他脫去了衣服，乘了一會兒涼，看着天，看着密層層的房屋，看着埋頭工作的同伴們。他的神志又清醒了些。作場的監工看見他老是坐着不動，跨過雜亂地堆着的木塊走了過來，不耐煩地皺起眉頭

嘆道：

「老慶！八點半了，要上工就上工，不要壞了我們的規矩。」

監工的傲慢的諷刺的話燃着他心頭的憤火，他就鼓起一股勁兒，站了起來，走過屋頂，跨到外邊懸空的脚手板上。

這脚手板，架在十一層高的空中，緊靠着堅厚的水泥牆，一長排有一二十個工人在工作着。老慶站在上面，先擺穩了自己的步子，一個學徒把一桶水泥拌的細石子安放在他的旁邊，他驕傲一看那正是剛剛九歲的雪生，冒着滿頭大汗，哭喪着黃瘦的臉向他望着，一副失神的眼睛哀訴着滿肚子的苦楚，桶一放下，就噓咳了幾聲走了。老慶同情地注視着他的背影，不禁嘆道：「這孩子和自己一樣已經交到暮景了，小生命究竟能夠維持到多久呢？」他因此就咒罵着這殘酷的世界；一面用泥刀挑起一把水泥石子，塗到牆上去，再拿右手用刮刀在上面推動，使它平勻。就這樣一次一次連續不斷地工作着。

終於疲勞又漸漸地侵襲來了，臂腕和兩腿都有些酸痛，但是他的心裏始終擺脫不了一切的難問題，七十元的學費怎樣交得出呢？王鄉紳的利息拿什麼來還呢？南塘的田

真的就賣掉嗎？找事情也談何容易呢？同時妻和兒子的形態，聲音，動作反覆地從他記憶中顯現出來，他沉痛地看了看天，問着：

「天啊！你爲什麼要這樣安排我們呢？」

白雲低低地在頭頂上飄浮着，一縷苦笑蕩在他靈魂的深處。

但是他還是發願要和命運掙扎，他不肯停止他的幻想，他試着用各種方法克制他的疲勞，咬緊牙關，繼續的工作着。

突然一陣大笑轟了起來。

「看啊！大元寶翻了身。」

一個時裝的女子仰倒在作場的竹籬笆旁邊的一塊空地上，翹起了一隻高跟皮鞋的腳，大概踏在什麼東西上滑倒的。

「好妹妹！天青日白脫褲子阿要有點難爲情介！」一個穿藍短衫的年青工人做着鬼臉，學着不三不四的蘇州白尖聲尖氣地說着。

「操伊啦，照照自家的照會看，拿把爛泥刀，阿有點像大亨個樣子？」另一位用上海本白諷刺着。

「三塊錢照樣來一個，老子有了錢，十個八個繞太太

都得憑我討，讀書的，唱戲的，隨你挑選。」他換了一種口調，彷彿是說得很正經似的。

「看你有這個種嗎？」

「……………」

「哈……………」

老慶轉過頭去看了看，立刻又轉回頭來，旁人的快樂更加增添着他的憂慮，他想年青時候，常常這樣胡調幾句來解解氣悶，一時得意忘形，疲勞就會完全消失去。但是現在却做不到了，胸口裏突突跳動着的是一顆老年人的心，女人的溫存和安慰完全是不需要的了。

疲勞又趁着這個機會來了。

但是妻是在幫着人家啊！

于是他依舊克制着，呼吸在痛苦的掙扎中。

太陽漸漸進向空中，屋頂的平台，腳手板，水泥桶，泥刀，都乾爽在火辣辣的陽光裏，要晒出油來。

暑熱，乏力，流汗，氣喘，他漸漸支持不下去，他需要休息。

頭脹得似乎要炸開來。幻滅振起烏黑的大翅膀，滿滿的罩住了他。他回誦着兒子信上一句沉痛的話：

「窮人們要想出頭比登天還難啊！」

「唉！我錯了！我不知道貧富的界限竟分得這樣清，年頭兒是一年壞一年，在我們的一代裏，窮人們讀點苦書一樣可以進考場，但是現在不行了，學堂都是給有錢人開的，我糊塗了一世，也吃苦了一世！但是我們的兒子，他們是聰明一步了，懂得那道理就不會跟着我們做這種傻事，我已經走錯了路，他要出頭，只好由他自己去想法了，我不必再熬這麼多的苦！」

于是他把推在牆上的那隻拿着刮刀的手放了下來，預備離開這腳手板休息去了。

但是他眼前發黑，什麼都不見，腳底下的腳手板在浮動了，那黑幢幢的牆壁也好像在倒塌下來。

他心里嘆着：「什麼都光了！」

當他正要把腳移動的時候，突然失去了重心的平衡，於是就從第十一層高樓的腳手板上，帶着他粉碎了的心，很快地滑了下去。

一陣驚訝的大聲又轟了起來。

大家看見那旋捲着的身子騰空似的滾到地上。

雪生和雲山兩個徒弟情急地喊着：

「老慶師父！老慶師父！」

## 又論民族文藝

楊柳

## ——作爲民族文藝創刊號的批評

對於所謂民族主義文藝，有許多人的態度，有的不敢批評，有的不屑批評；前者是勇氣的缺乏，後者是成見的作祟。

我們的態度並不如此。對於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切現象，我們要站在文藝批評的立場，站在超黨派而且反黨派的立場，盡我們的能力，予以嚴正的掃蕩和指示。以這個態度做出發點，所以我們左手糾正了左翼的普羅文藝、右手糾正了右翼的民族文藝，中間糾正了灰色的第三種人，同時以極猛烈的炸彈，向一般無恥無行的文人，所謂文壇的臭虫蛆虫之類，如會今可林庚白等以及一切海派文人，作不留情的摧毀的工作。——這是我們兩年來的一貫態度，也就是我們在文壇的新的壁壘之下，以孤軍奮鬥的英壯的姿勢，展開的一條悠長而困難的戰線。

過去，我們對於民族文藝，也曾下過不少的批評，但我們批評的對象，困難的是找不到一種旗鼓堂堂的足以代表民族文藝的中心刊物。過去如矛盾月刊，與其說是民族文藝，不如說是投機文藝；如黃鐘，雖然具了民族文藝的雛形，但政治的性質超於文藝以上了，而矛盾則因爲稟性不同的原故，却向我們作無賴無聊的中傷報復，不但不能損傷我們的絲毫，反愈證明牠的沒落期之已近。

好了，可以說是旗鼓堂堂的足以代表民族文藝的中心刊物——民族文藝月刊創刊號已於四月一號在大吹大擂之下出版了。有了這個正面的對象，我們便不惜費詞地對於民族主義文藝再作一次嚴正的總檢討。

民族文藝之提倡，無疑地其目的是在發揚中國的民族主義，培養中國的民族意識。（這在該刊劉百川的創刊宣言上也說過。）可是，所謂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不是幾個空洞的口號所能發揚和培養的；先決的問題，是要切實地客觀地把握了牠的時代的核心與性質。

居今日而言中國的民族主義，便應該明白：——

第一，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更不是侵略的黷武的帝國主義，而是被征服被侵略的次殖民地的反帝主義。是一種爲求中國四萬五千萬人的整個解放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的自由而鬥爭的民族主義。並不是過去什麼國與國戰民族與民族戰那樣單純的落伍的空洞的戰爭至上主義的意味。

第二，這種反帝的民族鬥爭，是一種全民族的鬥爭，是一種大衆合力的一致的行動，並不是一個或幾個所謂英雄的行動。所以，牠應該發動大衆的民族意識，不應該崇拜個人的英雄主義，牠應該注意大衆的力量，不應該迷戀骸骨的個人力量。

這是兩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根據這兩個先決條件，才配談民族主義，才配談民族文藝。然而，民族文藝者却有意或無意地沒有根據這兩個先決條件，根本就沒有把握到時代的民族主義的核心與性質。他們好像閉着眼睛一般，好像倒轉了歷史的車輪一般，仍舊很單純的落伍的空洞的謳歌戰爭，崇拜英雄，以爲只要是戰爭，便是值得謳歌的民族主義，只要是發動和領導戰爭的人，便是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這是多麼謬誤的思想啊！

這種謬誤的思想，却不幸而以代表作的姿態出現於民族文藝創刊號裏，那就是黃震遐的戰場上的英雄時代和開元的小說元寇。

在戰場上的英雄時代裏，作者以很刺眼的字句，謳歌帝國主義互相殘殺的歐州大戰，謳歌黷武者拿破崙，謳歌侵略之鷹的普魯士……那種很單純，落伍和空洞的謳歌戰爭崇拜英雄的謬誤思想，可謂和盤托出。這就是所謂發揚中國民



族主義培養中國民族意識的作品嗎？我相信凡是稍微有一點現代常識的人，都會給他以一個萬二千分的堅決的否定。作者閉起眼睛，蔑視時代，蔑視空間，發出那樣的「民族文嘯」，無怪其結果是「憂鬱」的「沒有結論」了。

翻開開元的小說元寇，便很顯然地出現了兩種矛盾的意識：作者一方面極力的謳歌讚武好戰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同時，也一方面極力的謳歌抵抗侵略者的日本英雄。爲什麼？因爲作者只單純地謳歌戰爭崇拜英雄，沒有是非的觀念，沒有批判的現代思想，根本就無所謂一定的民族主義。只要是戰爭，只要是能夠廝殺的英雄，便不管是侵略也好，抵抗也好，一律加以謳歌和崇拜。

像這樣的民族文藝所表現的意識，真是和現代的中國民族主義相差得十萬八千里那麼遠，如果這種作品移到日本發表去，倒是很好的鼓勵日本侵略中國的文藝作品，因爲他們只是單純的謳歌戰爭崇拜英雄，並沒有一點中國民族主義的臭味。無怪乎，鼓勵日本侵略他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文學家鶴見祐輔，便發我們中國的民族文藝者奉爲民族文藝的典型，學鄭孝胥般的五體投地了。

### 三

基於反對文藝黨派化政治化的原則，我們已老早屢次地指出：凡是黨派化政治化的文藝，必然地陷於內容貧乏化，技術機械化的無可挽救的厄境，因爲這種由政治綱領而製定的文藝綱領，再由文藝綱領的公式下產生的文藝，並不是什麼文藝，而是黨派政治的標語，口號，宣言，以及政論。這種黨派化政治化的文藝，在文藝的領域內是沒有立足的餘地的，牠必然走上沒落的路。——關於這一層，我們在批評左翼文藝的時候，已經說了許多次了。

不幸，民族主義文藝者以全力提倡出來的所謂民族文藝，也毫不覺悟地踏上和普羅文藝同樣運命的覆轍了。

在民族文藝創刊號裏，克柔的小說華哥的苦悶和表可權的隨筆朝陽，便十足地顯現出政治宣傳員的姿態和口吻。

華哥的苦悶除開穿插些陳腐的笨拙的所謂戀愛的成分外，便是純粹的政治宣傳了。國英自羅馬寫給華哥的那封信，完全是一篇鼓吹法西斯政治的傳單，結尾，國英所說的那一段話：「就是講到我們中國，自推倒滿清二次革命以來……」

：「是一篇政治宣傳員們的革命八股的演說。全篇技術的笨拙和寫作的陳腐，除開令人看後，有一種非常「幽默」的感覺外，實不知所謂文藝的成分者在何處？」

在朝陽，我們更沒有得到什麼，我們只看見幾個口號，以鉛字印出來而已。「團體的意識！」「新生活運動！」「擁護我們的領袖！」「復興中華民族！」……就是這樣的幾個口號，這便是民族文藝，這便是所謂文藝的作品！

內容的公式化啊！政治化的文藝綱領把民族文藝作者們活活的殺死了。

由於內容的形式化，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處處現出內容貧乏化的病態。因為這種所謂民族文藝，並不是作者通過那豐富的生活實感和客觀的社會現象而創作出來，牠只是作者依照政治綱領憑腦筋裏幻想想出來，製造出來的。在該刊萬國安的小說義合屯之戰，憶南的隨筆古誠遺事，以及張鏡心的小說胡天碧血，馬丁的三個人，我們所看到的人物，一個個都像紙剪和泥塑一般，沒有一點足令人有活的人的印象，而牠們中所包含的故事，也千篇一律，「為國家為民族」這六個字便可以把它們說完。尤其是令人更莫名其妙的是那篇胡天碧血，牠全篇所表現的，倒不是什麼民族主義，而是美人主義，所以，結果，當那美人吉色娜被胡人殺死的時候，那位作為「民族英雄」的馬澤華，便在她的屍身上自殺了，不再為民族奮鬥了。張鏡心自命是一位「勸降的說教者」，但拿出這樣膚淺的東西來說教，未免太樂觀了吧。劉百川在該刊的創刊宣言裏說：「也不願以風花雪月的頹廢文章來消泯民族意識。」又說：「民族的現在萎靡狀況，都要給牠一致掃蕩。」我覺得像胡天碧血這種「萎靡狀況」，正是他們「掃蕩」的對象哩。

#### 四

然而，在民族文藝的創刊號裏，却獨有一篇為他們排在末後的小說，是差強人意的，這就是錢壽倫的公路。在這篇小說裏，牠表現貧民之受無理的不公平的壓迫，以及統治階級者的腐敗政治情形，是一篇很有力的作品。提倡民族主義文藝，應該對於足以毀滅民族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政治，都一樣地加以強烈的暴露。如果一方面容許壓迫民衆剝削民衆的腐敗政治存在，使國民求生不得，而一方面又要叫這些求生不得的民衆要有民族意識，這是多麼滑稽的事！然而，一切不抵抗主義者的罪惡，腐敗政治的罪惡，却被民族文藝者很寬恕地放過了。當然，這是政治綱領的規定，沒有法子的。

#### 五

有人說，畢竟皇宮的博士們是創作不出什麼文藝出來的。這句說話雖然刻薄一點，但也許就是民族文藝者的破綻吧？然而這種所謂民族文藝的前途，我們也可想像而知了。



# 泡沫

周白鴻

孩子誕生的那一天，他的心是戳在時針的尖上的，時針慢慢的推動，他的心彷彿擠在那些細碎的齒輪裏。焦灼的等待着等待着，似乎厄難會蒙在頭上，又似乎或不致受到不幸的災害。

嗚：嗚……孩子離開母胎的第一聲喊把他從齒輪縫中挽救出來，把他從麻痺中拖醒過來；他帶着萬分的熱忱站在衛生事務所的義務女醫生面前：

「今天：勞先生和諸位：小姐駕：是感激得萬分：改天：自然：」那像一個罪因在聖像前禱着懺悔語句，他的喉管哽塞着；若不是要保持做兩個孩子的父親的大人氣，他真有哭出來的可能。

「不用客氣，這是我們的義務，」她一面說着，一面在水盆裏洗手，兩位護士又到裏房裏去拾綴去了。

孩子雄豪的聲音打在麻痺的心上像鋼琴上有力的琴鍵的音波似的，做父親的丟了一重心思自是感到全身輕鬆不

少。

打水，敬茶，捧點心，叫車子。……懷着萬分不過意的心情，把一位先生和兩位護士送出門，這才匆匆的趕進房來。他家裏沒有多人，而且他又沒有錢喇！

「敏子：」他看到妻那慘白的臉色，不由得悲從中來，是的，很對不起她。他想：

——要是有的話，怎會受這苦處！誰願去對人獻乞憐的臉？窮，逼着人去作些過失，去犯罪喇！……

「雲，來，看看孩子：」妻無力的在臉上畫出一點笑，那笑是淒然的，是有無限酸味的。

像是勉強不過的摸摸那孩子的頭，他也在臉上畫着一層笑，那笑是冷冷的，像熱水汀也溫不過來一樣。

他怕看妻的臉，他不敢和妻的眼光接觸。妻是黯然的無語，在一片的靜寂裏，只聽到新生兒睡熟的細微的呼吸。

他木然的坐在床邊，眼光漫無目的凝視着，終於停在玻璃窗上的那小蒼蠅的身上：它急速順着窗的邊緣爬，又折回原來的地方，然後再揚起身子——碰！碰！碰！……乏力，又折到窗的角落裏。

「唉！」他心裏歎口氣；他豈不是如蒼蠅一樣麼？時時想闖出黑暗之圍，而結果，只是失敗！失敗！失敗！妻也睡着了，屋子裏一些困人的空氣，他伸一個懶腰想打個盹。

「先生，小少爺要你抱！」新來的傭工帶着三歲的大孩子回來。

「爸，抱！」他伸着小手抬起可愛的臉吐出那含混的字眼。

「抱，」抱起孩子的時候，兩手沉重起來，心也壓得沉重起來：自家糊糊塗塗的做父親了，做兩個孩子的父親了，自家給現實之圈打碎了靈魂，能保住孩子不作卑污之鐵腕下之俘虜嗎？

惆悵的，麻木的抱着孩子站在街邊，他的心裏像沒有一點事樣的平靜，窮困像根繩，把他捆得癱瘓了。

街邊上，一羣泥鬼似的孩子打鬧着，嘴裏罵出些粗野不堪的話，像野鬼似的專找點兒在作弄同伴。他把自己的

孩子抱得又緊了，他想，想得很遠：

——教育！誰能管得苦孩子們的教育呢？堂皇的報告，神氣十足的教育學士們一班的的錢了銀從快樂之宮跳出來，有錢的不妨再喝點洋水鍍上金，然而他們回來就辦得這樣的「教育」！辦得太太小姐少爺式的教育！「教育普及」，「教育即生活」，「教育社會化」……口號喊得挺響，但那些是為窮苦的孩子設想的嗎？……

「你媽……你你你。你……打……老子……你……」一陣哭喊扯斷他的冥想，他看一個十三三歲的孩子正和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扭着，大的那一個掙脫一個小的手，跳過一邊對着哭的那一個做鬼臉，旁邊的泥鬼們都哈哈的大笑了。

「老子……你媽……」哭的那一個比一比一種下流的手勢，大的急忙挺一挺肚子對抗：

「老子……和……你媽……那個……」接着又做個鬼臉。

一幕活劇使他心惱起來，（他忘了他自己的種種的坎坷。）他羞愧的不該自私的把自己的孩子抱得那樣緊，安知他的孩子過了幾年不像這班受不到教養的孩子們一樣呢？他自己有什麼保障敢說他配好好的教養他的孩子？自己那會有那麼多的錢去送子入宮門？這些孩子們到入學年齡的時候不可以入學是他們的罪嗎？是他們父母的罪？！他們

的父母勞心勞力都塞不飽肚皮，或者是有力無處賣，那又該誰來承担的罪！

「爸，走！」孩子看熱鬧的把戲也看倦了，推推他的頭指着前面。

像一具木偶一樣負着孩子向南門大街那鬧市走去，經過一家大的南貨店：

「該買點滋補的東西給敏吃，產後的身體是孱弱的，」他付度一下走過了南貨店，又經過繁麗的店面，但，這些與他都漠不相關，他在都市的大街搖着，搖着無限的寂寞，恐怖，落寞的情調。

燈火齊明，年紅燈像一個盛裝的少婦，孩子瞪着眼睛着它，小心裏該也感到神奇吧？都市也就建築在這無限的神奇上的。

他疲乏的抱着孩子回來，昏暗的燈光雖然仍是那樣無力的撒着，然而多一個嬰兒的啼聲，到着實增加不少的生氣。妻泛白的唇嵌在她那黃黃的臉龐上，無神的目光呆呆的瞪着一塊地方老不移動，處處都表示窮弱逼得他們夠凶。

大孩子好容易哄上床，女傭也打起了鼾聲，在黯黯的煤油燈下，他打開他的日記：

「：今天是我第二個孩子誕生的那一天，我沒有錢，是請衛生事務所的義務醫生來接生的。孩子還肝，哭聲也很雄大，他長大的時候，該不像我這樣的懦弱吧？他哥生的那一天，我曾爲他寫過一首詩：

「看見一顆星在天宇上閃着光亮，  
我便想到我新生的孩子，

這荆棘的長途上，

我的孩子能像一顆星那樣閃着亮嗎？」

這孩子，能否和他哥倆將來邁步作社會之戰夥？

我受的屈辱太多了，我做過多少的歡喜的夢？我說：「我愛光明，我愛火！」但是，現在有什麼配得上愛呢？假如做你愛做的吧，但，怎穿過那些沿着血的寒光閃閃的利刀。

我咬着牙齒在耐着日子，我不願再做一些欺騙人的事，我決不去領受罪惡者那一口血腥的口涎。

第二個孩子誕生了，我對他將來有一點希望：希望他將來能夠受苦，耐勞，拿真實去對人；在濁流之中作清流中的一股新生的力！

阿史特梭夫斯基的貧非罪劇內的劉平客比契說：「：我的衣服雖然不乾淨，但是我却有一副乾淨的良心！……」

我不掠劫別人，我不破壞別人的生命……一個人假如他眼睛裏沒有「羞恥」，在這世界上一定過得很好的生活！窮有什麼害處？如果我以前是窮人的話，我必定成一個人了，貧窮不是罪惡！」

這些話，我就拿來轉送給我的第二個孩子吧，作為他的誕生日的紀念。

還得給他個名字：好，就叫做惠靈吧！……」

昏黃的燈下，他具着一具昏黃的心，然而，在寫日記這剎那間，他的血液又鼓動起來，昏黃的心上，像劃起一根火柴般的亮了一亮。

「他長大的時候，該不像我這樣的懦弱吧？……」寫那一頁日記的後八個月，惠靈完了，他長不大了，他比他父親更懦弱，僅只能呼吸了八個月的都會的濁劣空氣便厭棄了。什麼希望呢，一切的希望，都像泡沫那樣的現了一現；很短促的，碎了！

林雲看着孩子安靜的閉了眼睛，他看那小的死屍不是他的愛兒了，那是一具骷髏，很瘦弱的一架骷髏。惠靈的小小的純潔的靈魂，又回到那寂寞的園裏去了。

敏子的哭聲多麼的悲傷，但，這傷心的情景打不動林雲那已麻痺的已死了的心。他只是木然的瞪着那死屍，全身的筋肉像給酒精浸得透紫，像沒有一點感覺一樣。沒有一滴眼淚在他的眼角邊擠出來，並且，女人的那樣刺耳的哭聲，偶爾會激得他心頭怒惱起來。他僅有一個單純的想念：

「惠靈是他害死的，他不能盡父親的責任，特地的送他到死亡的線上來的。惠靈是他害死的，要不是爲了「窮困」，他何至視着臉把妻與孩子們送回到岳家寄養？按月的寄錢給那冷酷的老人，而孩子——惠靈也犧牲在這冷酷的老人的家裏了！」

女人仍傷心的哭，那孩子像安靜的睡着了一樣。他沒有去勸止妻的哭訴，他自己也沒流下一滴傷心的眼淚。他想喊叫，他終於沒喊叫一聲，只把要叫喊的話悶在肚裏：

「我不配做孩子的父親！我不配做女人的丈夫！」

不忘的恥辱的一頁又在他的腦內重映起來，那是在某一天的早上：

「……起來呀，太陽晒多高了，要享福，何必到我這兒來？這不是個享福的地方！要享福也得有命，你的丈夫沒個鳥本事，那只得怨你的命！……」妻的臉讓淚打濕了，那

殘酷的話句，是像一個做父親的對女兒說的話嗎？沒有比「錢」再好些，有了「錢」什麼也不同，什麼也可以幹，世界就有一些像這樣無情的動物是很安樂的活着的。「貧非罪」嗎？然而在或種情形之下，窮，屢屢的被人當罪人看的。

他默然的凝視着死孩子，木木的沒有一點悲傷的表情；眼淚掛在心上像一串大疙瘩似的，可是結得牢牢的，它並沒有流出一滴來。

他是冷淡的，冷淡的使旁觀者都會發楞。

「多麼硬心腸的男人喲！」鄰家的女婆子在對着另一位女人帶着挑戰式的警告的語調，又故意的做着耳語的形式。

他像沒有聽見的一樣，只凝視着那孩屍。

苦力扛了個木匣子來，他命令的，生硬的說：

「快一點！裝得服貼點！」

苦力收拾死孩如收拾碎布一樣，他從容的把孩尸納進木匣，又熟練的蓋上蓋。

——拍，拍，拍，拍！只用那一點力，四下就把它釘好了。

「走！」他說，沒有什麼再說的，他想不到再要說什

麼。妻的哭聲像決堤一樣瘋狂，而他只是漠然的。

「走！」

苦力把匣子擱在肩上，他跟在他的後面。送葬的行列，只有他和那苦力以及他們倆的影子。

路上的人奇異的望望這短的一行列，有的偶而也停住足。——他像隨走隨答覆他們似的：

「這死的是一個小男孩，後面跟着的是他的不配做父親的父親，他是一個無處賣勞力的人，是一個不能生產的罪人！」

他踏着苦力的影子漸漸的走到荒郊，初春之野萬物都甦醒勃發了，然而這些，對於他算做什麼！他只默默的跟着那擱着木匣的影子朝前走。

荒野，杳然無聲，要不是有着他和苦力的脚步的聲響，那這地方該算個鬼域！

「到了！」那傢伙放下木匣子，他們正停在一塊高坡上。

「埋深一點！」他沒有什麼再說，只白瞪眼看那苦工從腰解下小小的鐵錘。

一鐵錘弄起一錘輕輕的泥土，他忽地打了一個寒噤，彷彿自己斷了一根莖，全身起了變化一樣；但，第二錘，

第三罐……他反倒平靜下來。

一個小小的長方形的坑，一個小小的長方形的木匣子；這長方形的木匣子裏鎖着他的希望，這長方形的小小的坑內埋葬他會希望過的一個小小的孩子。

他要哭嗎？或是唱一曲悲壯的葬歌！

他沒有唱。他想抓起墳堆上一把泥土，但他並沒有去抓。他的呢帽的軟邊給風吹得捲動；拍……拍的一種極微細的聲音——這便是算作一曲葬歌吧！

苦力頭淋着汗珠不斷的沁出，像妻的眼淚不停的在流。

「先生，好了？」苦力抹着頭上的汗，像他的妻拭不

乾的眼淚一樣；他脫下帽子，彷彿似終止那渺微的葬曲。

「走吧，先生！」苦力放大脚步在前面走，小銀元在他袋內叮噠；他，脚步紆緩了，再跟不上那健壯的輕快的影子。

冷漠的荒郊，只剩下條冷淡的在彳亍着的影子。

春天了，什麼是春天呢？

春天是短的。

他腦內縈迴着那斑白頭髮的父母，也想想他自己的——切……

一九三四，四，一九於南京

## 道 路 月 刊

第四十四卷 第一號

六月十五日出版

酒精代汽油問題	陸顯
拱橋形式之決定辦法	丹希
火車之新試驗	林顯
龍華道上	劉櫻
公路管理法	楊敏
市鄉築路法	顧任
變更鎮廣戴路之意見	仲強
廣東全省公路改用木炭汽車	南強
昆明翠湖公園整理計劃	寒強
江南汽車公司三年來之回顧	寒強
慈河公路舉行通車典禮	周寒

每月一册二角全年貳元

編輯發行部

上海勞神路六〇八號





## 清明節

姚慎機

江南的一個小村落裏。

落了農陣輕鬆的小毛雨，把楊柳樹上的葉子都染得油綠綠的了，好像站不腳似的舞着，在夾雜着早春蜜味的東風裏。

在那翠綠色的草坪上，竚立着一間沒有光彩的小茅屋。屋頂是麥草鋪成的，非常貼伏。可愛的橙黃色是褪去了，被炊煙溜過的遺痕。門是一塊長方形的蘆席，上面有被風雨摧殘過的麥聯，寂寞地在飄動。低低地，是那幽昏的「土墓」牆，有一根老樹幹在抵着，防備着大風來時把牆會吹倒。

這是一個農民的家，一個很寂寞的農民的家。全家祇有兩個女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和一個年青美貌的小媳婦。

老太婆是終年的在病着，沒有離開床舖的時候。種種不幸的挫折，使她剩得的祇有一副垂死的身子，傷感的心

。她老是躲在灰黑色的布帳裏，喘息着，嘆嗽着，做着各式各種甜蜜的夢。夢得次數最多的，便是看見她的兒子歸來。

她底媳婦順姑，是一個勤勞謹慎的女人。在田事不忙的時節，總是坐在家裏，手搖着線車，在做着雪白的棉線。她日兒夜的在搖着，沙沙的聲音，不悅耳地從耳邊飄過，然而她一些也不埋怨，雖說心頭也有抹不去的灰關的陰影。

太陽已經幽幽地退下屋脊了，停留在人眼底的，祇有一道不明不滅的光輝。像有獵人在放槍，烏鴉凌亂地在空打着翅膀。望着這惜時的景緻，順姑知道：離開黃昏已經不遠。

獨自地，把陰沉的眼光，垂在陰沉的脚上。她走出了門，到茂盛的菜園裏去。吹着流利的哨子，兩隻手輕快地搬着。在驅逐偷菜吃的「瘟雞」，向了放住鷄窩的那邊。

黃昏的風，帶着沖不淡的憂鬱，從密密層層的樹蔭裏，送到荒涼的牧場上來。吹在順姑的身上，臉上，似受着什麼東西猛烈地打擊。她的心，也不由自主的在戰慄，戰慄。

田野裏，走來五六個青年的農夫，他們肩膀上扛着鋤頭，在暮靄裏走着。而且，還愉快地哼着山歌，那些男女調情的山歌。

順姑，又悲哀地想起她丈夫德萬來。

那時候，也是這般可愛的春天。鄉村樸素的風，也染上迷人的妖媚氣。被吹的人祇是想做夢。蒼翠欲滴的樹叢裏，佈滿了杜鵑的歌，黃鶯的翅膀。紅花，綠草，都穿上錦繡的外衣，向着人親暱地笑。杜鵑花，開得很茂盛地在田野，在河畔，在路邊。

一個星月交輝的晚上：順姑坐在一頂綠簾的小轎子裏，被兩個壯健的漢子抬着，伴了一羣吹鼓手，兩個光亮的紅燈籠。在平坦的鄉路上走着，走了一程又一程，她被送到了德萬的家。

從此，德萬便做了她底丈夫，她就做了德萬家的媳婦。兩個人一同地，度着甜蜜的新婚生活。

德萬是一個很可愛的丈夫。他有着很康健的身體。兩隻烏黑的眼珠子很有神，炯炯地發着光。臉是胖胖的，有豐滿的肉，是一副驕傲的「福相」，紫銅色的皮膚，長得非常結實，捏都捏不動。

並且，他還有良善的個性；他不偷懶，一早就到田裏去做事。他不愛吸煙，不會喝酒，沒有普通一般男子漢的壞脾氣。他知道如何的孝順母親，也知道如何的愛順姑，使她們永遠沒有不快樂的時候。

新婚之夜，到現在還成爲她甜蜜的回憶。

那一晚，他們並着頭睡在一起，談了許多可愛的話。從各人的家庭，談到他們自己。聽着一次一次的更聲，從老遠的地方傳來，又在老遠的地方消滅。默默地，他們無休止地談着，直到太陽照遍了全村，在屋子裏已經看見天亮。

她愛着德萬，德萬也非常地愛她。

每天，一大早兩個人就起來。德萬負着鋤頭到田間去工作；她便伴着婆婆在家裏處理各種鎖事：像種菜啊，喂雞啊，紡紗啊，弄飯啊，洗衣裳啊，……都是她每天一定要操作的事，已經成爲不可變更的習慣。

到了正午，煮好了中飯，順姑便盛得好好的，放在一

個玲瓏小籃子裏，親自送到彎着腰在田裏的丈夫那兒去。她提着實籃子出去，又提着空籃子回來。一個人在田塍裏走着。幽微的風，拂着她的面龐。心裏，感到怪舒暢的。

晚上，是一天當中最愉快的時候。全家都吃過了晚飯，屋子裏的空氣便恬靜下來。在那灰黃幽暗的豆油燈前，靜悄悄地，坐着他們的一家。滿臉堆積了縷紋的老婆婆，點好了一袋旱烟之後，照例，那破竹子似的喉嚨，便開始在沙沙地發響了。她的談話是沒有一定綫索的：她愛談同村旁人家的事，又愛談田裏面的收穫；她說起那關帝菩薩顯靈的事，誰聽了之後心都免不了要吃驚。她會用說故事的口吻，在敘述着他們家裏盛衰的變遷。教坐在自己面前聽着的兩個少年人，會跟着欣喜，太息，流淚。

「睡覺吧，不早了。」

最後，她終是那樣地結束。

於是，年青的德萬同順姑，便一同鑽進他們的房間，去尋那玫瑰色的好夢。

清明節的前後，他們藉着上墳祭祖的理由，還有一次很快樂的旅行。他們夫婦兩口兒同坐在一個小船裏，到十多里之外的一個村莊去。他們靜穩地伏在船窗口，看着河水緩緩地從船邊溜過，用小小的木槳在潑着，聽流水有節

奏的聲音

「真舒服啊！」

「真舒服啊！」

他們，心裏面在讚美着。

秋風一吹，田裏面的稻子全熟了。他們經過了一度的匆忙之後，便可以得到愉快的收穫。把稻子屯集起來，等候新年的來到。

他們的生活，是那麼樣的平靜，那麼樣的幸福，那麼樣的要教人羨慕啊！

洪水，帶來了空前未有的奇災。

最初，祇有江北一帶受害。後來，却漸漸地，影響到了江南的各村。潮勢來得有點古怪：一個時辰大似一個時辰，一天大似一天。彷彿是從山谷中沖下來的瀑布一樣，不是人工的力量所能治止的。

日裏，夜裏，潮水都是用着很猛烈的步子，猛烈的在流着。流向稻田裏，流向小河裏，流向全村每一個角落，流向一切低窪的地方。

「沖光了田裏的稻子！」

「沖毀了三狗子的家！」

「龍珠，被淹死啦！」

「往樹上爬啊！」

「拿蘆席，快點！快點！」

「……………」

全村，充滿了這些恐怖的聲音。

這時候，向來過着平穩而且幸福的生活的，德萬他們這一家，也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厄運。

田裏的稻子，全被大水沖光，弄得顆粒無收。一目望了下去，祇是一片汪洋的大水，微風吹過，翻起一陣銀白色的波浪。偶然地有這麼幾根沒有被淹沒的稻幹子，站在那龐大的波浪之中，隨着野風凌亂的飄。祇是逗引着他們在流淚。

家裏平時也沒有什麼存糧，即使有這麼一點，也經不起這一次洪水的浩劫。完全在巨大的波濤裏埋葬。然而，肚子是不能夠老是空着。饑餓是會死的，求生的慾望驅使着，他們就祇有負債，走上窮人不能不走的路。

但是，負債也是要還的。

爲着還債，爲着要活，德萬是必需投身到都會的洪爐裏去，因爲那兒有着新的力量，新的活躍，曾經維持了從農村裏跳出來的無數的生命。

隆冬時節的一個早晨，鄉路上，鋪着無數的雪，白皚皚的，和「洋糖」一樣。嚴厲的西北風吹着，滿天滿地飛。送進人的襟口，感到刺骨的冷。這時，德萬正在雪裏面走着，脚步子是陰暗而且沉重。順姑背着一個小包袱，緊緊地跟隨在後面，送着她丈夫到江邊。

路是很難走的。兩個人却盡力地在掙扎。他們都是那麼樣地興奮，有談有笑的走着。對於這一次的離散，他們絲毫不感到悲哀；不僅是不感到悲哀，而且，兩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無限的熱望。那些比夢還要美麗的熱望。

這樣，德萬便拋棄了白髮蒼蒼的老母，年青美貌的愛妻，伴着他有二十幾個春秋的故鄉，毅然決然地到都市裏求生去了，獨自地。

兩三個月之後，從天上飛來一個好消息：

說德萬已經有事做了，在上海。大約是在工廠裏做什麼事，每月的薪水還不少，總有十幾塊錢。因爲現在才去，沒有什麼錢寄回來，但將來日子久了，可以常常寄錢回來的。

這是新從上海回來的根榮說的。根榮是他們多年的老鄰居，又是德萬很要好的朋友。而且，他們既然同在上海，當然離開沒有多麼遠。這話大概一定是真，不是說謊。

「有十幾塊洋錢！」

老婆婆驚訝着，吐出了舌頭來。

根榮不做聲，衝着根洋烟在點頭。表示他說的全是真話，可以負責任的。

順姑祇是在笑，躲在房門旁邊。

那一晚，她做了一個很好的夢：她夢是德萬回來了，出乎她意料之外的。他穿了一身很好看的衣服，和城裏人一樣的，非常整齊，非常清潔。他比從前長得還要好，滿臉長得白塊塊的。他帶回來不少的東西：花洋布哪，好襪子哪，好玩的，好吃的，……而且，身邊有多少大洋錢，叮叮噹噹地在響。

德萬老沒有錢寄回來，連信也沒有。

像落在水裏的一個銅板似的，沒有聲息，沒有希望，沒有動作，甚至沒有蹤影。德萬，就這樣地，永遠地流落在她鄉。

等着，等着，一種焦急的情緒，就開始在順姑的心頭蠕動。

年老的婆婆，動不動就吵：

「我早就不准他出去，鄉下人總要在鄉下混，才成句

話，有幾個到城市去是有出息的！早幾年葉村的王五，在上海蹲了沒有一年，回家的時候，少去了一隻膀子，白白地成了殘廢。還有那陳家小二子，回家是滿身毒瘡，可憐三十歲不到，就送去了一條小命，就講現在的根榮吧，本來他也是很好的，可是就因為到上海一去，就學會了吃洋烟。那麼老氣橫橫地衝着，成什麼樣子，你看？德萬到上海去就一定會好嗎？也不見得。——唉，想發財，真是做夢！」

坐在旁邊的順姑，聽了老婆婆的廢話之後，一句話也不敢嚕囀。祇是傷心流淚！心裏是在恨着：當初為什麼不留住德萬，不准他單獨地跑出去。又恨現在她沒有那力量，把他從很遠的地方拖回來。

每天，每天，順姑總是那麼癡呆地在想着她底丈夫德萬。想着他的從前，現在，和未來。半夜三更，她時常痛苦地在哭，當她聽到婆婆在夢囈中也喊着兒子回來的時候。

一天，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婆婆特然想出了一個方法，說是可以教德萬回來的。她吩咐順姑到房門去找，去找一雙德萬穿過的舊鞋子出來。她把牠提到了大門口，和舊順姑一同地。對着公平的蒼天，她虔誠地揮着鞋子，而且

，嘴裏悲哀地在喊：

「德萬，快回來啊！」

「回來了！」順姑在答應着。

「德萬，回來啊！」

「回來了！」

然而，德萬並沒有回來，連他底影子也沒有。祇有這婆媳兩個悽厲的喊聲，悽厲地在暮雲裏飄蕩。

很久很久之後，她們得到一封信：說是他到上海之後，費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一件事情。薪水是有的，很少，因為自己是新來的，不懂工廠裏的規矩，動不動就要受罰——就是扣工錢。往往一個月下來，所得到的沒有幾個大錢。上海的用項又大，實在沒有錢寄回來。最近，因為向廠裏有一點要求，他被人拉去參加罷工運動。誰知道，他會被捉起來。現在，是假關在牢裏。

「他坐牢嗎？」順姑有點不相信。

看信的點點頭，走了。

順姑非常的傷心；一路哭回家去。

被婆婆曉得一切之後，便說：

「可不是嗎？可不是嗎？我早知道出去是沒有好收場啊！我們祖上不知遭過多少災難，都沒有向外面跑，也沒

有死。像他這樣的老實人，怎麼會不引起人家的暗算？乖，我的乖乖啊！……」

就流着眼淚和鼻涕痛哭起來。

從此以後，每夜有母親哭兒子的聲音，和妻子哭丈夫的聲音，由她們的茅屋裏傳了出來。

現在，又是杜鵑花開的時候了。

春天的風，春天的雨，在這雙層肥料的滋養之下。杜鵑花是快樂地在生長着。帶着異常鮮豔的顏色，帶了極其濃郁的氣息。很茂盛地開着在田野，在河畔，在路旁。

甜美的季節，老是那麼撩人的。

頭低垂着在紫色暮靄裏，眼睛失神地半開半閉着。她又開始在想丈夫了，當她把菜園裏的雞子都一起趕進了雞窩之後。

她是永遠地想念着她底丈夫德萬，在舉筷子吃飯的時候，在脫衣服睡覺的時候，在對鏡子照臉的時候，在紡車前工作的時候，在和老婆談話的時候。……她想得是那樣的真切，那樣的熱烈，而且，是那麽樣的瘋狂啊！

從他們的新婚之夜想起，想到他們春天的旅行，洪水冲散了他們的家，雪地裏和丈夫分別，很久才接到德萬的

信，說他已經被押到牢裏，一直想到不知道幾時才能夠回來。

她潸潸然地在流淚了，潸潸然地。

暮色漸漸地，漸漸地深濃了。太陽沉沒在天的西邊，不留下一點絳彩。晚風按着傷感的拍子，在鄉村四處吹着。在濃密的樹陰下，在屋頂的烟囪旁，在灰色的雲背後，都埋伏着可怕的黑夜。

猛然地，她抬起了腦袋兒來。看見在那荒涼的港岸上，有一個男人的影子在輓動。肩膀上背着一個藍花小包袱，手上還帶着一頂油紙傘。這是一個遠方回來的人的記號。

「那不是德萬嗎？」

她幾乎高叫了起來。

伸長了頸項兒，把眼珠子睜得大大的。她是那麼凝神地，向着港岸上的人影子望着。個子是高高的，胖臉，脚步子真快，快得和會飛的麻雀一樣，那個人一定是他，一定是德萬。

「德萬，德萬——」

田野的風，似乎傳來了德萬回答的聲音又似乎沒有被

他聽見，並沒有什麼回答，祇是默默地低着頭，向順姑這兒走。

「順姑，順姑回來啊！」老婆婆在家裏喊。

「德萬回來啦！」

說着，便飛一樣的跑出去。心裏快樂地在想：他到底回來了啊。現在剛過完清明節，他一定是趕着回來上墳的。我們又可以一同乘着小船，到那十多里之外的一個村莊去。我們可以靜穆地伏在船窗口，看着河水緩緩地從船邊溜過。用小小的木槳在撥着，聽流水節奏的聲音。

像一隻輕快的燕子似的，順姑立刻跑到岸上。把離開許久的德萬，緊緊地抱着。

「德萬，你回來啦！」

「我，我，我是根榮。你認錯了。」

「你不是我底德萬嗎？」

「德萬嗎？他還在監房裏面呢。」

她昏倒在地上，知覺也失去了。

四周是陰沉沉的黑夜。……

# 文學的天才論

張 協

根據歷史目光的觀察，一些特殊著名的文學作家，他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學作品，却實是具有天才的意味在內，如荷馬的詩，莎士比亞的戲劇，莫泊三左拉等的小說，差不多沒有一種不是富有極深刻的觀察，極精當的選採，和極細膩的描寫與敘述，使得他們的作品，藏有永久的生命和意義而迥異乎一般的粗俗的淺膚的作品的，這，大概在稍有修養的讀者，都不難見到的。

既然，文學的天才作品，是活躍的，生動的，富有吸引性的，真的值得人們的誦讀，欣賞，羨慕，和景仰的，因此，創造天才作品的特異的天才家，也勢所必然的要被一些富有理智和好奇的人們，加以檢討和研究了。現在把牠們歸納起來，可分為四種：

一、加來爾 (Carlyle) 的理論：他認為偉人——天才——是萬能的，超人類的，整個的世界史，不外是造成人類一切進步的偉人的歷史。

二、斯賓塞 (Spencer) 的理論：這一派的人已含有社會學的觀念，以為偉人——天才——並不是超絕而不可思議的，完全是由他所造的社會環境的產物。

三、龍白羅沙 (Lombroso) 的理論：他完全是一種病理學的理論，他說天才既不是超人，也不是常人，而是一種狂人，是頹廢的特殊形態。

四、太爾特 (Tarde) 的理論：他把發明當作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一切的人，都可分為發明家和模倣者二種，——前者即造成一切進步的天才，後則為加以模倣的民衆。



這四種天才的理論，本是以一般的天才為研究的對象的，而文學上的天才，當然也不是例外，是同屬於此種一般的天才的領域內，所以凡是在討論文學天才的人們，也大多是以這種理論為鵠的，或採取其中的一種，或在若干靈敏的混合中採取數種，引中發揮，以求自圓其說的，而我們呢，在這十分困難與複雜的問題前面，決不貿然的在這裏採取任何一種現成的理論來說明，因為這些理論決不能對我們解釋一種天才出現的現象，這顯見得他們的理論的本身，是具有很大的缺陷的。

在我個人的見地，認為要真的明白神秘的「天才」問題，應當先把把握住這問題的同樣重要的二面。——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教育。

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有許多上等的文藝家，是有他的特殊的先天的稟賦，這在平常的人們是確實及不到的，例如衆所共知的絕代詩人白居易，他的幼年的特異的天資，便是在中國的文學史永遠傳為佳話的。他自己說：

「僕始生五六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中，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闕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與元九書）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然而，我們在這一節話裏須要注意：白居易的五六月時即識「之」「無」二字，並不是生下來不學而能的，實是經過乳母的教導而能記字的緣故。所以這件事情的值得我們佩服，亦不過是他的記憶能力勝過常人而已。意大利一位哲學家克羅采氏（D. Croce）說：「天才與非天才的區別，不包含有數量以上的意義。」這話實是最切當中肯的。一切的天才，雖然是天賦的資質較為聰明，然而決不是什麼天上的宿星，人間的怪物，不可思議和設想的，實際他和常人相異的，祇是數量的多少，而非品質的差異。譬如說美的感受性吧，我們聽得即是極原始極野蠻的人類也是有的，不過非常遲鈍，決不如文學家的銳敏罷了。又如許多極尋常極細小的事情和現象，在一般人往往是毫不注意起注意的，而在文學家的心弦上，早已起了很厲害的激盪，於是聰明的文學家，便將這激盪着心弦的事情或現象，賦以新的生命，表現而為藝術。文學家的特點即在此，文學家的先天的特點也僅僅乎在此。郭沫若說：「並不是天才是香油而常人是臭水，天才是黃金而常人是白石，天才是超人而常人是猴子。」這種見解是不錯的，我們切不可為俗見所欺騙。

和迷感。

先天的特殊的稟賦，祇可以造成天才的坯子，但這決不是天才的本身。我們曉得一粒最好的種子，種在極肥沃的土壤裏，誰都預料得到他將來的發展和成果，是勝過其他一切的。但若種在一個粗疏的砂磧裏，既無雨露的潤澤，又無人力的灌溉，那時誰又敢斷定他能夠充分的發展和成功呢？所以後天的教育問題，在天才成就的階段上，又必然的要被提及。

有許多的文藝家，被人們驚奇稱為天才的，往往是不知道他是得着教育的幫助而誤認為是特有的「宿慧」和天生的「天才」的。現在我不妨來舉一例：有一個蘇格蘭的詩人名叫彭斯（Robert Burns）的，他是一個尋常的農家的孩子。可是，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却真驚人。十六歲時便成功一村的名士，二十七歲時便成功一個著名的大詩人了。這在一般人推測起來，一定要認為他是沒有得到後天的幫助而是先天的天才獨自發展罷了。其實並不盡然，他雖是農家的孩子，而他的天才的成就，是和其他的天才作家一樣的受着教育的幫助的。他的受教育的歷史是如此：「……他的父親以及他的兄弟都會留心給他好教育，……他五歲時便被送入阿羅威·密爾（Alloway Mill）的學校，後來他的家庭遷居，他父親就替他請了一個名叫麥爾道乞（Murdoch）的有思想的青年教師，給孩子們一種極有興味而透澈的初等教育，其中包含着文字和詩——特別是詩的形式——的正確的研究。後來麥兒道乞移居了，他父親又憑做父親的良心，繼續給他更高深的教育。那時彭斯所得攻讀的書籍很可觀，沙士比亞，頗普，陸克，波義耳，以及愛崙拉姆斯的著作都在內。到十五歲遇有某種環境提高了他的野心，並喚起他要做詩人的願望。那個威發他做第一首詩——Hardsome Nill——的女子，就是給他以實際從事做詩所必要的鼓勵的第一人。那女子曾唱一隻歌，說是村裏一個地主的兒子做的，彭斯也認識那人。那時之前，彭斯向來相信只有學過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人纔真正能夠做詩；如今他看地主的兒子做詩很好，因而斷定自己也未嘗不可做得一樣好。這段軼事是彭斯在給人的一封信裏敘述的。一七八四和一七八五兩年，年歲都歡收，——特別因為第二年的歡收——迫使他墮入閒盪和自省的狀態。這樣的情境雖似不幸，而實際却給他閒空時間可以發展他的天才。其後又遇到一種情境，使他把詩集去付印。……」

關於這位詩人的天才的成就，是依仗着教育的力量，我們已得到事實的證明了，但是其他的文藝作家是不是全部如此呢？關於這問題的解答，我們不能不對從前的蘇非（Sophia）大學的教授奧丹（Alfred Odin）的功績加以崇高的評價了。他曾著了一部天才的起原（La Genese des Grands Hommes）。這書的內容是以一三〇〇年至十九世紀的前半期的法國的文學家為研究的對象的，這些文學家的下面，包括詩人，小說家，演說家，優伶，及具有相當重要的出版家與文學家保護者，這部書的最大的特點，是着重數字的統計。伊科維茲（Marc Tchernin）曾說：

「這位學者是個偉大的統計學者。他以確實的數字證明一切的不可思議，他的研究之所以為新創，便是最初把統計的方法應用於文學的分析，由此以引出社會的結論。」

從這幾句評語裏可以想見這位學者在這一方面造就的偉大了。他研究自一三〇〇年至一八二五年這時代的八二七個文學家的教育狀況，其結果如次：

時 代	良好教育	惡教育或無教育
一三〇一——一五〇〇	三三三	—
一五〇一——一六〇一	一一〇	二
一六〇二——一七〇〇	一九二	七
一七〇一——一七五〇	一四五	一
一七五二——一八〇〇	一九九	四
一八〇一——一八二五	一三二	二
合計	八一—	一六

從這張統計表裏觀察下來，在八二七名文學家中竟有八一一個是受有良好教育的，以算術的數字來統計，竟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文學家是受有良好教育的，那麼，可以想見教育對於天才的造成的重要性了。

天才的構成的因子，我們既已作過上述的討論，那可以更進一步研究各個天才的差異的問題。

不錯，天才的造成，大部分是依恃教育的力量，那麼爲什麼各個文學天才的成就又絕不相同的呢？這因爲教育的力量是普遍的，牠能使得人們在各方面都有偉大的發展和造就，不過各人的本質是互有差異的，於是在其本質的特長的一部分，若是碰着了好的教育的培養和輔助，那麼，她就突飛猛進的發達和展開，成功某種特殊的天才。關於這層理由，卡爾佛登氏曾有一節扼要的說明。他說：

「種種情境的積聚，若曾對於那人易於形成的性格真正有個作用，就要造成某種的傾向，而要求一種方式的表現。這個方式現已發現而繼續，結果就要造成近代術語所謂「精神特態」或「習性」，終至要固執着用這特殊的模式顯現出來。」

以上所說，是就教育和個人本質的關係的場合立論的。但，同時還有一種更重要的原因是切不可忘記的，就是：物質的社會環境的要素。

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社會的外面，不會再有社會，離開了社會，就不能想像個人，社會是個人的集團，然而，這裏所說的個人，並不是孤立的個人，他是社會的個人，歷史的個人，因此，他要受社會的決定和歷史的限制。諸葛亮的聰明，不見得遜於愛迪生，諸葛亮的受教育的時期，不見得少于愛迪生，然而，愛迪生能發明電燈電報留聲機等極稀奇可貴的東西，而諸葛亮却祇能發明木牛流馬而已。這不是顯然的社會和歷史決定他們天才的成就吧？科學的天才是如此，文學的天才何嘗不是如此？如果說莎士比亞不是做賊偷了人家的鹿，也不致逃到倫敦充當劇場的馬丁，後來也沒有和Richard公爵劇場發生了關係，也沒有自己演過劇，也沒有和人家校對過劇本，那末，英國貴族會陰謀打架決鬥這一套年代的戲曲集，如何會冠以莎士比亞的名字呢？所以我認爲絕無疑義的不同的物質的社會環境是能造成不同的天才的。某種特殊的環境，假如給與你許多的刺激，那你勢必有相當的反應，這種反應如已組成了習慣，那末就是你的某種天才的表現。我們爲要說明這層理由起見，還是採用卡爾佛登氏的一個現成的例子吧！他說：

「一個人唯有跟着音調的律動的以及旋律的適當刺激相接觸，這纔能發達對於音調律動和旋律的高度識別力。……某種聽覺的重複多次，乃使一個人的耳朵，比一個沒有經驗這種刺激或雖曾經經驗而沒有過許多次數且也沒有那般

強烈的人的耳朵靈敏得多，關於音節和旋律如此，關於色彩和形色也是如此。假如我們能夠假設一種狀態，使其中人人都能不受刺激而存在，那麼你將發現每個人對於色彩的視力必都絕對平等。但一經刺激開始發生作用，其結果就要隨所受刺激的差異而發生感覺力的差異。現在紫外光線是人類的眼睛所不能看見的，因其光波比尋常眼睛所接觸到的光波為短，但如果你叫一個人在一間祇有紫外光線的房間裏住了數年，他必定有個時候能夠覺察紫外光線，如尋常覺察藍色一樣，或若叫他在一間無光線的房間住到相當時間，他必定能辨識初進去所不能見的事物。若就音樂而論，那末，尤其簡單。故說惟有遺傳和獲得的刺激能夠造成一切的差異。已是不能否定——除非我們借用一種便利的別一世界的名義。】

這種環境能影響于天才的差異的事實與理論，如上面的敘述與討論，我們可得到一個相當的認識了，恕我不再贅言。

天才是什麼？文學的天才又是什麼？這種很神祕很困難的問題，在上面已得了一個正確的解答。那末，被人稱為天才的人，也不必自己驕傲，稱人為天才的人，也不必自己輕視，因為天才的成就與否，除了社會和歷史決定其一部分外，其餘的還要看自己的努力程度而定。

參考書：

文藝論集

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

唯物史觀之文學論

白話文學史

中國文藝論叢

郭沫若

卡爾佛登

伊科羅茲

胡適

李何麟編

傅東華譯

樊仲雲譯



## 詩與文散

## 暴風雨之後

郭尾轄

黑雲集滿了天空，遮沒了月兒，  
暴風雨給人們一個突然的打擊……  
急忙關上窗，屋子裏已淋了不少  
的兩滴進來。窗外，風狂吼着，彷彿  
鬼在號陶。

雨打在瓦上，屋檐水花花的流起  
來了。

屋子裏也在響着，雨從瓦隙中漏  
了進來，忙着用洗臉盆去接着，叮咚  
叮咚的不斷地在滴。窗外屋檐水花  
花的流。風鬼叫似的號吼着。

一切的響聲都埋沒了在暴風雨的  
號吼中去了。

第二天纔知道，隣居的土牆倒塌  
了。

讓倒塌的牆所發生出的慘劇是壓  
死了不少的老鼠。本來，以老鼠平時  
的討厭，並不足說是「慘」的。

聽見隣家的人說，這土牆的倒塌  
並不是他們所不曾想到的，因為這土  
牆在倒塌之先，牆腳給鼠子們打了無  
算的洞，儘管他們用泥土去敷治過多  
次，結果是牆腳空了，那下面變成了  
鼠子們的巢穴和戰場。一個基礎壞了  
的牆，當然是受一點風雨的摧殘便倒  
塌了；要是沒有風雨，恐怕也是再保  
不久的。而這倒塌後的受害者，正是  
平時摧殘土牆的鼠子們和不知道根本  
去治理這牆腳的牆的主人，這怪得誰  
呢？

我們在這兒明白了一切事情都是  
自己造的。

太陽高高地懸着，天上沒有一點  
兒雲，池水平靜着。

隣居的牆倒塌在地上成了一堆土  
。鼠子們消受了牠們自己所造的禍患  
而長眠了；牠們的爭鬥同時也停止了  
。牠們爭鬥後所得的勝利呢，一切都  
平靜得像池水一樣。

然而，屋子後面的牆，也同樣的  
重新地被鼠子們打滿了無數的洞了。  
鼠子們是不可以理喻的，但人總得趕  
快地想辦法呵！緊防第二個暴風雨來  
到了的時候。

可是；現在，晴天突地裏變了，  
黑雲集滿了天空，遮沒了日光，這正  
是暴風雨來臨的先兆。

一九三四，五，二。

## 青春的使用

張爾精

噹噹的鐘聲，依時在響着，而流水的光陰，半知半覺的，隨着像江河般的課程逝去了。

永遠印記的父親遺容，時常相對的母親愁臉，在人們認為幸福的童年中，將快樂不知驅逐到什麼地方去，一顆小小的心靈，拋在悲哀的深淵裏，因此，使我常常陷於沉思之中，

課後的沉思，是怎樣的可怕啊！我記得在我十歲時候的一天上午，父親赴他認為好友某先生之宴約，晚上，聽說得了不知什麼急症，便死在他的好友家裏了。不懂世故之我，不出大門的母親，除了痛哭而外，知道一些什麼呢？

無夫之婦的母親，無父之兒的我，含着眼淚，過那不至於飢寒的八年長期生活。

「兒啊！祇望你快些長大，動些

讀書。」母親常常無限凄楚地對我說。她老人家在說話裏面藏着什麼意義，我不會知道去問的。

前年罷！在由香港歸來的「兄和母親談話中間，知道許多事情，想起了父親的遺業，想起了我自己的前途，不禁由徬徨而焦慮了。

我在××茶話會上，聽見許多文藝朋友的談話：「要生存必須鬥爭，不能鬥爭，也要掙扎。」誰知道這句話，無意中將母親掙扎而鬥爭的過程說明了呢。

我，父愛之消失，雖然使我很難窮，然而前途的障礙已掃去不少，我那昏暗的恐慌已經減掉許多了。

現在，開始思考我那青春的使用。

「兄常警告我，不要將青春浪費在男女的情愛中，但我自信愛情的金

箭，決射不入我其冷如冰其堅如鐵的心。家庭的，社會的，國家民族的艱重任務，能夠容許生在這樣的環境與時代之我，獨飲情愛的醇膠嗎？

至我個人的將來敢借友人M先生之言：「不敢妄自誇大，也不肯妄自菲薄」我，除了如何使用我的青春，去履行我自身固有的任務外，沒有什麼值得我來注意的。

## 老翼的一生

吳鼎第

老翼，是我的家裏的老僕。據說，還在我未出世以前，就在我家服役了。

他的青年時代的樣子，我不曾看過。自我的腦裏遺下他的一副印象時，他已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

他的身材很高，每次，跟我的祖母到戲院裏去的時候，他的座位的後

面幾排的人都得叫他低下頭來，否則他們看不見戲台上是在演的什麼了。臉龐是長瘦的，似乎和他的身材倒還合稱。講起話來，聲音異常柔和，能夠極端地表現得出一個忠厚懦弱的人的特有的調子。

至於他的家世，我不很清楚；我祇曉得他是一個孤獨無依的人。聽說他還有一個外甥，有外甥，自然他是有姊或妹的。但姊妹究竟還在世不在世，沒有聽他說起過。然而我敢說；無論是他的外甥，或是他的姊妹，他們未曾來看望他一次却是事實。我心裏時常懷疑：「他既有外甥，爲什麼這個外甥沒有來找過他呢？」繼而想：「也許是老舅性情太古怪，以致他的姊妹，他的外甥處得不和，發生了惡感的緣故吧？」

我的父親在一所慈善醫院任院長的時候，老舅早已在那個醫院做收發

了。因爲前任的院長是我的伯祖父，老舅在我的家裏沒有什麼適當的事可做，於是便由他把老舅薦到院裏去。那時老舅已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因爲他的身體不很壯實，醫院裏只有上半天開診，這種清閒的生活於老舅的身體倒是頗爲合宜的。

我在小學讀書的時代，時常在星期日或者別的什麼假期到那個慈善醫院裏去玩。院址是在一座山的下面，正臨着一條熱鬧的馬路旁邊，恰含有都市的喧囂和鄉野的幽靜味。

因爲院裏邊的幾位醫生都很歡喜栽植花木，所以他們特地把一方寬大的天井開出半份來，作成一個花園。佔地雖不很廣，但經過一番惨淡的經營，適宜的佈置，點綴得倒也有點田園的佳趣。圃的四週，植着矮小的冬青樹。內中因着季候的不同，栽植的花卉的種類也跟着變異。例如春天芍

薔薇，牡丹，夏天有荷花，月季，秋天有菊花，冬天有梅花，以及等等開花的名目，雖則都是普通的花，並沒有什麼奇巧的珍種，然而患者病症的人們到來欣賞一下，倒也有莫大的調劑。

老舅對於這小小的園圃，具有十分的興趣，他也常常幫着幾位醫生先生澆水，移枝，剪葉，和做別的一切應做的工作。他的兩隻手有顫抖的病症，往往在提起水盞來澆水或者拿起大剪子來剪樹葉的時候，水盞和剪子便會發生不安的狀態在他的龐大的手裏顫動起來了。

那所慈善醫院原來是靠着南北貨業的捐助開辦的，以後到了民國初年，津浦鐵路築成了，運河上的商業便一落千丈，南北貨業的營業自然也跟著一天比一天蕭條了。於是醫院的收入日形減少，因此各項的開支都不



得不節省一些了。第一步，就是把開診的時期，由全年縮短為八個月；自舊曆的三月開始，到十月為止。用意是因為其餘的四個月病人很少，假使也同樣地開診，實在不很合算。老襲當醫院裏停診的時候，便搬到我的家中來住。他對於烹調方面，委實有些自負。不過真是平心地說，他的烹調的本領說是怎麼高明，却也未必；然而說他怎麼低下呢，那也不免委屈了他。但是，我的家裏新年的看饌却每每由他製備。這原因當然是由於我的母親忙着一家的瑣碎的事無暇兼顧。老襲的脾氣是極古怪的。他很有些自傲，不願意承認他的一切的本領輸讓給人，不願意別人抬高自己的身分而瞧不起他，當奴隸一樣的役使他。……總之，那些大約都是根據階級的自覺心的發展形成的。

當然，他在我的家裏有了悠久的

悠久的年代，看着我的祖父祖母的去世，看着我的父親的結婚，看着我的落地，擺出老前輩的架子的事是極其可能的。同時我們一班年青的人，因為他在家的年代悠久，稍微尊重他一些，所以都叫他「老襲」。他起初對我們的這種敬意無疑是極其感謝的，然而日子久了下來，大家都喊他做「老襲」，本來的名字反給忽略了，他的感謝的意念自己也慢慢減退了。

「他的靈魂似乎和別人不同吧？我常常這麼想。因為他的一生，完全是機械式的一生。似乎他不曾享過別人認為愉快的生活，然而他并不因為未曾享過愉快的生活而悲哀而頹廢。同時他也不像別人遇着了得意的事喜歡得手舞足蹈，心花怒放，逢人便說。他祇是平淡地平淡地打發那遙遙的光陰。」

是大前年的春天，我和父親兩人在上海的一家旅館裏整整住了十天左右。我們是元霄節後離開C埠的，等到父親回去時，正月份的日子已不多幾天了。

就在這一個期間，我們得到家裏的一封來信。除開催我的父親回里應付病人以外，便是告訴我們關於老襲死了的事。

信裏是寥寥幾句，大意是說老襲的病曾經給中醫和西醫都診斷過了，但同樣的是沒有效果。病的是瀉，一天瀉上二十來次。臨死的前幾天，因為看他病勢沉重，於是便由幾個轎夫用一頂轎子把他抬到預先賃好的一家屋子裏去。

老襲病瀉，我還在家裏時就早知道了。開首，他給醫院裏的一位姓潘的醫生看過。平素他和那位姓潘的感情不很融洽，姓潘的取了一包丸藥給

他吞服，但吞服以後，毫無功效，瀉的次數反更加多了。老聾便疑心是潘和他搗蛋，氣憤得了不得。然而後來竟又減少了次數，一直到新年過後才又增劇的。當那減少的期間以內，他却把姓潘的事忘記了。

那一年的舊歷元旦，他還不曾從牀上起來的反光，忽然有幾十粒水點濺到他的被上來，他吃了一驚，抬頭望了望，才曉得是我的本家炳鎔嫂嫂拿着一隻盆從樓梯走下來，盆撒歪了一下，於是水便滲了些下來。他的忌諱的心是多麼憤恨喲！他喃喃地咒道：「說不定還不知道是什麼水！年初一，該穢氣！」他以後不住地告訴人。

炳鎔哥和嫂是住在樓上的一間房內，老聾就住在樓梯下面的黑暗的一塊地方。自從他死了以後，炳鎔嫂嫂走到樓梯上便駭怕了。她說：「我每

天上上下下，聽慣了老聾的呻吟的聲音，（因為他近來時常患病，已長久地住在我的家裏來了）他死了，我依然覺得那地方有他在呻吟着。」

老聾死的一年的夏天，我回家聽人談起老聾的坐轎子的事。

有兩個轎夫是專抬我的父親出診的，他們給我喚了去抬老聾，都很有些不高興；因為老聾的地位并不見得怎麼高，為什麼他們要恭謹地伺候他呢？

「我的命送給你們啦！……我的骨頭不痛嗎？……禁得住……」

老聾在給他們扶起來的時候，老是嘆手腳太重，他吃不來這種苦頭，但那幾名轎夫不免埋怨他了。他們說：

「還要嫌好嫌歹！我們是好意來幫忙的。」

接着老聾被抬出門了，他還望望

我家裏的房屋，掙扎着說了幾句話，才萎靡地給他們當屍首一般地扛了去。

老聾的一生：先是僕人，後是醫院的收發。沒有父母，沒有妻子。……

他的生活全是機械的帶有沙漠性的；其中不曾有過偉大的希望和公平的的事蹟。……

## 辜負

定國

園子裏的玫瑰，年年在燦爛地開着，和滿園的百花爭妍。

一天，有個遠方來的朋友，到我這兒來看我，但他最大的目的却在恰逢其時的要欣賞我園裏的玫瑰；當他走到那密密叢叢的玫瑰園，看到那色紅味香的花朵時，他竟發出了極端羨慕的語調說：「啊！你真是如何的幸

福呢？園裏有這些豔麗的花朵，更有這撩人的情態，如果我如你一樣，那我將感覺幸福了！」

真笑話！「這有什麼羨慕呢？算得了幸福嗎？如果你願意，你大可以儘量的採擇享受罷。」我對朋友說，但朋友祇是恣意的欣賞，好像不忍將那花朵用手去折斷似的；我真好笑，同時我更懷疑了！懷疑着這朋友怎麼這樣短小的眼光，這平庸的花朵又何值如此的愛慕！

真的，這有什麼新鮮可愛？它年年都如此的開着，我也年年的欣賞着，雖然有豔麗的色，濃郁的香，但在我，是平淡不過的。

一年，兩年，玫瑰一樣的開着，我也一樣的看着。

一天，因着無聊與寂寞，信步走到園子裏去。

「去看看玫瑰吧！」

從野紳載道的小徑穿過去，我記得，經過那小徑盡頭的一座山石，那邊就是蓬勃傲然的玫瑰叢！

可是，我失望了！難道玫瑰也像鳥兒一樣的會飛或有腳嗎？不然，為什麼那如堆錦積繡，不，就是那麼一枝平淡的玫瑰花叢都沒有呢？！

當我看到那以前紅色映地的玫瑰花園，而今日已變作毫無生氣的草叢，我黯然而！

我悵然的在小徑上徘徊，徘徊。

「玫瑰呢？年年盛開的玫瑰呢？」

「我不禁要這樣呼喊了！但回頭看那以往的玫瑰花叢，那裏有呢——豔麗的花朵？呵！摧殘了！消逝了！所有的祇是枯枝滿繡的竹架，荆棘叢叢的野草。」

原意是去賞識玫瑰的，去了却祇獲得了無限的悵惘！

有那樣美麗而芳香的玫瑰，因為

看慣了，竟不能發生一些興趣或愛護，只覺得不過祇是一般平庸的花朵。

可是，誰知在發生愛慕的今日，竟反不能見到那平庸的花朵呢？

平庸的花朵現在也消逝了！雖然毀滅的祇是這平庸的花朵，但我覺得這世界却消逝了無量的事物，而剩下了枯燥，無聊！難道就是那不庸的美和香都不能給我享受嗎？豈是辜負了我昔日享受的平淡？！

## 期待

周白鴻

拔出腳跟之鐵菜葉，  
咬着牙齒且忍住疼，  
漫長的老在腳心癢；  
乾脆的讓它出點血  
進開肉鉗出那鐵釘！  
(你發一發狠，它  
總不會叫你老疼。)

在世途上蹣跚跛行，  
你的不幸他們并不能給你真實的同情，  
幾株慰安開上無限  
個譏訕而有毒的笑？  
(做一個鬼臉縮哭  
耗子似的假惺惺。)

封住口像泥封住瓶，  
不叫他洩出一個字，  
做個手勢也得小心；  
可是鬱極了許會爆，  
空空的徒惹得心焦。  
(雖然威勢大，鐵  
牙齒也得抗鋼刀！)

摩挲默德之可闌經，  
用利劍穿住些信心。  
塗膩了腥血也許會  
在銀輝上蒙着爛繡，  
能再壓住怨憤之吼？  
(要是利劍鏽成泥  
經典不像堆廢紙！)

容不得煩惱不用叫；

受得些苦暫怨力小；  
有一個時候震破了  
罪惡與黑暗夜之網，  
繼真情結成個仙鄉。  
(一個青年人，總  
該具有純潔理想。)

寄生於卑劣黑暗之  
圈當不是人生真諦，  
青年應該有個希望；  
撕破了偽善與諂諛，  
綴結成理想之仙鄉！  
(你不須再徬徨且  
靜養無比之力量！)

### 橋

虹飛

我記起一座橋，那座橋  
在我離了七年的故鄉，  
幼小時我常站在上面，  
看水，看那美麗的村莊；  
它記住我底年紀，記住我底  
性情，記住我當年的希望；  
早晨，我送農夫在河邊，  
在澄清的水裏，在水裏  
照見自己快樂的笑臉，  
夕陽下我迎農夫歸來，

唱支歌，散一天的煩厭；  
柳陰，我釣着一條小魚，  
去餵花貓，溫柔的阿狸；  
七月天的晚上，跟父親  
走在橋上，他指點給我：  
那顆星是牛郎，那顆星  
是織女，當中一條天河，  
我還記起好多的故事，  
母親講給我聽，在橋塊。  
他們對我抱有個希望，  
告訴我讀書人的光榮，  
如今，我已離居故鄉七年，  
可不會給他們成功；  
我也想到，那個村莊上  
可不是從前了，那條橋，  
該扮起灰暗的臉孔，它  
知道世界要變了，一樣  
像牠坍塌，親愛的鄉人。  
早上，沒有孩子向牠笑，  
傍晚，只瘦瘠的牛踏過，  
村女一聲告嘆，在河畔，  
洗菜，餓了一天的歡喜。  
橋，記着我是將要回來！  
重新在水裏照我影子，  
在那時我舉起隻右手，  
告訴你句有理的話語。

# 陸渡橋的血痕

子 涵

在平時，陸渡橋是清幽而平靜，雖然隔上海并不遠；

然而，那遠遠的轟轟響着的炮聲，也擾亂了各個人的心。

每天早晨，當暖日的日光照上東牆後，大路上便往來着很多的人，全是到「郵政局」去，這是打聽消息唯一的地方。在這裏，他們知道中國打勝了日本，知道日軍禽獸般的暴行……

「十九路軍才是我們的軍隊！殺盡東洋鬼子！」他們心中充滿了憤激與歡欣。他們為表現這種意思起見，便議決募集食品或衣服，去慰勞前敵的將士。

這天是一個明媚的春天，太陽很光明地爬出層雲，照着溪邊初發芽的楊柳，田裏的小麥，平原上的青草，更直射在老人王占標的窗戶上。——在陸渡橋，誰都知道王占標是村上唯一的老軍人，他滿佈繡紋的頰上，尙遺留着刺刀的創痕；「這是我為中國而戰的紀念！」他時常指着他

的創痕說。

王占標已起來了，正獨坐在他的小屋子裏，默默地沉入回憶。

突然，門開了，王小標，一個青年農人已衝入屋中，這動作驚醒了占標的沉思。

「爹！我們又打勝了！」小標跳着說，「郵政局的黃先生說，昨天日軍——甚麼？——總攻擊，十三萬人，只大炮也有幾百門；但，我們的十九路軍真可以，在閩北，在江灣，在吳淞，在廟行鎮，在蘆蕩濱，在……我們全勝了，東洋鬼子打死好幾萬呢！爹！……好勇敢！啊！我好快樂啊！」

「好！」占標不覺站了起來，兩手握在一起，白的骨節全露出來了。

「哈！哈！我好快樂啊！」小標仍不住地跳。

「孩子！這不是與我常說的一樣的麼？」占標已奮興

到極度，「我說，東洋鬼想佔我們中國是辦不到的，并且這些東洋鬼現在要受他們狂妄的報應了。其實，在從前，在我們同東洋鬼打仗的時候，如其那幾標人也同我們一樣，早把東洋滅了，那裏會等到現在——」提起了我就有氣，孩子，我們中國人是勇敢的，不過被那些胆小的人拖累；真的，他們能作甚麼！」

「孩子！我告訴你我們那次光榮的戰爭吧，那次雖然敗了，但，仍是很光榮的。那是光緒二十年，左寶貴左大人帶着我們三千弟兄守平壤——平壤，你知道吧，是朝鮮國的地界。——守平壤西南角上的萬山，同東洋鬼打。別的人都跑了，只剩下我們這三千人；東洋鬼是八萬。左大人真好，督着我們不退，打了一天一夜；東洋鬼的炮火真利害，子彈如雨一樣，但我們不怕，仍是打。隨後，我們只剩下三百多人，左大人也帶了傷……！」

占標拿起茶壺喝茶，小標注視着他父親。

「孩子，」占標繼續着，「是別人，帶了傷早退了，左大人不退哩；反轉督着子彈，一馬衝進東洋鬼的陣裏殺了幾百東洋鬼，自然，左大人也不會是活的了。左大人睡向我們說過，「剩了一人一馬，也要同日本人拚！」現在看見他死得這樣慘，我們全都這樣想，我們不戰死，不

但對不住中國，連左大人也對不住。所以，又同東洋鬼大戰起來，到結果只剩下我們四五個帶輕傷的逃脫了性命！」

「孩子，到現在，我這幾個生死患難的朋友，也不知道散到那裏去了！」

占標言下不覺愴然，眼角內已含着兩粒淚珠，小標仍注視着他父親，睜圓了眼，臉上愈見緊張。

「孩子，要這樣才算中國的好軍人，左大人是多光榮啊！像他們，這些民國的軍官們，只曉得自己人打自己人，聽說洋人來了就變成縮頭烏龜樣，真是他媽的混賬亡八蛋！不這樣，東洋鬼不會佔了東三省又來佔上海。」

「好！現在蔡軍長起來打東洋鬼了，并且打敗東洋鬼了，和左大人一樣，他算沒白吃老百姓的錢糧，他的部下也算趕得上我們！」哈！我的好弟兄！我說，東洋鬼想佔中國終久是辦不到的。

「孩子！這就是你以後報國的好榜樣！」

占標眼內充滿了期望的光輝，然而小標并不覺得，他已神往於鴨綠江畔的平原中，想像那為國犧牲的健兒們的神勇。

幾日之後。

空氣突然不安靜起來，村上的人們是如是的慌亂，少的，少的，男的，女的，都不住地奔走，箱籠包裹放在他們的肩上，有的還抱着不能行走的嬰兒。

本來，中國軍隊是勝利的，但，日本又增兵了，於是使用重兵在我軍能力薄弱的瀏河登陸。陣線被衝破了，而且又沒有援兵，側背受着重大的威脅，於是，不得不放棄原有陣地而後退。這就是那陸渡橋的人們擾亂的原因。

在這擾攘的人海中，王占標出現了，他穿着古舊的號衣，手裏拿着他戰爭時用過的腰刀，繡紋的臉上佈滿了堅決之氣；小標跟在後面，手裏也拿着一條木棍。

「你們不要走啊！」占標大叫着。

但，沒有人理會，在他耳邊經過的人們，只投了一瞥眼光到他身上後，仍然走了。

「我勸你們不要走啊！」

「不走，等東洋鬼子來殺麼？」冷然的回答。

「老標，東洋鬼蠻利害的啊，我們不走，在這裏等死？老標，我勸你也走，你那刀能抵當槍子嗎？跳些甚麼！」

「東洋鬼利害，我知道。但是走又走得脫嗎？你走得，他們又走不到嗎？并且，我們的軍隊已退下來了，我

們應該抵當東洋鬼一陣，別讓他們追上我們的軍隊，這樣，我們的軍隊就有時間佈防了。老鄉啊，我請求你們不要走！」

「抵當？那簡直是送死！」

「東洋人開一排槍，我們就得全躺下，不留一個！」

「哼，怕死的懦夫！」小標的牙咬得直響。

「送死，就讓我們去送死吧！和東洋鬼拚命，死了也值得，就讓陸渡橋築起一座死人橋來抵抗東洋鬼前進吧！青年人，你們血不會冷吧！你們是有腦子的吧！你們想，是如豬羊般被人宰割的好，還是如獅虎般反抗的好？青年人！今天，不但陸渡橋，即整個的太倉以及其他的，地方都必須起來，大家都得出力！這是一個大奮鬥，我們如不得勝，便是被人征服了，但總比豬羊般不抵抗的好！青年人！命運不是跑可以免掉的，要向前才會改變命運。青年人！來吧！」

這話如利劍般刺入青年人的心，他們的血因之而沸騰，占標的四週圍滿了緊張的臉。

「占標叔，我同你去！」十數個青年農工同時說，「但是我們那裏找槍呢？」

「青年人！去就好，何必一定要槍！」歡欣聲上占標

的臉，「你們的鋤頭，你們的木棍，你們的刀，你們的鳥槍，不是軍器嗎？那村口的石子，那牆頭的磚，那屋上的瓦，也不是軍器嗎？還有，你們的手，你們的腳，不會踢打東洋鬼嗎？何必一定要槍！青年人，走吧！」

「張大戶家有槍，我們去拿去。」一個說。

「他早已跑了！」另一個說。

「哼！怕死的懦夫！」小標仍怒叫着。

「走罷！」

「你們去不得呀！只有送死的呀！」許多人如是悲

呼。

「哼！怕死的懦夫！」

「可以聽見明晰的步槍聲。

他們去了！

太陽仍是很光明地出着，照在溪邊初發芽的楊柳上，田裏的小麥上，平原的青草上，以及灣曲的大路上。遠遠，一陣陣黑烟冒起來，升騰到天空，這一處，那一處，是開北，江灣，吳淞的房屋被焚，是日本皇軍的賜與。

王占標引導這一隊青年農工，默默地向前進行，他們均拿着大刀，鋤頭，木棍，斧頭，標槍……這些落伍的

軍器。

「到溪邊去！」占標說。

清明而微有漣漪的小溪，上面橫着一條橋，這橋是入村的必由之路，溪邊全是灌木叢，雖矮而密，是一天然屏障，這一隊農工便在他的後面。

「這橋應該撤去。」占標說。

然而來不及了，小標的耳朵貼在地面上，已聽見日軍的步聲；「他們來了！」他說。

「準備着！」占標捏緊了腰刀，「東洋鬼有快槍，但是陷進了就沒甚大用，我們等他們走近了才出去同他們拚，準得手！」

大家都默默地伏着。

不久，從樹隙中，已可以望見大路上日軍的長槍，槍上的刺刀迎着日光，分外閃耀。

「別響，他們來了！」

日軍已走近溪旁，占標一躍而出。

「前進，殺呀！」占標大吼道，接着笑了，戰鬥的歡欣在他老眼內又發光而閃爍，恢復了他青年的神勇；接着歡欣而來的是不可扼止的憤怒。他覺得，那戴銅盆帽的日軍，那發光的槍與刀，都是中國的仇敵，也是他的仇敵，





## 磨坊的惠爾 (Will O' the Mill) (續完)

斯梯芬孫 (R. L. Stevenson) 著  
高 倚 筠 譯

## 牧師的曼左梨

幾年以後那一對老夫婦在一個冬天里相繼死了，他們的義子很盡孝道，當他們死去的時候很靜的在悲悼。曾知道他的幻想的人們在猜他一定立刻把他的產業賣掉了沿河跑去追求他的機會的。可是惠爾一點都沒有表示過這麼的志願。反之，他把那客店弄得更好些，用了兩個僕人來幫助他了；這樣他在那里安居樂業了，一個仁慈的，好談論的，不可思議的青年，身長六尺三寸，體質壯實還有一種和藹的聲音。不久後，他在那一處區域，人家就把他當成有一點古怪的了：在起初那是沒有什麼可覺得奇異的，因為他總是充滿了奇想的，一點最普通的事情也追着問；但是最使人們談論他的是他的古怪的情境向那牧師的曼左梨追求。

那牧師的曼左梨大約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女，惠爾將近

是三十歲了；她長得很好看，比那些鄉下的女子也受過了較好些的教育。她的眼光很高，曾經很驕傲地拒絕了很多次人家求婚的，這使她的隣居說她很挑剔的了，因為她是一個好女子，是一個能使男子滿意的人。

惠爾並不常時和她見面；雖然那教堂和牧師的住宅離他的家只有二里路，他除了禮拜。到那里之外，其他的時候沒有到過的。事情是這麼發生的，牧師的房子壞了，要拆卸來修理；那牧師和他的女兒就住在惠爾的客店裏一兩個月，房租是特別便宜的。有了那個旅店，那磨坊，那磨坊老主人的積蓄，我們的朋友現在是一個富裕的人了；而且他是有名好脾氣和伶俐的，這一切都是成了可以和人家結婚的要素，所以人們就談論着那牧師和他的女兒并不是閉起了眼睛來找尋他們的暫時的住所的。惠爾大約是世界最難給引誘或是恐嚇去結婚的一個人了。你只要看看他的眼睛，非常清晰看來還是像一潭清水的，然而尚有一種

光輝好像是從裏面透出來，你會立刻就知道這里有個人他知道自己的心的，永遠不移動的堅決的。曼左梨她看來也不虛弱，強健的眼睛，堅決的沉靜的態度。這里有個疑問，她是不是惠爾永久不變的伴侶，結婚以後他們之中那一個作主。曼左梨對於這些一點都沒有想過，她很天真的伴住了她的父親。

節季還是難得很遠，所以惠爾的客人還不多；可是紫丁香已經開花了，天氣非常溫和，他們在棚下吃他們的飯，河水流着的聲音在他們的耳鼓里響着，樹木搖動着配了小鳥兒的歌唱。不久後惠爾覺得這麼樣子吃飯是最有趣的了。那牧師是一個絲毫沒有興味的人，在飯桌上有瞌睡的习惯；可是他的口井沒有說什麼粗野和苛刻的話的。他的女兒呢，她非常歡喜她的環境；她所說的無論是什麼都似乎很適當和優美的，惠爾覺出她有很大的天才。當她在一株高聳上去的松樹的背後靠着了，頭向前斜倚着，他可以看見她的臉；她的眼睛是那麼安祥地發着亮的；日光晒在她的頭髮上像一條手巾；她的蒼白的臉頰有種漣波但不是微笑，這樣，惠爾不能遏制自己很驚愕的凝視着她。她看來，甚至是當在最沉靜的時候，她是那麼完美。生命之火是那麼快的燃燒着到了她的指頭盡處的，她的衣服的邊緣

，其他的一切東西比較起來只不過是污點，假如惠爾眼光離開了她，望着她四圍的環境，那些樹看來一點都沒生氣和令人可惜，天上的白雲像死了的東西，甚至山巔之處也失了它的顏色。整個鄉村都不能和那個女子的面貌體魄比較。

惠爾總是觀察着在社會上他的同類的；可是他對於觀察曼左梨竟使他痛苦和焦灼起來。他聽她所說的一切，同時也從她的眼睛裏看出她的不說出口的批評。他的心裏不知聽了多少仁慈，簡單，純潔的話。他感覺到有個靈魂很美麗地出現了，用不着狐疑，用不着渴望，一切都安定的。要把她的思想和她的身體分開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她的手腕一轉，她的聲音的恬靜，她眼睛的光輝，她身段的曲線，她的莊嚴溫和和韻律的話語，像伴音停止了和歌唱者的聲音很和諧的。她的那種感應力是不能把它分開或是把它來討論的，只能夠在感激，愉快之中領受到。她的身體容貌使惠爾迴憶起她的童孩時代，他的心在想黎明，流水，和新近開的紫羅蘭紫丁香之外還要想着她。那是初次看到或是隔了很久後初次看到的事物的一種特質，像春天的花一般，很銳敏的感覺把我們再驚醒了那奇怪而不可思議的印象離開了生命和年歲一同消失了；可是愛人的臉

的一瞥可以刷新了一個人的人格。

有一天吃過了晚飯後，惠爾在那棵樹林中散步；一種莊嚴的幸福從頭到尾都佔據了他，他對自己和那景物微笑着，向前跑着。河水在踏石之中流着很美麗的起了波紋；一隻鳥兒在樹上高聲歌唱；山崗的頂處看來非常高的，他不斷的望着它，好像是很善意然而又有些可怕的古怪在想他的行動的，他的路把他引到了那望見平原的高丘了；他坐在一塊石頭上，很快樂的在想。那平原和它的城市河流一齊開展着；一切都非常靜寂，只有一羣鳥兒高低迴旋地在蔚藍的天空中飛舞。他高叫着曼左梨的名字：這聲音真使他的耳朵愉悅。他閉起了眼睛，她的影子就站在他的跟前，很好意的，很沉靜的。那河流也許永久的奔流着；鳥兒高飛着直飛到它們和星星接觸。他覺到那結果空虛擾攘；在這里，用不着伸一伸他的脚，很耐心的等候他也看到了很好的太陽光的。

第二天，在吃了飯後那牧師正在把烟絲裝上了烟斗，惠爾在飯桌上說了一種發表意見的話。

「曼左梨小姐，」他說，「我一向都沒有認識到一個人像你這麼令我歡喜的。我完全是一種冷淡和不仁慈的人；並不是我的心不好，是我的思想有些奇怪；人們像很不

能了解我的。這里好像有個圈子圍住了我，什麼人都撇開只把你圍住了的；我可以聽到別人在談論嘲笑；可是你跑得更接近些。也許那是很對於你不適意的吧？」他問。曼左梨沒有回答。

「說啊，孩子，」那牧師說。

「不，」惠爾說，「我不願避免強她的，牧師。我覺得我的舌根是給東西縛了，我向來就不慣於這樣；她是一個女人，不過比小孩子大一些吧了。可是在我方面，就我所知道人們是什麼意思，我猜我是被他們說我在戀愛的。我不願意我是像自己陷累了自己的；因為我也許是不對；這就是我所感覺到的我的意見了。假如曼左梨小姐她自己那一方面有什麼別的感情，也許她很仁慈的搖她的頭的。」

曼左梨沉默着，對於她所聽到的不給予什麼意見。

「你看怎樣，牧師？」惠爾問。

「那孩子要自己說的啦，」牧師回答，把他的烟斗放下。「這裏的隣居說他愛了你，梅姬。你愛他嗎，說是或不是？」

「我想我是的，」曼左梨很低聲的說。

「很好，這一切都是想到了的！」惠爾很熱烈的喊着

說。於是他伸手過了桌子握住了她的手一會，很滿足的。「你們一定要結婚了，」牧師說，把烟斗再插在口裏。

「你以為這是應該的一件正經事嗎？」惠爾問。

「那是不可避免的，」牧師回答。

「那末，很好，」那求婚者這樣回答了。

這樣的惠爾經過了兩三天很快樂的日子，雖然一個傍觀者也許看出了他。他繼續着和曼左梨對坐着吃飯，在她的父親的面前和她談話，望着她；可是他並沒有企圖去單獨地會見她，也沒有在別方面把他在最初時對她的態度變了。也許那女孩子是有點失望的；也許是有點太過不公道；然而假如那是永久的充分的在別一個人的心坎裏深藏着，於是這樣滲透和改變了他的整部生活，那他是感到滿足的。因為她是沒有一刻不在惠爾的心裏。他坐在河流的傍邊，看着那些迴旋着的塵埃，體態平衡的魚兒，那給人踐踏了的莠草，他在那紫色的平地上散着步，那些黑色的鳥兒在林中向他穿梭般飛舞；他很早就起了身，看着那天空從灰色轉成黃金色，光亮在山崗頂上閃跳着；整個時間他都在懷疑着他是否以前看見過這些的，或是為什麼現在這一切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他自己的那磨坊車輪的聲音和

風撼着樹木的聲音使他的心混雜和快樂了。那些最可喜的思想不用邀請的就來蟠據在他的心裏。他快樂到夜裏睡不着，這麼焦灼不安的他竟不能安坐一下而沒有她的伴兒。然而那看來似乎他是在躲避她並不是在追尋她的。

有一天，惠爾在外面漫遊了回家的時候，在花園看見了曼左梨摘花，他和她一齊跑着，把脚步放慢了，仍然在她的身邊步行着。

「你歡喜花嗎？」他說。

「可不是，我很歡喜它們的，」她回答。「你呢？」

「什麼，不，」他說，「不十分。經過了這樣它們是很不足輕重的。我可以幻想出人們很愛它，可是并不像你剛才那樣的。」

「怎樣？」她停了步，望着他問。

「摘採它，」他說。「它們在它們的原位更好些，假如你去看看，那是比一向更美麗了。」

「我要把它們據為自己的，」她答，「把它們拿着緊靠在我的心頭，把它們放在我的房裏。它們長在那兒把我引誘，它們似乎說，『來啊，和我們玩啊；』可是我把它們採去了，把它們安放好了，它們的美麗在炫耀着了，我的心才很快樂滿意的望着它們。」

「你要把它們估爲己有，」惠爾回答，「這樣你就可以用不着再想它們了。這有點像把它們的生機斷喪了。有點像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希望要做的事。因爲我有那種幻想望着那平原，我要去那里——我現在不想去的那里。這是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噯喲，噯喲，假如人們都這樣想，那末整個世界都像我一般了；而你也不會去摘採你的花，正像我一向住在深山裏了。」突然的他很尖銳地說着。「主啊！」他喊着。當她問他是什麼一回事，他把問題丟開了，臉色很幽默地表着情跑到屋裏去了。

在飯桌上他沒有開口說話；夜色佈滿了大地了，星星也在頭上出現了，他在天井和花園中蹣跚了一小時多，腳步很是不安的。曼左梨的房間窗前還發着燈光：像一片細長橙黃色的東西在這世界上的一個藍黑的山崗和銀光的星光之下。惠爾的心一大部分跑到那窗去了；可是他的思想并不是十分像情人的。「她在她的房間，」他心裏想着，「這里是星星在頭上：——兩者都值得祝福的！」這兩者對於他的生命都有好的影響；兩者都安慰激勵了他使他深切的感到在這個世界上的滿意。在兩者之中他將要那一樣呢？那胖青年和他的勸告在他的心裏是這麼出現了的，他抬起了頭，把手放在他的口前向着那人烟稠密的天空大聲

嚷着了。不知是他的頭的姿勢或是突然的緊張的出力，他似乎看見羣星之中搖動起來，一種雪白如練的光亮在天空中奔來奔去。在這一剎那間，一個落角的窗簾捲起了於是立刻又放下。他很大聲的哈哈笑着！「互相這樣！」惠爾心裏想。「那些星在震動，窗簾就捲起。什麼，我真是一個偉大的術士了！假如我只要是一個蠢子，我不是更好麼？」他跑去睡了，自己含着笑說，「假如我只要是一個蠢子！」

第二天清晨，天氣還很早，他看見她又再在花園裏了，他找着了了她。

「我對於結婚的事想了又想了，」他突然的說；「想透了以後，我的心決定了那是不值得的。」

她望着了他一下；可是他的燦爛的仁慈的容貌，在這情形之下，使那天使擾亂了的，她沒有開口沉默地望着地上。他可以看見她顫震着。

「我希望你不介意，」他繼續說着，稍爲退後一點。

「你不應診和我結婚的。我已經深思過了，真的結婚是沒有什麼意味的。結了婚我們永遠不會像現在我們這麼相好的，假如我是一個聰明人，沒有比這樣更快樂的了。」

「那是用不着和我說的，」她說，「我記得很清楚那

是你不要你自己受了陷累；現在我看出你是錯了，真的你沒有一點愛我，我只能感覺到悲哀我這樣錯了。」

「我請你原諒，」惠爾很勇敢地說；「你不了解我的意思。至於說到我不是愛你，我不欲分辯。可是在一面，我的感覺是沒有變更的；在另一面，你很足以自驕，你使我整部的生命，人格和以前很不相同了。我是說真話；一點都沒有假造。我不以為結婚是有價值的。我寧願你將來回去和你的父親同住了，這樣我每個星期可以跑去看你一次，也許兩次，像人們去禮拜堂一樣，我們兩者都比較更快樂的。這是我的意見。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是和你結婚的。」他說。

「你知道你是在侮辱我嗎？」她說。

「不是我，曼左梨，」他說；「假如是有良心，我不是侮辱你的。我把我心之深處的爱情給你；你可以接受或是可以去要，雖然我疑惑那是在你權力之外想去把已經發生的事補救，和使我幻想得到自由的。我要和你結婚，假如你一定要；但是我再三和你說，那是不值得的，我們還是做着朋友更好。雖然我是一個很沉靜的人我的生命中看了很多的事。請我相信我，聽從我的提議；如果你不願這樣，你說一句話，我立刻和你結婚。」

好一會沉靜着，惠爾起始覺得不耐煩，開始有點生氣了。

「那似乎你很高傲的不願說你的心事，」他說。「相信我是不會錯的。懺悔可以使一個人的生活單純。還有男人像我那麼坦白誠實對待女人的嗎？我已經說出了我的話了，給你去揀擇。你要我和你結婚呢？還是你要像我所說的做朋友更好？或是你永要要討厭我？看上帝的臉，說吧！你知道你的父親和你說過一個女子對於這樣的事是要自己說出的。」

她似乎聽了這句話有點甦醒了，一句話都不說，很快的從花園步行進去屋裏了，剩下了惠爾一個人在擾亂着。他在園中踱着方步，自己吹着口笛。有時停止了步對着天空和山崗頂上沉思着；有時跑去魚梁的盡處坐下了，呆呆地望着水。這一切疑難和紛擾對於他自擇的生活和性質是那麽騷動了的，他開始去悔恨曼左梨為什麼要來住了。「結果，」他想着，「我是很快樂的一個人，如果我要我可以到了這里整天的看着我的魚；我好像我的磨一般安定和滿足的。」

曼左梨下樓來吃飯了，她很整潔和沉靜的；不一會後他們三個都坐齊了，於是她對她的父親說了一篇話，眼睛

釘着她的碟子，可是一點都沒有慌張或是悲痛的神氣。

「父親，」她開始說，「惠爾先生和我談過一切了。

我們都覺出我們的情感有點錯誤的，他同意了我的要求把結婚的意思取銷了，和前一樣的做我的好朋友。我們並沒有吵了嘴，真的，我希望我們以後長長可以看見他，他到我們家裏是沒有不受歡迎的。當然哪，父親，你大約很明白的，也許我們還是立刻離開了惠爾先生的家更好些。我相信這事情發生了後我們很有好幾天不能好好過的。」

惠爾在起初就很困難地遏制住了自己，現在聽了這樣他的聲音很不清晰的說了話，舉起了他一隻手帶着很沮喪的神氣似乎是要去干涉和反抗。可是她立刻就阻止了他，閃爍着眼睛望着他，她的臉有點紅了發怒了。

「你也許有點慈悲，」她說，「讓我自己來解釋這件事罷。」

惠爾給她那表情和聲音使他面無人色了。他閉了口，他心裏推斷的結果是他真不了解這個女孩子，這件事他是很對的啦。

那可憐的牧師很是垂頭喪氣的。要證明那不過是真正愛人的一些小事，未到夜里就會和好的；當他看出不是那麼樣的，他繼續討論下去，說既然是沒有吵嘴又何必要立

刻分開呢；因為那老頭子很歡喜他的主人和他的受款待。

那真是古怪有趣的了，要知道那個女孩子是怎樣去對付他們的，她很少開口，很沉寂，然而把他們的手上揉搓了，由得她的意志怎樣便把他們怎樣。那似乎并不像是她所做的——那似乎一切的事不過是它自己自然發生的吧了——她和她的父親在那個下午就離開了，坐了農車下了山谷到一個小村住下等他們自己的房子修整好。可是惠爾曾經很深刻的觀察過，知道她的熟練和堅決的。當他自己一個人坐着的時候他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在心裏打滾着。他非常悲哀和寂寞。他生命中一切有趣的事情都消失了，他也許可以高興望着星星多久便多久，可是他完全沒有耐性和感到慰藉的。於是他的精神為曼左梨擾亂了。他給她的舉動迷惑了和激怒了，然而他還是不能自己的崇拜它。他想他在那安靜的靈魂之內認識了一個美麗而頑固的天使，就是到現在他還是沒有狐疑；雖然他覺出那是一個影響很適合——但是又很有害的——他的生活中的假設的安靜的，然而他又不能自己的很熱望地的想佔有它。像一個人他一向都在黑暗中住着現在忽然遇到了太陽中，他又痛苦又是快樂。

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很是痛苦；有時又跨踏他



的決意，有時又鄙屑自己的懦弱和謊謬的小心。前者大約是他心裏的真實的思想吧，代表了一個人的回想的理想是依着常規趨向的；但是後者呢，挾着一種不能克制的強力不斷向前的奔發，於是他忘記了一切的理想，在他的屋子裏或花園裏蹣跚着，或是去縱樹林中散步像一個人在懊悔，這種情形對於那平靜的，有堅決心的惠爾是不能忍受的；於是 he 決定了，不論結果是怎樣他要把這件事情弄一個了結。在一個溫暖的夏天的午後，他穿上了他一套好衣服，拿了一根有刺的嫩枝在手裏沿着河邊向山谷下去。當他正要依着他的決心做去，他忽然在他的心裏回復了他的安靜的習慣了，他於是欣賞着那和暖的天氣和那各種不同的風景，一點都不使他慌張或是不快意的焦灼。無論事情成敗如何，在他看來是一樣的。假如她接受了，他立刻就和她結婚，那是最好的。假如她拒絕了，他是已經一百分盡了他的力了，以後他的良心就不會受到痛苦。他希望她拒絕更好；於是他又看見了那棕色屋頂曼左梨所住的房子了，他從一條溪流的楊柳樹葉的角尖窺望着，他一半想去取銷了他的志願，同時又很羞恥自己有了這麼一個瑕疵的意志。

曼左梨似乎很快樂的，立刻地絲毫沒有矯飾的伸出她的手和他握手。

「我對於這個婚姻想了很多遍了，」他開始說。

「我也是的，」她回答。「我敬重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你了解我比我自己了解自己更明白些；我現在很決意了就由得事情如常更好吧。」

「在同時——，」惠爾說下去。

「你一定很乏了，」她把他的話打斷了。「坐下來吧，讓我給一杯酒你喝。下午的天氣是那麽溫暖的，我希望你對於這次的出門不會感到不快樂。你總要常時來啊；如果你你有時候，每星期來一次；我是很歡喜見我的朋友們的。」

「噢，很好哪，」惠爾心裏在想。「這顯見得結果我是對的了。」他這一次拜訪非常好，精神爽快地步行回家，對於這件事不再懸掛在心頭了。

幾乎三個月頭惠爾和曼左梨繼續着這個條件，他們每星期相見一次或兩次，他們並沒有談到什麼愛情；那整個時期，我相信惠爾是像一個男人那麼快樂的。有時他專顧限制了自己的快樂去看她；他往往跑到牧師住宅的半途就折回來，好像要去增進他的胃口的。果然，在路傍的一個角隅，他在那兒可以望見那教堂的尖塔插入了山谷和傾斜的縱樹之間的罅隙中，一片三角形的平原做了背景，他很

歡喜在那兒坐一會反省一會才回家的；那些農夫們總看見他坐在那薄暮之下不走，他們就把那處起了個名兒，叫做「磨坊的惠爾的角隅」。

在第三年的盡尾，曼左梨給他一個痛苦的惡作劇突然的和別人結婚了。他的臉容一點都不變，如常一股華麗，他只是想他自己對於女人是認識得那麼淺的，他在三年前的舉動太過聰慧了沒有和她結婚。她簡直對於她自己的心情是不十分知道的，不管那是好詐的態度是無常的，是狂妄的了。他不得不向自己恭賀他得了逃脫，他說，他結果對於自己的聰明更看得高貴了。可是他在心裏很有些不愉快，一兩個月很是沮喪的，他消瘦了，服侍他的用人們也覺得駭異了。

那大約是她結婚了的一年後吧，惠爾在深夜給急馳着的馬蹄聲驚醒了，接着就是很急促的敲着那客店門的聲音。他開了窗門，看見一個田莊的僕人坐在馬背勒着韁，他請他快點和他一齊去；因為曼左梨要死了，差他來趕快請他去的。惠爾不是跑馬能手，在路上跑得很慢，在他到之前，那可憐的年青的妻子已是臨到將死的時候了。可是他們還有幾分鐘在背地裏談了話，她斷氣的當兒他是在她的榻畔的，哭得很悲哀。

## 死

一年一年的虛過了，平原中城市的激發和喧囂；反叛發生了，在流血中平定了，這兒那兒都是戰場了，耐心的星學家在塔子裏的實驗室，發現了新的星給它們命名了，戲劇在光亮的戲院中上演了，人們躺在帆布牀上給抬進去醫院了，人類的生命都是在都市中心騷動的。在惠爾的山谷中呢，只有風和節候發生了一點回響；魚兒在急湍的溪流上游停頓着，鳥兒在頭上週翔，松樹巔在星光之下響着，高的山崗如常的站着不動；惠爾呢，忙着打理他路傍的客店；直到他頭上的雪白的毛髮漸漸多起來了。他的心還是年青而強壯；假如他的脈搏有點清醒了，它們在他的手腕內還是很有力很壯旺的跳着的。他兩面的頰紅地像熟了的蘋果；他有些彎了背了，可是他的脚步還很強健；他對什麼人握手都很和藹地而有壓力的。他的臉生了綉紋了，它們是在受了大自然的剝削才發生的，只要細看一下，那不過是常時給太陽晒焦了吧；這樣的綉紋是使土頭土腦的臉龐更加土頭土腦的；可是像惠爾這樣的一個人，他那麼光亮的眼睛，那麼微笑的口，只使他更得了一點美，生活更單純和舒服的。他的談話滿是充滿了聰明的語句。他

有一種風趣給別人歡喜；別人也有一種風趣給他歡喜。當那山谷中充滿了遊客的節候，惠爾的園亭就過了不少歡樂之夜；而他的觀點呢，他的鄰人以為是怪僻的，可是從城裏來的大學裏有學問的人們都崇拜它。果然，他有一個高貴的老年紀，漸漸的出名了；他的名譽給平原中的城市知道了；那些年青的人們在夏天曾經旅行過的，在咖啡店聚了一起談論着磨坊的惠爾的粗糙的哲學了。你可以信得他收了很多邀請；可是一點都不能打動他離開了他的高過地面的山谷。他只是啣着他的淡色菸煙斗搖着頭充滿着意義的。「你來得太遲了，」他會這樣的回答，「我現在是一個死人了；我活着我是死了的。五十年前你也許可以使我的心裏的話從口裏講出的；現在你們甚至不能誘惑我了。可是這是長命的一個對象，人們要停止了對於生命太過看得認真的。」還有：「在長命和豐富的盛饌之中這里只有一點不同之處：那就是在盛饌最後的一樣菜是甜的。」或是他再這樣說：「當我是小孩子的時候，我是有點迷惑的，不知是我自己還是那世界是古怪值得去瞧瞧的。現在我知道是我自己了，我永不移動了。」

他一點都不露出衰弱的象徵，還是很壯健到底的；可是人們說他在後漸漸的不大喜歡談話了，只是聽着人們在

談話在沉靜中很快樂和充滿了同情的。只是，當他談話的時候，滿是老經驗。他很愉快的喝了一瓶酒；而且在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坐在山崗上，或是午夜還在星光之下坐在他的涼亭。有些景物是動人的又不能達到的調劑了他的享樂；他自己直說他年紀夠老了去欣賞一根蠟燭之光在當他拿去和行星比較時是一樣的愉快的。

在他七十二歲的那一年，有一夜他醒了，身心都感到不安靜，他起了牀穿了衣服出去涼亭裏沉思一下。黑魘魘的一片，沒有半顆星兒；那條河給夜色吞沒了，潮濕的樹木和露水使空氣非常清新。那一天是下過大雷雨，第二天看來還是要下的。那是怎樣的一個黑暗之夜給一個七十二歲的老人啊！不知是天氣或是他剛剛醒了，或是他的身體裏有一點發熱了，他的心很騷擾不斷的給記憶包圍着。他的孩童時代，和那個肥胖青年的一夜，他的義父母死去，夏日的時候和曼左梨在一起，還有其他別的細小之事，這些似乎對於別人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然而在地自己看來那是一個人的生活要點——看見的東西，聽到的話，觀察的誤解——從它們的久已忘記了的角隅湧出來了，霸佔了他整個的心。那些死了的人們是和他在一起了，不單是在這個記憶之內，而且還再來拜訪了他的像具有形體的感覺，

似乎它們在沉酣栩栩欲活的夢中所做的事一樣的。那個青年斜飲了他的肘在桌卜對着他；曼左梨在花園和涼亭之間拿了一大束花跑出跑進；他可以聽見那老牧師敲着他的烟斗，或是醒他的鼻子。他的思潮時退時漲；他有時一半睡去想着往事；有時他很清醒了自己發着愣。可是大約在半夜的時候他給那老磨坊主人從裏面喊出來叫他的聲音所驚了，當他活著的時候有客人到了他總是那麼叫他的。那幻覺是這樣真切的，惠爾立刻站起來去聽着等候有什麼吩咐；正當他聽着的時候，他又覺得除了那河流潺潺響着的聲音和他那耳朵裏響着的聲音外還有一種聲音。那是像馬移動着和那馬具札札作聲，好像一羣不耐煩的牲口從路上帶來到門口了的。在這樣的一個時候，這樣冒險的經過，這臆斷未免太過謊謬了；於是惠爾把他心裏所想的這開了，重復坐在涼亭內的椅上；睡魔又像激流一般來襲他了。他又再給那死了的磨坊主人的聲音驚醒了，比以前的低些和幽靈化些；他又再聽到路上那車馬的聲音了。這樣的三次，四次同樣的夢或是同樣的幻想在他的感覺內表演着；直到最後，他自己微笑着好像當一個人是要去縱容一個頑皮孩子的，他就跑向門前去要把他的擾亂安定一下。

從那涼亭到門前是沒有多少路的，然而惠爾也跑了相

當的時候；那似乎像是死了的人重重的在天井中包圍了他。每一步都給他以阻礙一樣。突然的他給一種濃郁的向日葵的香氣受了驚愕了；好像整個花園從頭到尾都種了這樣的花，夜的熱和潮潤使它們的香氣佈滿了天空了。向日葵是曼左梨最鍾愛的一種花，自從她死後一根都沒有種在惠爾的地土上。

「我瘋了哪，」他想。「可憐的曼左梨和她的向日葵！」

這樣他抬起了他的眼睛看一看那以前曾經屬於她的窗。假如他在先是迷迷糊糊的，他現在幾乎是大驚失色了；房裏有燈光哪；窗前是如前一樣的一片細長的橙黃色；角落的窗簾捲起了又放下，像那一夜他站在這里很紛擾的對天上的星星高喊着的情景，可是這幻景只是一霎時而已；這真使他有點失了丈夫氣了，揉一揉他的眼睛凝視着屋子的輪廓和在後面的黑夜。當他這樣的站在那里，那似乎他站了很久了，路上的嘈雜聲音又再起了；他剛剛轉身就碰見一個生人，他正上前來遇他的。在那生人的後面的那條路好像有可以辨別得出來的馬車，在上面，是幾株松樹的頂處，像佈滿了黑雲的。

「惠爾先生？」那新進來的人很急促的像軍人的聲調

問。

「我就是啊，先生，」惠爾答。「我能夠給你做點什麼事嗎？」

「我聽見人家時常都說到你的大名，惠爾先生，」他說；「很是說及你，稱譽你。雖然我滿身都是公事，可是我很願意在你的涼亭裏和你喝一瓶酒。在我走之前，我再介紹自己吧。」

惠爾帶路到了那棚下，燃了一盞燈，開了一瓶酒。他對於這種恭維的致意的交際并不會覺得怎樣不慣，希望這一次有點成功，從前總是失望的。一種像雲的東西在他的機內填塞了，使他不能記起這是那麼古怪的一個時候。他移動着像是一個人睡着了；那盞燈似乎着了火，酒樽給他一想它就自己開了塞的。他仍然對於這新來的客人有點古怪，他把燈火拿去照對他的臉容也失敗了；不知是他拿燈拿得不好還是他的眼睛昏花；他只能夠看出和他同桌的是一個黑影。他凝視着那黑影，他端着杯子，他的心裏覺得有種奇怪的寒冷了。靜默使他的心沉重了，他什麼聲音都聽不到，甚至那河流的聲音也聽不到，可是他的動脈的跳躍在他的耳朵里作響。

「這一杯給你祝福，」那生客很粗魯地說。

「先生，這是我對你的服務，」惠爾回答，呷了一口酒，很古怪的，一點味道兒都沒有。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獨斷的人，」那生客說下去。

惠爾給一個滿是的微笑和略略點一下頭作為答覆了。「我也是這樣的，」那生客續說着；「所以我覺得那是很快樂的闖進人家的田裏來踐踏人家的禾黍。我是不許別人獨斷只許我自己的；甚至一個也不許。我把所有的妄念都踐踏過了，國王的，將軍的，偉大的美術家的。你有什麼要說哪，」他說下去，「假如我到這里是有目的地來踐踏你的呢？」

惠爾的口裏預備給他一個尖刻的回答；可是那老的店主家的謙恭有禮勝利了；他只能忍耐，把手比了一個復文雅的姿勢算回答了他。

「我是，」那生客說。「假如我不是特別敬重你，我就不會和你談到這件事情的。看來你對於你所處的境地非常可憐的。你的意思是要永久守着你的客店哪。現在我想說你和我坐了我的馬車和我一齊走；在這瓶酒未了之前，你去吧。」

「真的那是太古怪了，」惠爾含着笑容。「什麼，先生，我在這里生下來像一株老樹；魔鬼也很難把我剝

除去：我看出你是一個非常有興趣的老紳士，我再酬勞你多一瓶酒當是賠償你的損失吧。」

惠爾的目光更加矍鑠起來了；可是他有點覺得是銳利的寒慄的要詳為審查一下，它是那麼統治了他激動了他的

「你不用想，」他突然的像爆發和熱烈的說出來，這使他自己也有點驚愕的，「以為我永遠逗留在家裏不敢出門爲的是我駭怕在上帝之下的一切。只有上帝知道我對一切都是厭倦了的；當那跑上更長的旅途的時候到了，我相信我是預備好了的。」

那生客把酒杯裏的酒喝了下去，把它推開。他俯視一下，然後憑伏在桌上，拿了一隻手指拍了惠爾的手臂三次。「時候到了！」他嚴肅地說。

他接觸了他的那一部分忽然很難受的寒慄起來。他的整調很枯燥和擾亂，在惠爾的心裏很奇怪地起了回聲作用。

「請你原諒我，」他有點不安靜地說。「你說的是什麼？」

「望着我吧，你就會覺得你的眼睛遊移不定的。舉起你的手吧；它是死一般重。這是你的最後的一罇酒了，惠

爾先生，也是你在地上最後的一個夜了。」

「你是一個醫生？」惠爾頓着聲問。

「可不是一樣，」那生客說；「我醫治身體和醫治心是同一張藥方的。我趕開了一切痛苦，寬恕了一切罪惡；我的病人在生活中走錯了路，我把他們一切苦惱紛擾解除，使他們的脚伸直了得到自由。」

「我可用不着你哪，」惠爾說。

「惠爾先生，那個時候人人都是有的，」那醫生回答，「當那盔甲在他們的手裏除去了。就說你吧，因爲你很難恬恬靜，所以你的時候就來得慢些，你一向很鍛煉了自己來迎接它的。你在你的磨坊看到了你所應看的一切了；你老天的坐着像一隻兔；可是現在是一個了結了；而」那醫生接着說，站起來，「你要起來，和我一齊去了。」

「你真是一個古怪的醫生哪，」惠爾釘望着他的客人說。

「我是自然的公例啊，」他回答，「人們叫我做死神。」

「爲什麼在先你不和我說哪？」惠爾喊着說。「這幾年我都在等着你呢。把你的手伸給我，歡迎你。」

「倚着我的手臂吧，」那生客說，「因為你的體力已經減少了。盡你的力靠著我吧；我雖然老了，我仍然很強壯的。不過三步路就到我的馬車了，你的一切煩擾都完結了。」爲什麼，惠爾，」他說，「我渴念着你好像你是我的兒子；在我的長期的日子我去召取人家，可是我來召取你是很高興的。我是嚴酷的，有時候第一次見面就把人得罪了；可是我的心裏是很好的，和你們都是朋友。」

「自從曼左梨死後，」惠爾說，「我在上帝之前宣告了只有你是我唯一要我的朋友。」

這一對人們手臂互相拘着，從天井步出去了。

有一個用人大約在這一個時候醒了，在他未再墜入睡鄉之前他聽到了馬蹄的聲音；那一夜整個山谷都吹着和暢的風向平原吹下去；當第二天早晨那世界醒了過來，相信得那磨坊的惠爾最後跑上了他的旅途了。

廿三年四月十七日上午，譯完，北平

(註)希臘神話，狄打拉斯(Daedalus)是雅典的一個著名的發明家，據說他發明了很多東西，而且是著作家，藝術家。他教了他姊姊的兒子拖拉士(Talus)，後來他的藝術精進，他妒忌就把他殺死了。他奔去克列脫(Ceae)，給敏盧士王做了一座迷宮，可是他後來

遭了王的憤怒，把他禁在迷宮裏。敏靈士的妻子巴西非(Pandora)把他放了，可是敏靈士命令了全個克列脫港口的船都封起來，他就和他的兒子伊加拉斯(Icarus)裝了蠟製的翼飛走。伊加拉斯飛得太高，腫給太陽溶解了，他掉在森瑟士海死了(此後那里就叫做伊加拉斯海，是愛琴海的一部分)。狄打拉斯就飛向西西里去。

#### 作者傳略

斯梯芬孫(一八五〇—一八九四)生於英國愛丁堡的一個兩代以建築燈塔著名的家庭。他進愛丁堡大學也是學的工程，可是因爲身體羸弱和他的嗜好不合，遂於一八七〇年改習法律。一八七五年他得到了出庭的許可，但是他沒有實行到做律師。他在學校時很努力於文藝，十六歲時寫了一篇論文叫做“The Portland Rising of 1666”，後來印成專書了。從一八七一年起他就時向雜誌及「愛丁堡雜誌」投稿。一八七六年他去法蘭西和比利時旅行給他搜集了材料寫了一部小遊記“A Inland Voyage”(1878)是他的第一部書。接着又寫了一部“Travels With A Donkey In The Cevennes”，可是直到他三十歲時他在文壇上還沒有

絲毫位置。

一八七六年他在法國的芳丹卜羅養病，遇了一位美國的烏士文尼太太，就戀愛起來。可是她有丈夫的，而且也有了兩個孩子。他們一舉動，雙方都恐怕受了經濟斷絕的影響。後來他們覺得非結婚不可了，在一八七八年她就回加州和她的丈夫離婚，下一年斯梯芬孫就去美國和她結婚了。他知道他的家庭是反對他的，他不管自己身體的脆弱，在旅途中他坐了最壞的輪坐，很省節的到美國去了。結婚後他父親每年供給他一千二百五十元。他們在桑港北部山中度蜜月，繼着寫了兩部書。他的成功還是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寶島」(Treasure Island)，一個冒險的浪漫故事，以前在小孩子雜誌上分期登過的。直到一八八六年，他出版了一部小說，於是他的名譽就確定了，那就是有名的小說「伊基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迹」(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已攝成電影，中譯為「化裝博士」)描寫兩種人格，是很有力的一部心理小說，在美國編成劇本，非常成功。一八八七年他的父親病重，他最後一次回到愛丁堡。他父親死後，他精神上感受痛苦，就去阿的倫達克

山的薩刺那克湖(在美國的)上養病。他的大名先到紐約了，很多新聞記者和出版家都包圍了他。他的收入就突然的增加了。當他還在薩刺那克湖的時候，他的夫人在桑諾給他電報說著名的卜士哥遊艇要出賣，他接了後立刻叫送報童子帶回電去發了叫她就買。這様三年多的他在太平洋上巡遊着寫了很多文章，又和他夫人前夫之子勞合。烏士文尼合作寫了兩部小說，「The Wrecker」和「The Ebb Tide」。到一八九一年他花了二萬元在薩摩亞(Samoa)買了三百五十畝地蓋做了房子，稱它做「Valima」(意思即「五木」)他漸漸的身體比較好起來了。他和島上的酋長感情很好。當他寫着兩部小說的時候，突然患腦充血死了。那兩部小說一名「St. Ives」，寫拿破崙戰爭時代一個法西蘭軍官在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浪漫故事，後來「Sir Quiller-Couch」續成、另一部名「Veir Hermiston」描寫蘇格蘭人的生活，說是他最好的書。他在後就葬在島上。他所著的論文，小說印成專書的有二十餘部，現在只將幾部著名的列下：「The New Arabian Nights」(1882)「Kidnapped」(1886)。「面舉過的不再寫了」。詩集「A Child's Garden o



Verses" (1885), "Underwoods" (1887)。他又和 W. E. Henley (詩人, 批評家, 生於一八四九死於一九〇三) 合作寫了三部劇本, 可是對於他的聲譽並沒有什麼影響。

斯梯芬孫完全是一個浪漫的藝術家。自從狄更斯的 "Pickwick" 到哈代的 "Tess" 中間五十多年 (一八三七—一八九一) 英國的寫實主義盛行着, 然而浪漫主義的精神可沒有完全死去。當時的老浪漫作家有些都轉變了寫作方法, 不是趨於高深方面就是趨於大衆方面, 唯有斯梯芬孫是兩方面都達到。他和他個人優美的作風, 他有他的人格。他的爲人頗像他的小說「伊基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奇迹」中的二重人格的。在人的方面他是謹嚴者, 在藝術方面他是放縱者。他的短篇

小說也是很上乘的作品。這篇原名是 "Will O' The Mill" 算是他短篇中最好的一篇, 討論人生問題, 作者完全用客觀的態度指示給我們, 并不是淺妄之作。到了二十世紀斯梯芬孫的作品在歐美很少人讀了, 然而這一篇我以爲值得譯給國人看看知道人生不過如此, 爭奪相殺醉心名利只是自尋苦惱, 何如主人公惠爾得空時看看魚兒和天上的星星, 聽聽松風或是喝一壺酒之快樂呢。我愛這一篇小說有莊周的哲學意味, 惠爾是遊於物之外的。

這篇小說收在他的 "Merry Men, And Other Tales, And Fables" 倫敦 Chatto Windus 公司出版, 價六先令。斯梯芬孫的版本很多種, 很容易得到。

廿三年四月廿七日, 譯者附識。北平。

### 蘇俄評論

六卷五期要目

中日問題與蘇俄……………	何漢文
蘇聯與波羅的海的和平……………	周潛六
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問題……………	李立俠
蘇聯商業……………	
蘇聯新工作綱領批判……………	魯濱

劃時代的蘇聯紅軍之建設……………	啓升譯
蘇聯軍事上之潛能……………	
一月來之蘇俄……………	英
蘇聯文藝……………	

代售處 各埠現代書局

本全社  
刊二年  
每份元  
定價三  
外埠加  
二角八  
倍子橋

## 再論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談 生

我國目前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鄭伯奇先生將這個問題播送於文藝界之後，在四月號的本刊裏，我曾發表了一些意見。接着，春光月刊便以此問題做題目，徵求許多作家做答案，爲要補充我那未盡的意見，將看了作家們的答案要說的話寫出來，再論我國目前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偉大作品的能否產生，我自始至終認爲是主觀的問題，這因爲作品是產兒，作家是產母，要渺小的產母產生偉大的產兒，那好像要母雞生金蛋一樣。我不相信神話，我不相信奇蹟，也不相信社會的命定論；爲什麼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不能不要問作家們的本身。

我不否認客觀的事實，影響到作家的作品，但不過僅僅是影響而已，並不能限制作家產生偉大的作品的。社會的貧乏與混亂，政治的黑暗與殘毒等等；不但不妨害偉大作品的產生，且以艱苦的掙扎與英勇的抗爭的行動，做偉大作品的題材。人既不是機械，作家更不是機械，殊不能將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罪過，推在客觀事實的身上。這個問題，以機械的唯物論來解釋，既有牛頭馬嘴之嫌，而以社會科學入股來說明，也有隔靴搔癢之謂。什麼「中國資本主義底落後，和中國社運動底早來，使得中國沒有可能產生資產階級底偉大作品，」是廢話，好像家童在背誦三字經。

我承認杜衡所提出的先天「稟賦」，我更承認後天的「精進」。「會寫幾行便算作家」的作家，稟賦已經不高，於佛倖出名之後，便爾圖利了。書本的學問不去探求，生活的實際不去體驗，以增進其技術，以正確其意識，祇以招搖投機的手段，維持其地位。不是附於黨派的尾巴，半懂不懂半通不通的嚷革命，大談什麼新階級苦大衆以及什麼民族文藝英雄主義，以履行其工作人員的任務。即承鸞駕鸞鸞蝶派的餘緒，以風月情愛的舊腔調，去配「呢的麼啊」的新絲

竹。先天不足如此，後天失調如彼，如何產生偉大的作品呢？

我國近百年來的歷史，不知發生了許多偉大的事變，每一次事變的悲壯故事，都是由民族的血淚塗成的。由鴉片戰後而展開的敵國外患：如中日之戰，中法之戰，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役；如東北四省之被侵佔，上海之被蹂躪，由雄關之失守而至華北之被侵害等等，禦侮被難的志士人民的血淚史，不是偉大的題材嗎？搔不着癢處的「怒吼罷！中國！」還要勞外國人來寫嗎？如四十年來的中國革命運動，反抗滿清及軍閥政府的烈士之犧牲；五卅慘案而至省港罷工諸役之爭鬥；革命的怒潮，不知湧排出多少偉大的故事。然而我們的作家，好像在另外一個國度似的，毫不有所關心。沒有以理智去理解，也沒有以情感去滲合；名士才子的風度，流氓市儈的氣派，在搖搖擺擺，神神氣氣的在發揮着。讓此偉大的題材，有影有聲，由他們的腦幕中溜過。

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有人牽涉到批評家身上。有些人很牢騷的說：「因為偉大的批評家太多的緣故。」有些很嚴正的說：「中國的批評家太弱了。」但牢騷祇是徒發，嚴正也是枉然。須知有作品才有批評，批評不能先於作品。偉大的作品，雖有待於批評家的發見和品題；但其完成，並不受批評家的支配。Kerz 並不因 Blackwood 之攻擊而失掉其價值。世界偉大作家的作品，並不是為批評家而創作的。我國目前及過去未久，雖有許多厚顏自稱批評家，但他們的能力和見解，實在令人無從恭維。批評家本來是大公無私的法官，而我國的所謂批評家，則綜有土匪流氓棍市儈的短處，以集團幫口而至私人結合，對於非彼羣類者，實行黨同伐異的工作，盡排斥壓迫的能事。新作家挾登龍術以為求進文壇的階梯，而老作家則以依附為品題的代價。昧心的吹求，盲目的捧拍；這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胡鬧。譬如共產黨的文藝宣傳員，他們以他們的政治尺度，以黨團的行動，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他們的同志的創作，不通也是革命，如不堪一讀的蔣光慈的作品，可以許之為革命文學；如發揮民族意識的創作，則斥為無階級觀念。十幾年來新文壇上，僅有的作品「桂公塘」，被他們環繞而攻之，這算什麼批評呢？

年來談文藝與從事文藝運動者，離不了革命。然而恰和談政治和從事政治活動者一樣，根本不理解革命的意義是怎樣。他們的革命觀點，不是小到階級性，就是大到世界觀；或者空洞的說民族，實際的為個人；將民族國家社會，拋出

們意識之外。以空虛的頭腦，窄狹的心靈，偏狹的思想，猥瑣的性情以從事於文藝；不知有革命，何有於文藝，更何有於偉大的作品？革命的意義，是爲大多數人們的幸福而存在，在民族與國家界限未泯滅的今日，革命的意義，也不能離開民族國家而存在的。關於革命與文藝，我在本刊一卷一期曾說過 文藝者：「是以他們的真摯的情感與光明的理想，啓發人類走其還未有走的幸福前途。……文藝家之對革命的同情，是毫無成見的在賜予；對革命的義務，毫無作用的在貢獻；」這是黨派的奴才們不會知道，不肯知道的。徒有世界觀階級觀，在個人不知有人生觀，在革命不知有民族國家觀的文藝家，不是清談誤國的王夷甫，就是認賊作父的石敬瑭，或者是梁山泊上的王倫；這樣的人配談革命，配產生偉大的作品嗎？

有人高呼打倒的文壇羅義義，並不是無所見無所感而發的。所謂有名作家與權威的編輯，於偉大作品的產生，在他們自身，是一個貧血乾精的母體；對於新進作家，是一個不道德的墮胎醫生。誠如江曲特殊所指出的，「書賈與成名作家的聯合統治，書賈收買既成名作家，使之製作迎合市場的製品；而既成名作家，復利用之以爲把持文壇的工具。」試問不幸的情形如此，何以產生偉大的作品？即有產生，又有什麼方法與世人相見呢？

作家之沒有獨立的思想與精神，決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所謂獨立的思想與精神，即舊文人所謂氣節。現代文人的所謂轉變，不是作風而是主張。今日普羅，明日民族；好名的，以出風頭爲目的；好利的，以迎合書賈爲手段；想做官的，望黨派之門而投止；風大風來，雨大雨去。受鞭撻而轉變的，已經不行，投機而轉變的，更不足道了。

末了，不妨重複的說，我國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責任是在現代的作家。我也如杜衡的見解一樣，不信中華民族是低能兒，中國永遠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偉大的作品，是有待於偉大的作家，偉大作家除了作者應具備的條件而外，應該：

- 一，具有超越庸俗的思想；
- 二，具有誠摯熱烈的感情；
- 三，摒去虛浮近好的名利；
- 四，對於一切作深刻銳利的觀察；
- 五，確定高尚聖潔的人生觀。



## 大眾文學非藝術說

陽冬

錢歌川在新中華文學專號上寫了一篇妙論獨出的「大眾文學論」。

他把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硬細細地

分開，他說：「你說它是大眾文學吧

，它又很有藝術色彩；你說它是純文學吧，它又爲一般大眾所愛讀，」他的意思是說大眾所愛讀的大眾文學沒有「藝術色彩」，然而他同時却說，「也並不否認大眾文學的藝術價值」，不管他是如何的矛盾，但，果然是否認大眾文學有完全的藝術價值，即「不能超過一定程度」，他的重要論據有兩點：（一）「純文學是偏於理智或過於奧妙的東西」，大眾文學則否。（二）「純文學是向人心的內部世界掘下去，而大眾文學則是描寫人類表面的世界。」

我且不和他談理論，最好是以錢先生的矛攻錢先生的盾，則他那不通的大眾文學非藝術說自然會破滅。錢先生列舉出代表的大眾小說，在中國

### 創造社的文化地位

不久以前，在時事新報學燈欄上

有聊齋誌異，有紅樓夢，水滸，西遊記，今古奇觀等，在外國有任何處去，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平與戰爭，西線無戰事等，試問上面所列舉的文學，難道不是有高尚的理智和奧妙的至情嗎？難道不是「向人心的內部世界掘下去」，而僅僅是「描寫人類表面的世界」嗎？僅僅是「給大眾以安慰和娛樂的作品」嗎？

錢先生對於文學的鑒賞還是個門外漢，對於文學的研究，還是個非常幼稚的小學生，那裏配來論什麼文學！我希望錢先生再多讀幾年書，光是抄襲幾本英國文學的書是不夠的，來了一個基本英語的笑話，還想再來一個「基本藝術」的笑話嗎？

五，廿。

紅僧

，見到王獨清先生一篇關於我國近代

文化史的演講。將我國近代文化史劃開為兩期，以戊戌變政及五四運動為一期，以創造社運動為一期，把創造社的文化地位，抬得天樣高。王先生是創造社要人，在自吹自捧成為文壇風氣的今日原不足怪；但吹必有據，捧須有理；若是瞎吹盲捧，不但要「貽笑方家」，而且要見嗤於識者。

創造社在文化界有什麼地位呢？雖然自己頗厚，不怕他人肉麻在說，但去古未遠，歷史的事實不能由人口頭改變的，那末，王獨清先生的狂妄荒誕，不能不有所糾正了。

創造社是文藝的團體，所幹的，僅僅是文藝運動。在文化史上，牠是大河支流的支流，在文化路上，牠是支綫的支綫。說要在文化的園地裏佔有一小角的地位，那我們不必有什麼異議；但說要佔有整個文化的地位，與五四運動一字平肩，那是小鬼妄欲

做城障。

創造社的地位，僅僅是文藝的地位，不能擴大認為文化的地位。不錯，創造社的文藝運動，影響於青年是很大的，很受青年人的歡迎。創造社諸公作品之所以得人歡迎，在意義上說，是承得五四運動的餘緒。但在事實上說：創造社之興起，還是憑着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及郁達夫的頹廢小說。實在說，得青年歡迎的，就是牠所代表的浪漫主義。創造社影響於文藝而至社會，好壞是另一問題，但單就文藝的貢獻來說，要作蓋棺之論的話，實比不上和牠對立的文學研究會多多。

王獨清所認為可以誇耀於人之點

## 再談形象與思索問題

因為蘇汝君曾說過一句話：「作

察其語氣，就是根據創造社後期的黨派化。這在工作人員的工作上，在黨派的文化政策的意義上，做了黨派強姦文藝的拉馬人，功勞是很大的。但這在政治上有意義可以說，在文化有地位，無論如何也不能說的。說到創造社劃了文化的時代，那簡直是謬語。

王獨清先生為了要擺自己的架子，不能不嘔說創造社的地位。但儘可以說創造社如何偉大，比上帝還要偉大；但歷史不可以改換，不可以補大的。若忘其所以而信口狂誇，於創造社無益，於王獨清先生也是無用，或者還要令人清算，而招致創造社許多身後是非。

卡斯

者是先有形象而後思索，並不是經過

「柳風君在三卷一期的前哨『形像與思索問題』中便說：『這幾句話顯然是針對時下的左翼文學而發，然而他的說法，似乎不大正確，不大正確的地方在於把形像與思索機械的分開，好像形像是一件事，而思索又是一件事。……故無所謂『先有形像而後思索』，同樣，『經過思索再去搜集形像』也未嘗不可以。……』

最近看到文學四月號的「文學論壇」：思想與經驗，也來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意見，他的意見似乎與柳風君互相發明，他說：『思想與經驗是交流作用，思想整理了經驗，而經驗充實了思想。』不過，他對於思想問題，却注重在社會科學，所以他又說：『沒有社會科學的基礎，你就不知道怎樣去思索，……不會思索的人去『搜集形像』只是瞎子摸死蟹；不先有

個見解去『搜集形像』只是鄉下人遊大世界。……』

當然，一個作者是應該有社會科學做基礎，可是我覺得光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還不夠，他同時還要具備了現代的人生哲學的基礎，這樣，作者的思索才不會空虛，機械，而枯燥。因為，有了社會科學的基礎，他不過只能明白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還不能深刻地了解那複雜微妙的「人生」，社會科學只能幫助他「靜」的思索，不能幫助他「動」的思索，社會科學給他簡單的「知」，不能給他豐富的「情」，社會科學只能給他幾條呆板板的原則，而不給他許多活潑潑的形態。……這就須求助於人生哲學的基礎。

這裏所謂人生哲學，是指作者對於人生要有豐富的情緒，敏活的感覺，高尚的思維，和深博的見解而言。而這些是社會科學所不能幫助他的。

我們知道，一世紀以前的古來中外的偉大作家們之所以能夠產生種種不朽的永遠感動人的作品，那時候他們還沒有社會科學做基礎，他們所靠的，就是他們各人豐富的人生哲學，無論古典派也好，浪漫派也好，自然派也好。

所以，對於作者的思想問題，我覺得光是社會科學做基礎還是不夠的，他還要同時具備現代的人生哲學的基礎。如果沒有人生哲學做基礎，單憑一點機械的簡單的思索去搜集形像，則雖不是「瞎子摸死蟹」，但摸來摸去總是那幾隻活蟹，只是一種手法，又有什麼興味，及有什麼進步呢？——這恐怕也是中國沒有產生偉大作品的一個原因吧。

社會科學要把一般幼稚的作者窒息了，現在該把人生哲學救救他們吧

## 林語堂的攻擊者

大馬

林語堂以論語提倡幽默而震動一時，後且進而提倡小品而辦「人間世」，由幽默而風雅，寓風雅於幽默，佔盡了出版界的風光，於是攻擊之聲來了。攻擊林者，據林云是有組織的行動，這在某一部份來說，不能說不對，但就全部攻擊的隊伍來說，則未盡然。與其謂爲預定計劃，不如說是不謀而合。

攻擊林者，起於申報的自由談，繼於朝黨左右翼的黨報，再而蔓延至南京中央日報，同時，「文學」月刊，也有不滿意的表示。這差不多把林語堂大師陷於重圍之中了。

圍攻林語堂的軍隊，可以說是雜色軍隊。有紅色的赤衛軍，（即所謂左翼作家之羣，即共產黨的宣傳員。

）有黑色的挺進隊。（朝黨右翼之報）有灰色軍衣的紅軍。（朝黨左翼之報，）除了上述打起政治旗號的隊伍而外，則有保衛文學地方治安的民團，（即不屬於黨派如文學等是）及眼紅的地痞。政治隊伍對林的攻擊，是毫不容情的，兩個隊伍的主帥雖不同，但攻擊的目標是共同的。不過，赤衛軍的戰術，比挺進隊厲害得多，然而能予林語堂以致命傷的，還是民團的冷槍。

何以言之？

紅色的英雄們，第一以普羅運動的不行，第二又受政治環境限制，無有點抑鬱。英雄們以爲今日文藝之域中，應該是我左聯的天下，林語堂今竟以幽默的手法得之，不是要令人

心酸氣短嗎？於是一夫呼，羣雄繼起，自由談，動向，火炬的陣營，使火光燭天了。除了革命，新興階級之類的口號，有時還要將久已唾棄忘懷的國家拿了出來做武器，說林語堂清談誤國。黑色的好漢們，以林語堂之冷嘲熱諷，跡近反動，民族既要復興，革命又須實幹；何能容許幽默之存在？於是不通的討林語堂檄，居然見之「中央公團」，搖筆顧頽，滿紙荒唐，工拙在所不計者也。

還有灰色陣營，借兵於赤，所以報林語堂嘲諷之仇耳，已無實力。藉寇自重，說不到什麼功用的。

誠然，林語堂的幽默，對於政治黨派，無論朝黨野黨，皆不討好，所以被攻擊。誠如大蘇所云：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政治的陰影與暴形，如何的令人驚訝啊！

老實說，林語堂之由「論語」而



「人間世」，由幽默而小品，寓小品於幽默，若果是偏安一隅，殊不能找出什麼攻擊的理由，但長袍馬褂，高視闊步的傲視一切，走上了魔道；政治隊伍的無理取鬧固可厭，而非政治

## 所謂「民族文藝」的真面目

履冰

近於自命爲文藝戰士而以担承挽救中華民族爲重任的「民族文藝」創刊號裏，獲讀不少「誇大狂」的作品或譯文；如戰場上的英雄時代，空之英雄巴爾波，義合屯之戰，胡天碧血，元寇等。這許多「誇大狂」的作品，或譯文充滿了英雄主義的「觀念」論，「民族文藝」得之，自然生色不少。可是因爲內容空虛而又生硬，讀者并不發生若何所謂「很大很深的刺激」，祇愈見其「無聊」而已！

試以元寇，義合屯之戰，胡天碧

的非議，林語堂是應該接受的。

政治的攻擊雖厲害，實質無所損於林語堂，眼紅的文壇流氓，也無所害於林語堂。且非政治的異議，林語堂先生便應該有所警惕了。

血這三篇小說而言；所謂「元寇」是由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領蒙古兵震撼歐羅巴的英勇「氣概」說起而歸述到元世祖忽必烈對於日本侵略而遭慘敗的故事。這裏的標題所謂「元寇」也者，無疑的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元朝的寇患」；作者也曾這樣說：「……絲毫也沒有戒備着的日本，現在，突如其來地接到了這一封挑戰的哀的美敦書時，舉國上下，是像晴天霹靂那樣地紛擾沸動色相告！「元寇襲來！」「這「元寇」的意義和「黃禍」兩

字差不多，是一種痛惡而帶有咒罵性的字眼，譬如日本不斷的對我國侵略，而我們稱之爲「日寇」，這意義是很明顯的。但是，日本人如果一旦把侵略我國的事實而加以「民族性」的描寫起來，他們自己決不會稱呼自己爲「日寇」吧？聰明的自命爲文藝戰士的我國作家居然把祖先的野心暴露了出來，而且把祖先的豐功偉業不曰「征伐」而曰「寇亂」，使人疑心所謂「元寇」這篇小說許是由日文裏翻譯出來的，這真夠幽默了！「元寇」的作者開元君，我真無法證明他的國籍，至少他有點冒充日本人的嫌疑！這篇小說的意義無可足取，技巧更壞，「元寇」中找不出主題，更沒有小說應有的 Climax，祇是一篇反覆的濫水賬，把它當作「史料」看也許要比「小說」的價值來得高些。這篇東西居小說欄之首，顯然的是「民族文藝」的代

表示了；代表作而如此，所謂「民族文藝」的真面目不難窺見一斑了！

次爲義合屯之戰，作者萬國安做過隨軍記者，寫過不少所謂抗日小說，這一文壇新人總算是肯努力的，可是這篇東西實在太不成話了，他把主人公趙伯性寫成一個英雄，一個道地的時代英雄，許多義勇軍沒有他勇敢，意志沒有他堅決，一個道地的紙上英雄的典型！作者曾這樣寫着：「但是那一夥怕死的傢伙（指義勇軍）都掩着耳朵溜走了，只剩下伯性一個人在輕轟炸機下咆哮着。這時敵人的步兵已經躍進到義合屯的「村綠」上了。」

「抗日戰爭」這樣大的題材，作者這樣渺小而又盲目的描寫，多麼使人

## 桂公塘的「毒蛇」問題

在五月號的春光裏，看到一篇艾

失望；記得「文學」上有過一篇咆哮的許家屯，如果拿來比較一下，真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所謂民族主義文藝是這樣描寫的話，未免太過幼稚了！

再次爲胡天碧血，這一題名有點像是電影片名，又有點像是模仿鴛鴦蝴蝶派的舊小說的名稱，如情天碧血等是；內容更糟不堪言，不值得再加評價了！

上月我們曾說過，民族主義文藝也許到了「刮目相看」的時期，可是在這大吹大擂的以「民族文藝」做招牌的唯一刊物上發現了這許多不成模樣的東西，令人又有點「失望」了！

嗚呼！

六，八晚，上海。

滿 瀟

淩君的「桂公塘」和「天下太平」

的批評。關於這篇文章我所要說的是「桂公塘」一部份，「天下太平」一部我想無需提起。

依艾淩君說，「桂公塘」的作者選擇了歷史的題材，而且說像「文天祥指南錄」這種東西是不可靠的史官紀載。這裏，雖然艾君自認爲文學的批評專家，而予「桂公塘」一個大大的咒咒，實在卻已表現了自己對於所謂文學簡直是模糊不清。因爲，在這裏，關於桂公塘之擇題在歷史上是否真假，我們簡直毫無注意之必要，因爲我們在這裏不是作歷史的考據，而是文藝的描寫。誰都曉得，每個文藝作品不是定要具有事實，換言之就是由思想之構結而寫之於文字之文藝之是否有價值，不是在情節的真偽，而是在文字的優劣，同時還要注意的是與現社會的動態情狀是否需要；以現社會的動態來說——不抵抗主義

者懼外虐內，奸賊叢生的時代，我們是正需要一個「典型」的人物和事蹟來作榜樣，那麼，郭源新君的這篇寫作，照艾君的批斷來說，却正是「有着卓越的歷史眼光」，與「科學的頭腦」，方能從歷史的過程中「開發」出這一點「精華」。

而且依艾君說「在宋末元初的時候！當時的社會正處於極度擾亂狀態中——若能在這種動亂的社會實況裏抽取一點真實的素材，選擇一種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加以形象的組織，那末會成功一篇前進歷史的小說」。這裏，如果依艾君的尺度來說，桂公塘不是與艾君的尺度不差毫厘？在外有異族鉄木兒逼使，內有賈餘慶等媚外賣國而逼使當時的民族忠臣文天祥出使於虜營，以及拋棄一切置身於民族挽救之犧牲中的杜澹，余元慶，吳淵等人物，難道不是如艾君所認為的

典型事件和人物嗎？這樣的尺度正和艾君所立者一樣，而艾君却認為是「毒蛇」；我想，或是艾君寫這篇批評的時候太絞腦汁，以至模糊的弄得自己的左手不合右手；不然就是艾君另有其一部尺度的中國歷史。

又據艾君說「是晚天祥作家書，仔細的處分著家事」。這一段艾君認作者之無頭無尾，突然而生；由這一點看來，實在是艾君自現其手中的尺度老是不離手，而且對文學上毫無一點剪裁的認識；因為這樣的描寫，正是表現出一個志在為國的英雄，其家庭老早置之度外，祇是在自己生命將要與民族國家永離的時候，才分出一點時間來安排他身外的家事，所以作者在描寫中之不把文天祥之家庭瑣事滲入，正是作者的謹慎而致力於典型的事物和人物的描寫。譬如，一個人每天固然要吃飯拉屎，但在吃飯的時

候何必要提到拉屎呢？所以如依艾君之說法而描寫，那真的正如艾君所說的變成「幅死的影子，死的照像」。

總之，批評家的艾澹君，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一面鏡子，正照出他自己，而絲毫沒有照到旁人的影子。這裏，我得將三卷五期本刊天狼君的話引來說：「所有專事笑罵桂公塘作者的許多以批評家自命的人，許就是沒有靈魂的傀儡文藝中的健將們，許就是那些假冒民族招牌蔑棄國家民族意識的大潭蛋，自然囉，假冒民族招牌者見了桂公塘要眼紅，蔑棄國家民族意識者見了桂公塘氣短，不這麼來挑剔一下于心似乎總是不甘的。」

末尾得說一句，筆者與桂公塘作者無一面之緣，但因着桂公塘確是在目今腐臭的文壇中一枝新生的壯麗的花朵，因此，在文藝領域中來說，是絕不容那些蔑棄民族國家意識，假冒

民族招牌，以及「尺度」「歪曲」的

## 小品文的成功

「十數年來中國文學的成功，小品文的成功也。」這是林語堂先生創刊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的宣言。

小品文成功了什麼呢？成功了魯迅先生身邊雜誌的野草集，華蓋集，三開集，二心集，而已集，以及小報式的偽自由書，成功了林語堂先生的論語和人間世，成功了周作人先生的談虎集，知堂文集，……然而「中國還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言念及此，豈不大可哀乎？

沒有能力去產生偉大的作品，又不想努力或鼓勵人家去產生偉大的作品，而僅僅以小品文自娛，甚至於害着「中國文學的成功即小品文的成功」的單思病，這種沒出息的退步的行動，而更有拚命提倡這種行動的人，

批評家們而抹煞！六，九。上海。

韓秋

無怪乎一般人要有「人間何世」之嘆了。

「宇宙之大，蒼蠅之微」，「人間」當然無奇不有，這便「成功」了他們自畫像的「小品文」。可是，這

## 詩歌是「火」論及其他

「文學是武器」這一口號曾經叫響一時，現在則差不多成爲絕響了。黨派文藝之在今日已是強弩之末，文藝暴徒們因爲拿不出新鮮的法寶來，被一攻再攻之後不能不銷聲匿跡，同其運命。邇來，詩壇上的空氣似乎也比較清淨了些，那些耀武揚威「炸彈」，「衝」的字眼日見其減少，幾至於沒有，這未始不是個好現象。可是，詩歌這一部門的成就終於寥寥，

種行動，顯然是對於時下一般機械的枯燥的，未讀時是這等人，讀了後還是這等人的「大塊文學」的反動。我希望一般嘲笑小品文的人，有可鄙的野心而無真實的本領以產生偉大作品的人，只圖商業競賽，欺世盜名的人，還須在這裏反省一下。

五，廿。

嘉何

而且有正在走入另一個泥沼裏的傾向，這就是那班不通的詩人們提倡的什麼意識形態的罪過了；這一種傾向遲早要爲正確的詩歌理論克服，自生自滅，其危險自亦不大。現在所要糾正與防止的倒是和「文學是武器」意義差不多的那一種「詩歌是火」的謬論，所謂前輩詩人王獨清在其寫給詩歌月刊一封信中所發揮的意見是也。

詩歌月刊是一羣「後生」的極幼

稚的刊物，獲詩人書認為無上光榮，自樂於發表，而前輩詩人於此亦大收其鼓惑人心之效，自亦樂得其所。不過詩人的謬論仍不脫「文學是武器」的窠臼，原不值一駁；而其指詞則似乎圓滑了許多，當然，不能任其再死灰復燃了。

詩人首謂近日的詩壇是退回到了封建時代，但是他沒有與封建二字下個界說，含義自然是很模糊，其次，詩人說「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大眾的詩歌，是社會的詩歌。因為，這類的詩歌才是火，可以摧燒封建的骷髏」。詩歌是火和「文學是武器」，可以說是一母所生的謬論，而且大眾的詩歌與社會的詩歌至多含有一點社會的意義，對於社會問題給與一個更深刻的透視罷了，要說它能夠發生怎樣大的威力，如「火」那麼的摧燒起來，這

正有如寫了一篇空洞的反帝作品，而像煞有介事的以為帝國主義就給我們打倒了一般的滑稽與無聊！而且，這裏所謂大眾的詩歌是用以提發大眾的文學的興趣而糾正其人生觀的，並不是說叫大眾們都起來做什麼「燒火」的工作，所以，詩人的論調是大有問題。同時，詩人又說，「抒情詩并完全不必要，但是須要顧到作者不是用新的方法來感覺世界。」這裏須要注意的是所謂「抒情詩」是須要「廣義的」了，須要一種「世界觀」的看法來抒寫情愫。在這一條限制之下，寫詩的朋友個個須是悲世傷時之士

## 何謂第一流作家

常常聽到人在談論着：某也是「第一流作家」，某也是「老作家」，某也是「新作家」，某也是「無名小

，不然的話，不是要成為詩人所痛惡的個人抒情主義嗎？可是，詩人自己未嘗不是個人抒情主義的信徒，詩人自己的創作沒有一首不是含有多量的個人浪漫悲哀的氣分的，如果說詩人曾經轉變了會採用「世界觀」的看法，那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那些所謂詩歌祇不過是一種幼稚的粗武的叫喊而已？

也許因為「在春天幾乎不能普遍人間的目前」（引用詩人信中原句），詩人的心火來得特別狂放，提出這些要求來；希望詩人冷靜下去。

六，九，上欄。

名流

卒」；除了「第一流作家」是個何種樣的人物不易懂得外，其餘幾個稱呼總算還可以弄得清楚。那末，所謂「

「第一流作家」究竟是個何種樣的人物呢？我會百思不得其解，爲之嘔氣三日！或曰：你這人連「第一流作家」也不懂得，真是上海灘所說的阿木林了！

據說，「第一流作家」就是指那些出類拔萃，名聞四海，出長集，出全集，稿費大，版稅多，交際廣闊，手腕靈活，產不應求而綁架他人，書賈，大編輯們不問好歹而爭刊之者。又有人說，「第一流作家」就是在文壇上佔第一把交椅的，今日寫春花，明日寫秋月，與之所至，提倡提倡什麼，如果再高興的話，不妨來他幾篇貓哭老鼠的東西，這一篇裏說要「鬥爭」，那一篇裏說要「革命」，「鬥爭」，「革命」完了，再說他一個革命的羅曼諦克，材料不夠嗎？那有辦法，找東洋人去借，改頭換面，亦無不

可！這樣一來，書店五體投拜，讀者心悅誠服，袋中常麥克，名利雙收，自然是第一流人物也！

偶然又碰到一位朋友，他說事不盡然；所謂「第一流作家」者乃有「權威」作家之謂也；譬如他的文字本來就寫不通順，當然談不上什麼技巧什麼意義了，但是他因緣時會，參加了一種什麼文化運動，露出頭角，這正有如時輪金剛法會中唸經的朋友一樣，不是活佛也活佛了！於是乎一登龍門，身价十倍，搭起臭架子，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你這個怎樣不好，我這個如何如何高明，他們會隨身帶法寶，動不動拿出馬克斯，列寧，盧那卡爾斯基，金身萬丈，權威嚇人，不就範者又將如何？這一類有權威的作家，才是所謂「第一流作家」，當然，文字好壞是不足爲病的！

可是，又來了；有人說這也不盡然，祇須手面闊綽，能夠常在大人先生門前繞繞，索性賣身投靠，信口開河的說出幾種不通的論理，拿津貼，辦刊物，以什麼姿態把那東西弄出來，收買小囉囉，自捧自唱，某篇是了不得的作品應該把他在「特載」裏單提出來，一捧二捧，捧入九霄，最好再把玉照登了出來，於是乎捧者與被捧者俱從大羅天外翻了斛斗回來，也是許多「第一流作家」了！

所謂「第一流作家」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常常聽到人家談論着，常常自己也在推敲着；嘔氣三日的結果，被我發現了一塊新大陸？：講一句生意人的口頭禪吧，「貨真價實，老少無欺」的才是真正老牌的「第一流作家」，不管是「新」的好，「老」的好，「無名」的也好，拿出貨色來看！常言道，「不怕不識貨，祇怕貨比貨」，「真金不怕火」，大家去掉名字拿東讓西買客們選擇吧。



## 出發

張鳴仇



夜之幕，籠罩着黑漆一團的大地，四週都是悽悽迷迷，陰沉得可怕，如果沒有那些從大路上反映出來的微微的白光，真要使使得前進的人們不由自主地跌落在那致命的陷坑裏。

是一羣正在出發的隊伍，在黑漆的夜色中蠕蠕地擺成了一條蛇般的隊形，向着那似乎藏有神鬼的高山叢林之外前進。

廣大的隊伍，浩浩蕩蕩的向目的地而去，在平時，他也浩浩蕩蕩的跟隊伍一起走，做點自己應做的工作。但，這幾天，自己身的方面，因為太辛苦了，而發生了一種異常的疲倦；心的方面，因為現實的事象的刺激，也不斷地兜起了莫名的煩憂。跟隊伍走既是那樣拘束，而自己又是這麼浪漫性成，非任性的笑，非任性的動，就會感覺得身心的不快的。所以這次出發，我特地跟着隊伍後面的行

李担子一塊走。

隊伍統統已經走完了，照例要輪到行李担子起程。

我把身體移插在行李擔子中間，伙子們肩上挑着的笨重的行李「兀滑兀滑」地連續的響着，拍和着那「切察切察」的脚步聲，在死般淒寂的黑夜中，奏成一曲自然的交響樂。

已經走了十多里，天依舊無光，月依舊隱藏，在模糊中看見那羸形似鶴耀的伙子們，幌着幢幢的形影，我心中轟地裏一閃：「啊啊，這牛馬般的一羣，這備管鞭撻和踐踏的一羣啊！」

我心裏正在連續的想着，忽然耳膜接到模糊的聲響。

「劈拍……劈拍……。」似是皮鞭子的聲音。

「禽你的娘，走，走，快走，這麼快就落伍了嗎！」接着又是一陣「劈拍……劈拍……。」

「唉咍！唉咍！我的脚痛極了，我害了病，擔子又是這麼重，我不能走了！」

「你的娘，你來當兵，你會吃飯，你不走，老子斬你的腦袋。」

「劈拍……劈拍……。」

「唉咍……唉咍……。」

「劈拍……劈拍……。」

「唉咍……唉咍……。」

幾陣唉咍唉咍……的叫喊聲，幾陣劈拍劈拍……的聲響，終於漸漸地停止了，而在模糊中的我這聲音還好像在敲我的耳膜。

道路旁邊依舊是樹影森森，襯托着夜色的幽寂。但東方已經露出一些魚白之色，三家村裏的雄鷄扯開嗓子放出「喔喔」的啼聲，給人們預告一個「光明快要來到」的信號，使得人們的心上都渴企着「光明的來到」。

天已經明亮了。

我自己因為身心久積下來的疲悶，得不到息養的日子，而又加上了一夜行軍的辛苦，和那唉咍……劈拍……的聲之激刺，使得我心內又湧鬱着莫名的哀思。我不禁破開靜默

的口，和快子蔣三扳談起來了。

蔣三是湖北人，我們黨部的行李，他來挑的次數最多，所以我和他是非常面熟，我曾給錢他喝過幾次酒。他的態度很沉默，他那老而蒼黑的臉頰，老是冷冰冰的，只要抬眼一望，就明明白白的知道他是一個久經風霜的備嘗艱苦的窮苦老百姓的典型代表。我和他雖然是很熟，但，他老是板着那副摸不着悲喜的臉孔，同他說話，他只是「呬呬……咕咕……」地給你一個不明不白的回聲，好容易才答你「怎麼啦，是的，」一類的話兒。即使你拿着一根笨重的鞭子，打在他身上，他也忍聲吞氣，不獨不和你爭什麼長短曲直，連話他都不講一句，只要你能打，他都能忍受。記得有一次是在師部門前的一塊如茵的草地上，不曉得爲的是什麼事，他給一位長官左一踢，右一踢，踢在他的身上，踢在他的足上，這在他當然是苦痛難受的了！但他還是不做聲，麻木似的給長官任性的踢，等到長官感覺到踢的疲倦時，他才遽然地在草地上站立起來，蔣三的脾氣大致是這樣子的。所以我總不願和他開玩笑，這因爲我是跟他表同情。他雖然知道我是跟他表同情的一個，但，他和我依舊是很少說話，他似乎是意識到官兵間是築就了一道鴻溝，這道鴻溝是永遠得不到交通的橋梁的。這次在



黑夜裏行軍，擔子既是這麼重，道路又是崎嶇難行，他禁不住深深地歎了幾口氣，我知道他是感覺着辛苦的了，於是我想藉着談話來調劑調劑兩人的疲困。

「蔣三，慢慢跟上去吧，今天路程一百二十里，走到天亮了，才走了二十里呢。」

「啊！一百二十里，不算遠麼，我這樣子走了十幾年頭，肉的肩膀已經變成鋼的了！」說完了深深地歎着氣。

他給我這麼多答話，我覺得非常滿意，因為平時同他說話，他老是那麼「唔唔」的一聲，這一次算是得未曾有的了。於是我希奇地又接着談下去。

「蔣三，你的脾氣，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你一向總是不多說話的呢？」我禁不住抓住了這個算是我對蔣三認爲核心的問題，信口衝出了。

「啊！黨官先生，窮人心事，有什麼可說呢！說出來的都是廢話，既然是廢話，那又何必七口八嘴呢！在少年時候，我還算活潑一點，但，現在年紀老了，什麼都懶得講。」接着他深深地歎氣，那歎氣和「滑兀滑兀」的擔子搖動的聲音，互相拍和着。

「啊！……什麼都懶得講……」我想他是一個木雞般

的靜穆的人，爲什麼這樣子說起來呢。莫非他是一座充塞了爆炸藥的火藥庫，得到了我的導火綫就會爆發起來了嗎？我禁不住開口再來問他，可是我要說的話剛吐到牙床間，他就接着開始說起來了。

「黨官先生，這年頭，和氣的人實在少得很啦，我當了十幾年兵，擔子也挑過許多了，挨打挨罵挨餓挨渴也挨過許多了，所見的都是狼性的人，像你先生這樣子和氣的人，真是不多見……。」

「嘻嘻……那裏……」我吞吞吐吐地答了這麼一聲，似乎是承認自己真是一個忠厚長者，是仁民愛物的黨官先生。

「蔣三，軍隊的生活，是這麼流浪，辛苦和乏味，你又只是這麼多的年紀，我主張你請假回去，找點旁的事做做，總比在軍隊裏頭好得多。」我接着說。

「唔！好得多嗎……」他拖着呻吟似的長聲。

一陣靜寂佔有了兩人的心頭，只聽得行李擔子「滑兀滑兀」的聲音。

「黨官先生，你知道我平素是懶得講話的，但，你先生是好人，我就對你講吧。」有如骨鯁在喉，他不得不吐了。「我當了十幾年兵，難道軍隊的生活，我還不曉得嗎

！老實說，我看見軍人這鬼樣，真是恨入骨中，痛快的說一句，喜歡來當兵的兇鬼，那個不該斬腦袋？媽的，幹那殺人的作亂的勾當，真是三妻六妾也傳不到一個後裔。我自己實在也不願意幹，上等兵，月餉八塊半，除了火食，只賺得四塊八角錢，幹了十幾年，得到了什麼！但，回去嗎，無家無室，無田無地，媽的，總是窮人吃苦頭。」

「唔……你年紀……無家無室……。」我想這樣說出來，但我想這話不特使他難堪，且亦觸動了我自己飄流浪蕩的心情，我終於把這話咽了下去，和他談到別方面了。

「蔣三，你未來當兵以前，做什麼生意？」

「種田，」他歎氣了。「唉！種田亦是難得很呢！想起我種田時候的味道嘗夠了！」

「怎麼樣？可否談一談？」我搶着問。

「談一談嗎，我自小就沒有父母，七八歲就跟別人放牛，年紀長大了，憑着自己的氣力，向同鄉蔣其財那廝租得幾石田來種，那時是前清光緒做皇帝，我們的家鄉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啦，除了田主的田租外，還馬馬虎虎地活得過去。媽的，那裏曉得世界一年不如一年，革命軍和孫大帥打起仗來了，打了兩三個朝夜，雞飛狗走，屋子

統統都燒得乾乾淨淨，我們的家鄉，也在那時給第×軍的隊伍燒掉。真枉屈！家破人亡還不算數，田主蔣其財還要我給「上期田租」，沒有穀子的就給光洋。但，我耕一石，只得吃一升，那裏來的「上期田租」呢！沒有田耕，怎麼生活呢？於是我不能不從家鄉跑了出來！」

「跑到那裏去？」

「到××城裏去。」

「去那裏做甚麼事業？」

「啊！說起來又是長得很啦。」他搖搖頭，把擔子鬆一鬆，似乎是喘不過氣來。「那時幸得自己一位親戚的朋友，介紹我到縣黨部裏做小工，算是絕處逢生啦。縣黨部裏有幾位黨委員，他們待我很好，那兒又沒有什麼辛苦的事做，頂多是貼貼標語，我在那兒幹了兩年多，新派話也學到幾句，黨委員們是常常打麻將的，麻將打完了，照例要割雞殺鴨吃的，啊！那時真好啦，黨委員吃得肥頭大耳，我也跟着享清福。媽的！那裏曉得自己還是觸霉頭，那時恰恰碰着第×軍在城內拉夫，我就給他們拉了去，唉！到現在……」

喇叭「噹……」放出休息的號聲，伙子們統統把擔子

放下來，有的去拉屎，有的去撒尿，有的站着，有的躺着，獨蔣三蹲在地上動也不動一動，一位伙子叫他一聲「印度阿三，真像一隻剝皮狗。」他答了一絲僅見的微笑後，依舊又恢復了他那老而蒼黑的摸不着悲喜的臉孔，除下骯髒的軍帽，光着頭，跌着足，似乎是疲倦，又似乎是憂鬱，默默地把視線集中在那樹林蒼蒼的遠山的邊際，呆呆地出神，我無意中瞟了他一眼，他也瞟了我一眼，他那無力的目光，有如傳熱的電流，我的腦袋突然變成了播音機似的在翻想着他自己的身世，我直想得有如入夢——啊哨！啊哨！

正午的驕陽，高掛在晴碧的空際，疲倦的隊伍，休息在黢綠的原野，躺着的有如戰死的尸骸，蹲着的有如就縛的俘虜，一簇簇，一羣羣，浸沐在明亮的驕陽之下，把一塊綠黢的郊原變成了一幅灰色慘淡的圖畫，真使人向着冥冥者解答這個人生的隱謎——披上那一般人認為是罪惡的征衫，抱着那一般人認為是狼戾的獸心，度着那一般人認為是禍亂的生涯，究竟為的是甚麼？

輕風送到幾陣「嗚嗚……」的號聲，甦起了人們疲悶的心情，江鮑般的伙子，挑上笨重的行李，又繼續擺動着那累乏的身軀，慢慢地魚貫而去。

我依舊是跟蔣三一塊走，他舉着慢的脚步，我也舉着慢的脚步，他快走些，我也快走些，走得不耐煩，於是我又和他攀談起來了。

「蔣三，一點鐘了，還有六十里才到呢！」

「是的啦，今天又要走黑路了！」他微微地歎氣了。「媽的，老是這樣子忙來忙去，打東打西，打甚麼卵子，打了幾十年，總是中國人打死中國人，洋鬼子打不到半個，聽說日本鬼子搶了東四省，捉到女人來輪姦，姦了又把刺刀割陰毛，把中國人活活地氣死，爛毛瑟都不敢放一下，媽的，自己打自己就打得你死我活，貪他的娘，老子的肩膀遭罪。」

接着傳來幾陣不自然的笑聲，似乎是在笑蔣三的狂妄的憤怒。

「是的啦……」我表示同意。

「黨官先生，還有啦，我不瞞你說，或是說錯了，諒你也不怪我，但我說的句句是真話。」他擰了一把鼻涕；氣亦非常匆促。「你們在粉白的牆上寫大字標語，人家就說你們寫廣告啦。你們隨處貼標語，人家就說你們貼告白啦。顏色桶，人家就叫做藥桶啦。漿糊桶，人家就叫做飯桶啦。你們工作的時候，人家就說「啊！又賣狗皮膏藥

，太陽膏，可去頭風」啦。還有呢，人家把你們的標語改過來唸什麼「打倒假招牌，擁護真飯桶」啦。啊！諸如此類的話真是多到講不勝講，但，你先生是辦黨的人，我太唐突了，不過，先生是好人。」

我冷水澆背似地聽到他這滔滔的一段，我不禁燃起了

五中的烈火，我想把這烈的火箴，永遠地助長着我與蔣三的友情；我又想把這烈的火箴，狂瀾地燒光我理智之途的蘆葦。忠實的蔣三把我屈服了似的使我無可置答，我冒着羞慚的憤火，勉強地敷衍幾句：

「蔣三，你的話我明白了，我希望你以後不要叫我做黨官先生了，還是痛快地來一句「老張」吧！我也有我說不出的苦衷呀！」

「啊！對不起，話太衝撞了！」他又悔不該似的補充

了一句。

靜默了許久，蔣三給什麼征服了似的不再說話了，我也默默地給思想的毒蛇咬嚼着抑鬱的心頭，終於說不出什麼話來了。於是，我們竟沉靜下去，致力於那未盡的路程。

西斜的夕陽，好快的接在遠山的頭上，殘射着那種薄而無力的餘暉，倒照在那蒼茫的原野，逼洒在這蠕蠕的灰色的一羣，愈顯得惘惘可憐之色。

夜之幕，漸漸地又開始籠罩着整個的大地，人們又開始踏上迷離的歧路了。是在模糊中，蔣三輕輕地對我說：「先生，宿營地到了，你先走吧！我自然會跟上去的。」

# 前 途 雜 誌

第二卷第六期要目

前途論壇四篇.....	偉 等
新生活運動綱要.....	蔣中正
新生活運動批評的批評.....	何浩若
民族復興與統制主義的教育.....	儲振聲
從法理和集團生活.....	茹春浦
上觀察鄉村自治.....	成聖昌
赤區經濟恐慌橫斷面的暴露.....	楊 季
別論報業公營與機能.....	方秋章
日本在北滿之對俄戰略.....	樊仲雲
最近美國之經濟 (未完).....	樊仲雲
與政治	

太平洋問題與世界大戰.....	封 文
東北問題在遠東的開展.....	吳仲伯
戰鬥的意大利之法.....	張一凡
西斯帶的外交.....	李用中
顏元之動的哲學.....	豐子愷
世界繪畫的前途.....	陳友生
星洲一瞥.....	甘永柏
高橋良吉(文藝).....	
漫畫	
時事日誌	

本期零售	價目
兩角	
全年十二册	二元
半年六册	一元
郵費在內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總發行	
上海五洲書局	
北平中華書局	
南京新華書局	
武昌維新書局	
濟南華新書局	
青島華新書局	
里	



我們是在下午一點多鐘到達鎮江的。

這一天的車子，開始非常擁擠；我們在北站上車的時候，三等車的幾個車廂，早已是密層層地坐滿了人。在後面車廂裏的人，總說前面車廂裏有空位，意思是鼓勵我們到前面去，免得在後面更加擁擠。其實後面車廂裏空位也還有幾個，但人們為避免過份的擁擠的原故，這幾個空位也被隣座的人用茶杯佔據着，說是有人佔據了的。我知道他們這些鬼計，但不便當面告知同行的岳母和桂英。她們只把兩個眼睛望着我，意思是叫我到前面去望望，顯然地她們已相信這些人所說的話是真的了。

我一方面對那幾個空位旁邊的人說情，說在這些空位的佔有者沒有來的時候，請先讓把這位老母親和這位女人坐坐，一方面在她們既經坐了以後，又暗暗地告訴她們說

非真有原來佔據這座位的人到來，切莫讓開，然後再從人叢中擠向前面去。

走過第二個三等車廂以後，前面便是二等車了，二等車也給擠滿了人；再過是頭等車，頭等車雖還有幾個座位空着，然而那豈是我們這般窮光蛋所敢問及的？頭等車廂裏的人都留心地望着我，彷彿是想看我究竟是不是這些空位的後補者似的。我只得很快地走過那些地方，到前面兩個三等車廂裏去。

前面兩個三等車廂也擠滿了人，并不曾有多少空位。我連忙再趕到後面去的時候，車子已經在蠕蠕而動了。

岳母與桂英仍舊坐在那兒，并不曾被什麼人攙走，當我趕回那兒的時候，她們都同聲問我有否座位。我以真實的情形告知她們，并且叫她們只管坐着，是并不會有什麼

人來趕她們走的，她們才算放了心。

車行到蘇州的時候，許多人下了車，地位頓時寬鬆了。我們三個人居然佔到了一個大的地位。岳母怕風，讓她坐在背風的一個地位。我和桂英坐在另一個大的座位上，人聲也遠不如先前那般嘈雜了。

桂英在我腿上捏了一把，輕輕地問我：

「我們這算作什麼旅行呢？」

「蜜月旅行吧！」我笑着答復她。

她不好意思地把臉看到另一方面去了。到底還是一個女孩子，臉皮怪薄的呢。我心想。

「不是蜜月旅行是什麼呢？我們不是三天前結婚的嗎？」我在她手臂上推了一下，追問了這麼兩句。

岳母沒有聽到我們在講些什麼，只望着車窗外和我們指這劃那地插着話，時間便這麼消磨過去了。

在京滬路上我走過已不下數十次了，但我從不曾中途下過車。到鎮江這還是我第一次。在平常，岳母的一切，總是由我代她照料，這次却不能不受她指點，她教我過天橋，我便遵命過了天橋；她教我叫黃包車到江邊，以便搭輪船赴揚州，我便遵命叫車。但當我底車還沒有叫好的時

候，忽然發現那邊的鎮揚長途汽車已經快開走了。我說：

「有汽車我們怎不坐汽車走呢？」

說着，我提起箱子便向汽車上跑；一邊招呼汽車夫慢點開車，一邊叫岳母與桂趕快上來。

她倆雖然依我的話走上來了。但當車子一顛一拐地在那不平的路上走着的時候，岳母還噁哩咕嚕說坐汽車不如坐輪船好。第一，她說，汽車是這麼顛簸得利害，這是無論那個輪船所不會有的；其次，汽車要渡兩次江，一上一下，便得四次，輪船兩次便可以了，這可以省得多少麻煩；還有，汽車要一元二角錢的票價，輪船，據說最近是因為競爭的原故，每位只需一角多錢便可以了。至於輪船是否比汽車快，她却不曾詳細告訴我們。

在我，原只爲到揚州去的心思太急切了。在先既不會查過地圖，在後又不肯聽有經驗的岳母的話，一看到鎮揚長途汽車這一塊牌子，以爲不須經過任何周折，便可以一直到揚州了。可是，等汽車在江邊停下了，看看自己手上提着的兩個笨重的箱子，再看那長長的一個碼頭，知道自已又要提着這笨重的箱子走過這長長的碼頭纔能夠上得了那輪渡的時候，這必吃的苦頭，終有點使我悔恨自己當時的鹵莽。桂英看着我在那當空的烈日下淌着汗，孩子似

的在後面笑着說我「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我心中終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雖然她也正在淌着汗，她手上提的東西也在使她累着。

苦頭雖然多吃了一點，汽車總算不會完全辜負我底期望，他在不到三點鐘的時候，便把我們駝到了揚州。到揚州以後，我問岳母：

「如果坐輪船要多少時候可以到揚州呢？」

「大概是三個鐘頭吧！」岳母告訴我。

這樣，我又覺得這些苦頭也不完全是白吃了。

下了汽車以後，隨着一羣人又上了一隻我開始以為還是碼頭的小船，每人出一枚銅元渡過了那條小河，（據說這便是有名的運河。）在船上桂囑我不要開口，否則，他們知道了我是外省人，黃包車夫也會搞我的。

我當然樂得不開口，只坐上她們替我叫好了的黃包車，便隨着她們一直向岳母家裏走去。那沿途的景物只使我感喟似地說得一句：

——老了的揚州啦！

抵岳家以後，滿望可以找個機會輪着休息一會了。可

是桂英像奉了母命似地走來對我說：

「今天是新女婿上門，還得到各親眷家走走呢。」這當然是一件怪討厭的事情。然而事已如此，又不便怎樣違拗，只得隨着桂底阿哥信符兄一同去。桂是新婚未滿月的女子，據說不能上人家裏去，這是揚州特殊的風俗；然而新婚的男子并不在被禁忌之例，真是太好笑了的事情。

隨信符兄出門拜訪了多少家我也記不清了。其中最使我嘔心不過的是對每家的神龜行三鞠躬外，還要對每個長者行三鞠躬；據信符兄說，還是因為我穿着洋服，否則還得磕三個響頭呢。這些封建時代遺留下的排場真使我夠受了。

帶着萬分無聊的情緒跑回家來，桂英在大門口接住我，用着非常諛諛的口吻，問我點心可吃夠了？看了她那種談話的神情，我真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等她們問這問那地問得我真不耐煩的時候，我索性對她說：

「早曉得是這樣的，當初到不如讓你去吃那些點心了，因為無數個鞠躬，換來的那些糕餅，老實說，我確實一塊也不會吃將下去。」

聽了我這種不諳世故的說話，大家都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也不問岳母有否我應作的事，便逃也似地叫了一部黃包車到黃子街去會天碧兄，想因此得見新學分社諸友；可是天碧兄恰恰在這天到鎮江去了，據他家裏人說，大概要到明天才能回來。這一失望，真叫我爲難了。揚州雖有許多分社的朋友，但除了天碧底地址外，其他我一個也不知道；同時揚州於我，又是那麼生疏，想一個子到外面去逛，又恐怕逛不出一個門徑來。想來想去，還是只好給天碧留下一個條子，約他回家時去信符兄教書的揚州中學會我，否則我後天早上當再去。便又一個子叫了一部車子回來。

回到岳母家裏，外祖母正在不急不緩地擱着銀錠子，信符兄與嫂子在岳父底遺像前點蠟燭，女人則忙着在桌子邊擺菜弄飯，岳母與桂英兩母女却已經哭在一堆了。我一走到家裏，便覺得空氣過份地緊張，自己一時反弄得手足無措起來。信符兄見我回來了，便冷冷地對我說：

「如果爸爸在世，看着你們這麼雙雙地回家來，不知該要如何歡喜呢？」

聽了這種過份傷感的話，我除了嘆一口氣外，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許多鄰舍的女人們都趁這個機會偷偷地來

看我，也好像我們鄉下人儂着看新結婚的情形似的。我如果不知道這種情形到還好點，偏偏我又知道，這纔叫我真不好如何處置呢。

我搔着腦袋，心中頗悔恨自己這次根本不該來揚州；我又怪自己剛纔爲什麼不在街頭多延一兩個鐘頭，免得回家來找這些麻煩；我甚至無理由地埋怨天碧兄，爲什麼偏偏在今天去鎮江，不然，這時候我不是不會這麼快回來嗎？

不一會，一切都準備好了，信符兄給我端來了一個大的蒲團，要我向遺像磕頭。這又是一個難題來了，這玩藝我并不是沒有弄過，然而這已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爲此曾經和許多人爭執過，說磕頭是不合理的，如今，自己是新客，怎好標新立異？而且要如此，也未免使桂英太難堪。好在自己也還看得清楚，知道作人并不在乎爭這一口閑氣，我知道我這種委曲求全的精神，要在幾年以前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誰也不知道我在磕頭的當兒，心下在想些什麼呢。

這次滑稽的「破戒」，可說是我這次旅行中一件最可紀念的事情。



晚上，快十點鐘的光景，有分社的三個朋友來找我，說是在天碧家裏見到我留的條子，所以纔從揚州中學問到這兒來的，這當然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滿以為天碧要到明天才回來，所以今天不會到學校裏去等他，不想那條子却給旁的社友看見了，使得他們這麼空費往還，在我是非常抱歉的。

我陪伴着他們走出岳母底家，想和他們上館子裏去喝茶，以便談論新學的事情。但是揚州不比上海，這時候已經很遲了。岳母底家又不在繁盛之區，所以這附近已沒有什麼館子好上。可是既跑了出來，覺得再一同回岳家又有所不便，只得和他們在街頭上跑跑，同時並約定明天去逛瘦西湖，然後才分頭回去。

這時，正當舊曆四月十二日，月光像一面橢圓的鏡子懸掛在天心，揚州這些僻靜的街路上，已經是非常冷靜了。大都市中不亂聽得到的犬吠之聲，在這樣冷寂的夜裏，格外勾人心魄，我緩緩地在那陌生的街路上奔走，內心中有一種無名的恐怖。

可是，同時我底心又回復到我底故鄉去了。因為我底故鄉也有這樣殘缺的街道，也有這樣岑寂如死水的夜呵！

第二天，我依舊起得很早。但岳母却不許我那麼早便出門去，說是人家還不會起身。一直等到八點多鐘，昨晚約好的三位朋友——劉，朱，陸三兄——又來家找我了，岳母才肯放我出門。

路線是由他們先定好的。——我們開始步行到綠楊村，在那兒喝了一會茶，吃了一些揚州特產的點心，干絲之類，然後纔跳上那已經僱好的小划子上去。

綠楊村在揚州北門外出城不遠的地方。揚州的小河流很多，而且水道是四通八達的。綠楊村便在北門外左手的護城河畔。由綠楊村出發，向西轉北約莫一里水程的光景，便是瘦西湖了。

這一天的天氣很晴朗，水中不時有一絲兩絲微風飄過，使人覺得這還是暮春三月的時候，遊瘦西湖的船隻，也和杭州西湖的船隻差不多，下面雖是那裏一葉扁舟，上面却撐着有那麼一張白布棚，在日暖風和的天色之下，光這一隻兩隻小船，已是很夠詩意了。更何況還有許多其他的景物呢？

船剛划出綠楊村的時候，河道還很狹窄。同時一邊是城牆高聳，一邊是柳影低垂，大有一種孤芳自賞的味道。過了大紅橋，前面便是「長堤春柳」，即歷史上有名的隋

堤。相傳在隋帝時候，這兒是一株楊柳一株桃，假如這傳說是真的的話，那當時此地該是如何鮮豔呢？

船行到這兒時，眼界頓然展開了，不獨兩旁的麥田奪目，即前面的瘦西湖也夠人追求不盡，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樣子。隋堤上的柳樹，依舊是那麼茂盛，那麼排列得整齊，記得在作小學生的時候，曾經唱過一支歌，開始兩句便是「隋堤柳，今日何衰朽！」當時以為這些柳樹已經衰朽到若何程度了；可是現在看來，到也不見得那麼衰朽得厲害呢。我以為儘管揚州如何衰老，瘦西湖却并不衰老，隋堤在瘦西湖中，雖不再是當年的一株楊柳一株桃了，然而如果少了她，這美麗的瘦西湖也得為之減色不少呢。

長堤盡處，徐園即在望了，同行之劉祖同兄說：

「趁此時光尚早，遊客不多，我們上去看看吧，否則，再過些時，那兒便要人山人海了。」

大家都同意了他底話，船娘——這也是揚州的特產之一，可與揚州妓女相提并論的——便將船在徐園門口灣下。徐園頗似杭州底汪莊，論其豪麗，雖或有不及，但其曲折深幽之處，又似乎較汪莊猶有過之。其中竹林正茂，荷葉初綠，此時的徐園較去年秋末我見過的汪莊，更得氣候

之妙了。徐公亦民國時人，袁世凱忘其才而使人殺之，復為建廟設園以為紀念，袁氏之奸巧刻薄，政治界之出爾反爾，如此可見。貓哭老鼠假惺惺，言之實令人頭痛。徐公有知，或亦當為之切齒吧！

徐園對面便是小金山，劉兄說：「揚州喜歡瘦小，什麼瘦西湖咯，小金山咯，便是其例。」實則揚州本身便是一個處子（只可惜現在已經老了），外方人只要一提到揚州，誰也會想到一個燈紅酒綠的所在。所謂「烟花三月下揚州」，正是此意。因為揚州在烟花三月的時候，當更有其妙處；正如春天的處子，亦自有其妙處一樣。

小金山為一儘小之土阜。揚州少山，即此小土阜亦足以點綴名勝。山上一小亭，已頹敗不堪，使人不敢近，幸此時春筍正茂，逼山皆新竹小筍，頗增此山不少生意。

離開小金山，船在瘦西湖中前進的時候，那金碧輝煌的五亭橋即在望了。五亭橋我認為是瘦西湖的命脈，其配置之得宜，恰得天然之妙。橋上有五亭，其上覆以黃瓦，畫欄雕棟，盡露中國建築之美；亭角各懸銅鈴，風過處，鈴聲叮噠，饒有古趣，橋身有大小多拱，非若一般橋樑之簡單，其點綴之妙，使人疑為一幅天然圖畫。其尤妙者，莫如橋下之富莊，富莊有成蔭之綠柳，將五亭橋掩去半

邊，於是一邊綠蔭深鎖，一邊亭榭掩映，再加此時湖中正有三五白鷗，在游泳着，靈活輕逸，對照得恰好處；但我不是個畫師，不能將這幅美麗的圖畫寫了出來，否則這天然的景色，將給我以意外的成功了。我對同行諸友說：揚州可以無瘦西湖，但不能無五亭橋。他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實則如果沒有五亭橋，瘦西湖便只是一條毫無意義的小河了。聽說五亭橋過去異常頹敗，現在是剛纔修葺完竣的，如此，我又慶幸我底眼福了。

過了五亭橋，湖身更多曲折了；我幾次疑爲到了盡頭，但到了盡頭，又有一條新路擺在眼前，夠你追尋。這彷彿是一條人生的路，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引誘着你前進一樣。如此，一直遊到蜀港，纔算達到最後目的，蜀港上有一帶小山，名爲「萬松疊翠」。一聞此山爲四川某山的支脈，故此港名爲蜀港。山上有平山堂，爲歐陽修當年讀書之處，有歐陽公之專廟，及其遺墨不少，古代人讀書，有如此清閑的所在，無怪乎古代文人的思想，容易走上出世之路！

平山堂之左面爲觀音山，山以庵名，庵如南京之鷄鳴寺，清靜單純，佛教之廟宇大概如此，茲不復記。

在觀音庵中喝了一會茶出來，已經是下午一點鐘了。

歸途中劉君提議到五亭橋上走走，就便去望望一夜塔，瘦西湖便算完全遊遍了。我於此地是生客，當然贊成劉君的提議，於是船又在五亭橋下變住了。

藝術多少是近乎理想主義的，一入實際，便要覺得牠底空虛了，五亭橋也正如此。當我初看見五亭橋的時候，我是如何陶醉於她底形式的美，可是等我涉足於五亭橋的時候，先前的美反在我底眼前消失了。橋，仍然是這麼簡單的一座橋，若不是前面綠草叢中的釣魚台與柳蔭中的富莊向多少點綴着一點天然的美，我幾乎懷疑我已入了另一個世界。

一夜塔與普通的塔不同，普通的塔多是圓椎形，一夜塔却是一個葫蘆的形勢。相傳在乾隆皇帝游江南游到揚州的時候，揚州人民爲要獻媚乾隆，一夜工夫趕成此塔，故名。此種傳說究竟是否正確，當然還是問題，然即此亦可見專制時代的勢微了。

一夜塔在法海寺內，法海寺雖說亦瘦西湖畔名勝之一，然而除了幾尊偶像之外，實無甚可觀，中國廟宇大概是如此的。

瘦西湖算是這麼遊過了。我因爲擔心家裏人盼望，便命船娘趕快划船回去。因爲那時候已經是兩點有餘了。

可是，我們剛進城不久，便在路上碰到天碧兄，他說他回家看到我底條子，便到揚州中學去找我。在那兒沒有找着，知道我們一定上瘦西湖來了，所以特意到這兒來找我們的，現在總算中途遇着了，真是萬幸！

想急刺回去的心思不能不中途打斷了，與天碧兄一道來的還有仇峻遠兄，六個人一道，再到揚州有名的富春花園去。在富春之園喝了兩個鐘頭的茶，吃了不少的點心，談了許多關於新疊的話，並決定了就在明天星期六開一次新疊茶話會的計劃。然後才盡歡而散，這時候已經五點多鐘了。

第二天是五月廿六日，上半天沒有事，偶然想到瘦西湖景物之秀美，又想到桂英還不會出外走走，便和她一同再乘車到瘦西湖去。揚州風氣仍異常蔽塞，一男一女去遊湖的簡直少得很，我們底游湖，已經夠引起多少人注意了。

我因為要趕赴新疊茶話會，所以這次湖游得很草率，好在桂英因為脚痛，本不很高興跑路，我也覺得瘦西湖的美只在船上可以擷取，一登岸，便反形庸俗了。這樣，這次遊湖，也并不完全使我們失望。

下午的茶話會也是在瘦西湖上舉行的，當初，本有人主張到梅花嶺去的，只因史公祠太頹敗得不堪了，如果到那兒去舉行茶話會，便要連一個喝茶的地方也沒有，所以當我們在天寧門外的天甯禪寺走了一圈之後，再到就近的茶館裏喝了一會茶，終於仍是僱了一隻大船划向瘦西湖去。

這時，大概是下午三點多鐘的光景，太陽從樹蔭下斜地穿過來，照得每一個人底臉上都泛出一種紅色，瘦西湖也比較平常熱鬧多了，大大小小的遊艇都絡繹不斷地在趕着興味，人們都在種世外桃源之中忘却了國難家仇以及自身不可免的苦惱了。

天碧兄說，揚州人底特性是有閑，有閑得可以使他們忘掉一切，那怕家裏已經沒米煮飯了，但只要袋裏有幾個喝茶的錢，他們還是喝了茶再說。真的，我也是這麼覺得。在上海我們能夠覺到的只是生活的掙扎，但一到揚州，對生活掙扎的勇氣便無形地消失了，覺得喝喝茶，遊遊湖，便是生活！

話雖是如此講，但是我們這天的茶話會也正在這種環境中舉行的。可是這天的茶話會很有趣，談談講講，笑笑哈哈，在水沫飛濺中，在微風輕飄中，在人聲嘈雜中。於

此，我又想到上海的新墨茶話會了。上海是一個污濁的地方，我們底茶話會永遠得不到一個好的地方舉行，天碧兄以為如果所有新墨社友，都到瘦西湖來聚會一次，那該是多麼快樂的事情呢？然而，這話也只合空口講講而已！

事實上在新墨諸社友中，揚州分社的朋友算是最年輕的一部分了，他們許多還在學生時代，其他亦均是二十歲左右的人。然而他們得天獨厚，聚集在美麗的瘦西湖邊，這是其他社友所享不到的清福。

這一次的茶話會，大家都帶着滿腹的歡樂回去的。

這天以後，我在揚州的時光，使大都消失在人事的塵囂上去了；今天這家請酒，得去應酬應酬；明天那家送禮，得去道謝道謝，簡直把腦袋弄昏了。本想早點離開揚州，留下些時間好去鎮江，蘇州一帶遊逛的，但岳母纏着，老不肯放行。同時，桂英底脚也正患着水毒，簡直一步不能行動，只得勉強留在那兒作那種無謂的應酬，事實上我底心是早已不再在揚州了。

這樣拖拖延延，已經到了五月三十日了。桂英的假期快滿，我底職務也不容久宕，當然不能再留了。岳母纔允

許我們明天回去。就在這天，我到天碧家去運行，再和他到瘦西湖去了一次。並於匆忙中拜訪了梅花嶺，在史公祠中看到史可法的遺像遺墨，這位歷史上的偉人，是我忘不了要去拜訪一次的。惟廟已頹敗不堪，使遊人僅有幾許吊古的情意，中國儘有人在為那般內戰的犧牲者建什麼「X陣亡將士紀念塔」，中國文化界儘有人在出什麼民族英雄專號；就是揚州也儘有人在喊着民族主義，可是這位民族英雄中的民族英雄，却不見有人問及，真未免太矛盾了。計在揚州住了八天，瘦西湖便遊了四次，人謂瘦西湖與我有緣，也不是完全無理由的。

就在這天晚上，分社諸友在天碧家開會為我送別，對人生與文學諸問題頗多討論，我與分社諸友，此次均為初見，然而僅此短短的時間，彼此已獲得更深的了解，不是人生見解相同，何能至此。散會時，大家都有幾分依依不捨的情意，并囑我暑假與饒生先生再來，這熱忱的一幕，是我永遠忘不了。

我們就在第二天早晨離開了揚州。

# 淋 滴 (續完)

饒 生

囚犯們公認爲閻王差人的督察們又來了。無疑的，囚犯們的幾條生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手斷送。

大家還是從前那末樣子，提挾着一個待死的恐怖的心膽，在聽督察宣讀提出的名單。

志德和羅醫生，自己不是共產黨，三十幾次提他們不了，自然是很放心；即黃新民主兄弟，從來也是這樣子的。但是，新夫昨天晚上作了一個惡夢，聽說督察到來，他的眼淚因半悲半懼而流了下來，緊緊握了新民的手哭着叫道：

「大哥……」祇叫了一句，便嗚嗚哭了起來。

「二弟！你發神經病了嗎？」新民因他一哭的影響，好像新夫的惡夢真是應在他的身上的似的，喉嚨也不禁咽了起來，但他的倔強的素性，使他勉強的道：「既要革命還怕死嗎？死了算什麼一回事，哭他幹麼？」

「我是不怕死，但哥哥死我是傷心的。」新夫帶着哭

說：「我願死，我不願哥哥死。」

「饒子！在此地許你願誰死的嗎？」

他們兄弟倆在難解難分之中，黃字房一個姓饒的囚犯被提出了。志德和羅醫生，在勸新夫：

「死生有命，傷心也傷心不來的。」羅醫生說。

「新夫！事情不是哭得來，靜聽他們處置好了。」志

德很鎮靜的安慰着新夫，掏出黑黃的帕兒，叫他揩眼淚。囚犯的命唱到第五個。

「羅維三！」一個驚人的消息，傳到玄字的監倉中，羅醫生及志德新民主夫，像聽了晴天霹靂般，整個呆了。

待管獄員要開門給警察捉人犯，羅醫生跳了起來，握了拳。

「媽的！爲什麼要殺我？你們這班狗，瞎了眼睛的狗！受人家的錢要殺我！」羅醫生瘋狂般，語無倫次的在亂

「不要動！」警察的盒子炮指着了他。兩個高個子的警察，伸了他們的鐵臂，作要進來拉他的樣子。

「好的！」羅醫生定了一回神，回視着流淚的志德和新兄弟，對提他的警察道：「兄弟，不要嚷得這麼急，容我做點工夫，不要你麻煩，我自己會出去的。」

「快點，誰有空在等候你？」兇神惡煞般的警察說。他不待他說完，便脫下白汗衫，將做枕頭那條黑膠網衫換上。吱的一聲將白汗衫撕開，另撕出一塊鋪在床上，咬破了中指，血是淋淋的，寫着「忠心愛國」四個大字。寫好了，交給志德。

「德哥！這是付托你了。你有機會出去的話，多煩你送到我的鄉下家中去，給我的老母和老妻做永遠的紀念。告訴她們，我在今天被殺了。同時，你叫她們通知我那在逃的兒子，不要忘記我是被人害死，被人殺死的，最好叫他做土匪去。……」

「喂！演說嗎？」警察打斷了他的話，又輕薄又兇惡地說着。

「好了！」他和志德新新夫輪着握手。「年青的朋友！你們是死不去的話，不要忘記我用血寫成的忠心愛國四個字。」

他們三人哭得不可仰，吳福初聲阿有也淌着眼淚，志德拭着眼淚，突然爬起來拍羅醫生的背，「老伯，我不死的話，準依照你的遺囑做去。」

忽然，他對警察猶笑着：

「兄弟！去罷！」他很從容踏出獄門，警察便翻轉他起來。他回視着志德三人：「青年的朋友，死了有鬼的話，我要報仇，我要保佑你們三個。」

「老伯！我們很希望你生還。」

「年青的朋友啊！你看如此情景還能生還嗎，提出去的有一個生還的嗎？」

他們沒有話了，祇是瞪着眼淚，很痛傷送養鐵推出去的他，和其他五人串在一起。

「白桓！」

「張星野！」

「齊了嗎？」

幾個姓名呼鳴在警察口中溜出之後，新夫的心才放下，攀着門攔柱，淚水淚痕滿面的向羅醫生遠遠招手。

「青年的朋友！我不行了，你們保重一點罷！」

人齊了，督察押着他們，在哭鬧聲中而去，羅醫生蹣跚地拖着鉄鍊行，還一步一回頭看他們。

「唉！大哥！這樣良善的老先生也被誣爲共產黨殺了。」新夫不勝淒明的，悼念他失去的忘年之友情。

「他們何嘗是殺共產黨，殺人罷了。」志德隨答隨睨着胡遜。

胡遜怒目看他。

鐵軍回到廣州的消息，驚動了整羣的囚犯，提殺人犯的督察們，有一星期沒有到來執行他的職務了。卽那管獄的人員，每來巡視，對他們也放下那嚴威的面孔，有時並裂開了嘴，對若干囚犯作微笑。

志德花了四角小洋，買得了一張舊的民國日報，在新聞上探聽他們的同志的消息。自然的，許多有名的同志，紛紛地由香港歸來。秦桴做了國民新聞的社長，金天民做了廣州市長，陳正傳做了民政廳長，微笑地對和他一起看報的新民兄弟道：

「他們都回來了。」

「我想，你出獄是很有希望的。」新民瞧着他的臉。

「但是志德，已經一星期了，他們沒有來保釋你，我想有點靠不住。」新夫稚氣地說。

新民剛欲有話，只聽到管獄的人高聲叫道：

「單志德！有人送東西來了。」獄丁抱着一大包的東西，以及五磅裝的餅干兩罐，笑吟吟的對志德道：「兩個女的和一個男的送來，名片背面還有字呢。」

獄丁在袋裏掏出一個名片交給他，他看了他一眼，接着了東西給新夫，匆匆地在看名片。這是石寫的，背面寫着了小小幾行字。

「我和盧芬帶東西來看你，但拿不到機關的介紹信，祇得走了。我們正在爲你出獄而努力，但非衝由上海歸來不可的。」

他看了之後，許久沒有作聲，有勢力與地位的同志這般沒良心，固使他憤恨，而自已出獄希望的到來，又令他喜悅。在這兩種情緒交織中的志德，面部的變化，好像夏日天氣一樣，倏忽不同，把一個年幼的新夫呆了，睜着小眼睛打量他，又看他的哥哥。

「德！什麼消息？」還是新民打破了他的沉默。

他瞧了新民一眼，猶笑着，將名片交給他。

「這不是很好的消息嗎？」新民很歡喜的說：「我想，衝也要快到了。」

「是的，祇有靠他回來了，」他不禁嘆了一口氣，「什麼同志，什麼革命，都是假的，還是有私人友誼的同志



靠得住。」

「衛我想他這回也有相當地位和勢力的。」新民聽着他說，似要等他答覆。

「這不見得，衛這人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理智這麼冷靜，而情感那末熱烈，原是很好的。不過，性格太清高堅強了，平時他們彼此都不大滿意的，回來了，未必如你所料。因為那班狗東西，非壓抑他不可的。」志德搖搖他的頭！「不過，他是有辦法的，他們在面子上不敢令他過不去，他回來，我出獄或者沒有問題。」

「他不回來怎麼辦呢？」新夫又過慮的問。

「不會不回来的。」志德笑着否認，「我不坐牢，恐怕他不會回來，因為他有點討厭那班人；但我還在獄裏，不至於不回来的。你們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他的文章你們是看過不少，這是公私的交情都很重的。我除了他之外，不相信什麼人了。」

吳福初見送來這麼多的東西，口也流涎了，但志德趕着和新民談話，沒有打開來吃的表示。聽說他有出獄的消息，爬近他們道：

「單先生！恭喜你了。」

「喂！福初！」志德好像很意外的道：「東西來了，

新夫，打開來吃罷。」同時，他又招呼那填醫生的缺的一個黃埔軍校學生叫做張友誠的道：「也不要客氣，大家都是在患難中的。」他又回頭見胡遜，目灼灼的看着他，他似嘲笑的招呼道：「胡先生，不厭棄的話，你何不參加吃東西的小組會議，我是沒黨籍的共產黨呢。」

大家如狼吞虎嚼在吃，志德記起了地字房的蔣國器，撕了一張紙，包了一包餅干糖果之類，高聲叫道！

「國器，請吃東西！」他將包好的東西，伸在門樞柱之外，拋到隔壁的門樞上。

「志德！謝謝你的東西！」國器高聲的說！「你出獄的消息到了嗎？」

「到了，又沒有到，你呢？」

「我嗎？夢都沒有作過。」

「有機會出去的話，有法子必和你想。」志德說，「吃吃東西再說罷。」

志德轉回坐下，和他們隨吃隨談着。胡遜隨吃隨將狡銳目光，在打量他。他故作不見，轉而瞟着在憂鬱中的新民。

「新民！什麼你吃得這麼緩，不想吃嗎？有什麼心事？」志德在追問着。

「沒有什麼，我想你出獄有期了，但我們兄弟呢，審訊也沒有經過。不被殺死在刑場，必要老死在牢獄了。」

「民！你安心罷，祇要我做得到，無論如何都為你們想法子的，朋友，我出獄兩個月之後，必有消息給你。」

「什麼辦法呢？」新民問。

「我和衛想辦法，此人是很好的，他做人的態度，不是和你常說過嗎？他對於朋友，無論識與不識，知道彼此人格思想相同的朋友，是很幫忙的。你們是我的朋友，我要他做的事，他一定做的。」

新夫跳了起來！

「那末，我可以回家見父親母親了。」

新民點點頭：

「我雖然是喚革命，幹革命，和右派拼，共產黨拼，和土豪劣紳拼的。但祇是憑我滿腔的革命熱誠，和許多同志沒有發生組織關係的，不是坐牢，和你恐怕永遠沒有見面呢。」

「這就是我們黨之所以為黨了」志德很感傷的，一塊將入口的餅干也放下來，嘆氣的說。「我們今後還是靠朋友罷，麻木腐臭的黨還談他幹麼？捉我們坐牢的，殺我們同志的，不是敵黨，正是我們同黨的同志呢！由黃伯初而

至當局的張總指揮，省府委員，也不是我們的同志嗎？秦梓之流，不是小組織的同志嗎？但是，事到如今，說來祇增加悲憤，有什麼呢？」

新民頹喪地，默默盤膝坐着。

「也好，坐了大半年的監房，不是這樣子，我還迷信所謂上層同志呢？迷着幹下去，還有好結果嗎？」志德恨恨的說，「唔！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我知如何的去認識同志，知道如何的去革命了。」

「你也不要太悲憤了。」新民這麼安慰着他。「你不是還有衛他們嗎？」

「若果他都沒有了，前途有沒有希望是另一問題，但世界上沒有同情，就夠苦悶了。」

「那末，你比我好得多了」新民聲頓的說：「你還有衛等了解你，同情你，愛護你，我兄弟倆呢？」

新夫眼兒紅紅地，淚兒幾要奪眶而出，在呆望他的哥，哥感傷的表情。

「民！你不是也有我嗎？」說着，拍拍他的背。「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大半年來的辛苦同處，患難與共，而思想的凝合，人格的膠結，是什麼小組會議所能及嗎？你倆放心罷！我覃志德生平說什麼就做什麼的，能

得到的話，決不令你倆多受一日之苦。」

新民拉他的袖，拭那由感動而流下的情淚。

南國的初冬，還是秋天的天氣，涼颼颼過那囚犯們所住的荒島，大家都感到不少的涼意。

那是上午十時的時候，公安局的督察，帶來兩個佩盒子炮的警察，指名來提覃志德。

「覃志德！」督察關照管獄員，「叫他帶他的鋪蓋一起走。」

這是一個如何良好的情形和消息呢？新夫跳了起來，像瘋狂一樣的高叫着：

「志德出獄了。」

「新夫！你倆不久也可以出去的，小弟弟。」志德微微一笑，忽然瞧見新民愁眉不展，毫無表情的騁着他。

「民，你也不要憂愁，憂愁不來的，我有一點力量，必爲你想一點法子。」

「德！我相信你！」新民拉他的手，「二弟，你和我收拾東西罷。」

「沒有什麼的，何用收拾。」

「有的，有的，」新夫攤開了舊報紙，包他僅有的兩

件衣褲。管獄員開了獄門，招呼志德道：

「今日提審到你了，鋪蓋也叫收拾，你自由高懸了，但將來不要忘記我，還請提攜提攜呢。」

志德接着新夫包好的東西，隱着前倨後恭的管獄員，他心裏頭暗道，「我有一天有勢力，必殺你這廝，刻薄還不夠嗎？」但回轉頭一想，還有新民弟兄在，放寬了面孔，很和氣的道：

「那自然的，一個人出來做世界，總要有幾分江湖氣，能做好人即要做，譬如你老哥今天待我這麼客氣，一輩子是忘不了的，山水也有相逢日，大家做朋友的日子還多着呢。我走了之後，希望你老哥對於我的朋友，」指着新民兄弟，「照顧照顧。」

「那當然，」管獄員太客氣了，「我是爲吃飯而來，不是和誰有怨有仇而來，你覃先生看得起我，我是不能推辭的。」

「志德！你也得爲我想想法子」吳福初蘇阿有也站了起來送他，同聲說。

「有法子當然，但我現在是出獄還是槍斃，也不知道的。」

「不會的，這個時候，這個情境。」吳福初搶着說。

「那是最希望的了。」

在督察催促之下，志德拖着了沉重的腳鍊，叮叮噹噹的出去，回頭和新民兄弟及吳福初蘇阿有拉拉手，壓着胡遜點點頭：

「朋友們，在監房外再會」出了獄門，高聲叫道：「國器！我又再提審了，事情如何，自有下回分解，你珍重一點罷！希望在獄外相見。」

在督察員帶行之下，坐了小汽車，走過了大馬路，直到了公安局。在候審處坐等到了下午二時，軍法官才開堂審訊。西裝，卓別麟式的鬍子，正是一個小官僚的典型，高高的坐着。但態度沒有從前那末嚴厲，開口便斥罵了。

「你姓甚名誰？」

「我姓覃名志德。」

「你是什麼黨的？」

「我是國民黨。」

審訊官翻翻擺擺在桌上的案件，笑笑地道：

「你的同志已經找到保你的高店了，今日可以釋放你。」向照堂上的警察道：「帶他去開腳鍊。」

軍法官退堂了，警察帶他到堂外，兩個拿着兩節五六尺長的大竹。竹之下面，鉛絲密密地纏着兩個鐵鉤。他先

伸一個右腳，踏上一個石砧上。他倆各將鉤着鐵圈，起勁地分開。左脚，也如此照樣。志德的自由，算是恢復了，但兩個腳腫却爛了，疑結的膿疤，在緊緊的膠疑。他忘記了一切，三步當兩步跳出來。真在他意料之外，衡和石，民，楨，以及密斯盧姊淑芬等，一齊由客廳湧了出來。圍着他，握手，楨且緊緊地抱着了他。淑芬歡喜到流下眼淚來。

「汽車在外門等我們了，八景樓有許多朋友在等候呢」，衡招呼着大家，「我們到那邊再說罷。」

志德在楨和淑芬挾扶之下，踉蹌地出了公安局，踏了汽車而去。

志德在許多朋友歡迎茶話會聲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愉。但大半年的牢獄生活，使他的身體瘦弱了許多，和諸人握手之後，便一屁股坐在藤椅上喘息。密斯盧慌忙地倒了一杯濃茶，送到他的口邊。他接着喝了之後，有氣無力的，站了起來道：

「我真不知怎樣感謝諸位的營救，以及歡迎，實在……」

他觸到此，氣已接不上來。

「德！還是休息一點罷，彼此都是好朋友，不要這樣

客氣了。」盪在桌邊端起一杯茶要喝的衡，悠悠地說。

「還是休息一下子罷，」衆人都接着這麼說着。

站在衡的身旁的婉，因為和衡相好，對志德也特別關懷，朝着衡笑了一笑，拉了一張椅子，傍着志德，按按他的額：

「德弟，你也辛苦了，我們真慚愧，這時才能設法救你出來，他由上海回來，就奔走到今天，不知發了許多牢騷呢。」又指着密斯盧，「她真急得要命了。」

「我除感謝兩個字之外，真不知說些什麼了，我想，除了衡兄之外，你婉姊和許多朋友同志都有大力的。」

「自己還沒有表功，人家到上謝恩表了。」衡鼓掌哈哈大笑說。

大家哄堂笑了起來，婉不好意思，回轉頭瞟他一眼。大家吃吃喝喝的，間間監獄裏面的情形，志德摘要答着，已經不勝其疲勞了。

「諸位，」衡高聲說：「諸位辦公或上課的時間已過久了，志德也疲勞得這樣子，大家還是暫時分散，日子多得很，明兒再談罷。」

大家都以為然，紛紛起來要散去，盧和淑芬走到衡面前，低聲的道：

「衡哥，」盧看着志德爛了的腳腫，「他的腳腫是這樣子，而且又是這麼疲勞，我主張他到醫院裏去住幾天再說。」

「好的！」衡點點頭。

「你今晚有空的話，吃飯後和婉姐到醫院去看。」

「什麼醫院呀！」他問。

「大概是越華醫院，等一下我打電話告訴你。」她說。

「那末，我先走了。」衡挾了皮包，拉志德的手：「德，晚上我去看你。」

已經是晚上九時了，志德和坐在病榻前的密斯盧和姊，談了許多家常及監獄中的事情。

「衡哥爲什麼還不見來呢？」盧好像意外地問。

「我想一定他有事情，否則決不會遲到這時候的。」

……  
志德還沒有說完，衡即匆匆地敲門進來。

「很忙嗎？」

「沒有什麼，不過趕兩篇換錢的文章罷了。」衡也很疲倦坐下，掏出了煙匣，拿出一盒美麗牌香煙，燃火吸着：

「真無味，寫無聊的文章，換無聊的錢。」

「你不是在黨部裏頭做事嗎？」

「老實說，不是爲了你，我決不回来的，我寧願流浪在上海，不願在無聊的廣州，我以前的希望，通通幻滅了。」衡有點憤然。「不過這事談也沒意思，你有精神說話的話，請你告訴你在牢獄的生活。」

志德對於說話是很擅長的，用簡單明瞭的言語，報告了大半年的經過，而對於新民兄弟及國器，特別提了出來，表示希望他設法。

「我知道，在革命的運動中，如這種了無聯絡的同志，是很多的。他們祇憑着他們的信念，他們的熱血和熱力，在腐化份子與共產黨夾攻中，以大無畏的精神去奮鬥。他們敵人新舊的都有，背景是沒有，其危險的程度，比任何黨派的青年爲高。新民兄弟之不死，還算是幸運，據我所知道，不知幾個了。我對於這種同志，我很願意去營救你的精神去營救他們。但是，你有地位的同志，既有組織的關係，又有工作的表現，還要我這麼遠道跑回來，又要我發了這麼多次的脾氣。我想，其他是有點困難的。」

「但是，這種青年才是我們的良伴呢。」

「固然是我們的良伴，但並不是他們的走狗呀！」衡

冷冷地說。

「那末，你不能幫他們的忙了。」

「現在孺子也成名，雞犬也神仙，我是被排在九重門之外，心雖有餘而力不足怎麼辦呢？」衡擺開兩手，作沒辦法的表情

「但我總希望你在能力以內想點法子。」

衡凝想了一陣，似有所得的道：

「好，我去找他們談談去，但要快恐怕做不到。」

「快慢是沒有問題的。」

「好罷，祇要我做得到，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衡說了轉口問道：「你打算怎樣？」

「我現在祇是醫病，打算一點也沒有的。」志德誠懇問他：「你以爲我怎樣打算好呢？」

衡沒有話，許久，嘆一口氣道：

「你好了之後，我主張你繼續讀書下去。黨部青年部長張鴻言對我說，想爲你設法找一個幹事來做。老張這人還算好。但在秦粹與陳正傳支配下，能否得到是有問題。即得到的話，做一個幹事有什麼用呢？橫豎你家裏有錢，

不愁沒飯吃，做了這撈什子，不但荒疏了自己的學問，並且結了許多政治仇怨，照我的眼光來看，此地的政局早晚

要有變動的，這種做官無份槍斃有份的事兒，還是不幹的好。」

「我都覺得幹這種事沒多大意義，」盧插着說：「衛哥談說得很對。」

「政局怎樣呢？」志德眼中放出懷疑訝異的光線問着。

「鐵軍和桂軍早晚要破裂了，這是中委劉女士對我說的；就不必她說，在兩方面情形來說，多半是難免。但這我以為還不要緊。共產黨在陳慶長及鐵軍的何師長包庇之下，公開地活動，鐵軍的章總指揮爲了這問題是很焦慮的，你不見章總指揮的親信公安局長洪輝陽，標起打倒共產黨的白布標語，向何師長示威嗎？我想，在不久之將來，很擔心此地發生空前的慘劇。」

志德很注意在凝聽，現出憂鬱的樣子，很感慨的說道！

「那末，這個局面不是完了嗎？」

「老實說，」衛很激昂的說，「他們趕走那屠殺青年的軍閥，我是很贊成的。但他們沒有一個革命的見解和堅決的立場，讓共產黨在參加活動，我是反對的。何師長的政治部，通通都是共產黨，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將來的

結果還堪設想嗎？情勢是這樣子，我也要走了，現在有兩百塊錢的話，我馬上回到上海去流浪。」

「那末，你爲我想應該怎樣呢？」志德着急問。

「你靜靜醫好了病再說，此地書也不能讀了，我準備你到上海去讀書去。」

「此地的青年運動要拋棄了，我有點不願遠走。」

「志德！別傻罷！」衛放聲哈哈的猶笑着，「青年運動，爲誰去運動呀！我們拉攏團結了青年，有什麼用處呢？」

盧瞠着了志德，見他談談眼，低頭不作聲。期期的道：

「我還是贊成衛哥的主張。」

「德！你受了這末一場的教訓，還不覺悟嗎？誠然，客觀的環境，是需要革命，但主觀的條件，漸漸消失而至於無了。老實說，這班狗東西的隊伍，與之說革命是不行的。還是按下革命的熱誠，充實一點能力和經驗，等一下再說罷。」

「那末，我病好了，決定一起和你走。」

衛覺得他已經疲倦，也與辭走了。

志德在醫院中，得到十一月十七日事變的消息，是很高興的，因為將從他坐牢的軍閥政權，已經傾覆了。但是他想起了衡的話，不但冷淡，而且有些恐懼。但任他腦根中，還想不出將來事變是怎樣，祇有日在與姊妹和盧談談，以消壓他的病裏光陰。

盧將每日在衛處所得的消息告訴他。在十二月九日那天晚上告訴他，說外間謠傳共產黨要暴動，叫他快點出醫院，他見到他的腳已經好了，表示同意。

十二月十一日的暴動，把燦爛的廣州，變為瓦礫之場，幸而他住的地方，是在西關，密斯盧的家裏，沒有被波及。到了暴動平定之日，即十一月十三，他和盧踏過縱橫的屍，遍地的火後遺跡，到黨部去看衡。見到許多朋友，在紛紛的討論。

「我以為他完了，」一個着西裝，矮矮地的錢繼先說，「不是，怎樣這時候，還不見他回來。現在不是已經三點鐘了嗎？」

「我想是很有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很恨他的。」一個高個子姓倪的說。

志德和盧不禁怔了一怔，涎兒幾乎流了下來，拉着錢繼先道：

「我們何不坐汽車去看看，或者找得他的死尸也說不定。」

大家都同意，預定了路線，分開兩幫，又因為恐怕軍警誤會為共產黨，各人的臂上，都纏上了黨部的白布臂章。

他和盧及五個同志，沿着永漢路北上，向每一堆尸在找尋。在萬福路轉角的一堆死尸中見到一個着黑羽紗衫白褲西裝的死尸，橫伏着。他不禁吃了一驚，拉着他的同伴，急急的跑上去蹲下，扳轉死尸的臉來看。

「不是，不是，」他搖搖頭，放下措措手和同伴走了。

他們一行七人，走了幾條馬路，都找不到，便回黨部去。錢繼先一幫，已經先他們回來，都說沒有找到，並說，同樣衣服的死尸也不見一個。

他和盧，懷喪着返家。

這是令他倆如何的狂喜呢？一進了門，便見衡和盧的寡母談話。衡！態度還是從前一樣，很自然的，見他倆進來，起來和他們作劫後重逢的握手，笑笑地說：

「你倆去找我嗎？」

他倆便將去找死尸的經過告訴他，把盧的母親驚到伸出了舌頭。搖搖頭說：



「德！你好大胆啊！」

「我以為是衛哥，顧不得許多了，可是一發覺不是，心到有點怯怯。」德說。

「你洗了手嗎？」盧母問。

德微微的笑，盧搶着說：

「洗過了，還用桃葉來洗呢。」她安慰她的母親，諷着話兒來說：「媽！你放心罷，桃葉是辟邪的。」

桌子上的飯擺好了，盧母招着大家吃，隨吃隨談着。

「衛哥，怎麼你走到這裏來。」德吃了一口飯，看着他問。

「我知道此地穩有飯吃的，走到別的地方去，不是要捱餓嗎？」衛笑吟吟地說。

「他們都急死了。」

德接着說黨都朋友剛才的情形。

「我不是不想去的，」衛很慚愧的說。「但我離開旅館的時候，已經五點鐘了。我想回黨部見他們不着，我住的地方也被燒掉了。你想，不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呢？」

「是的」德點點頭，「幸而這旅館在惠愛路，不然，不燒死也許要被拉去殺掉了。」

「真運氣，」盧一口飯還沒有吃下，含糊着說。

「幸我住在西關，在南關的話，一定把我嚇死。」盧母隨夾菜，搖搖頭。

他們隨吃隨談，談鋒轉到時局上來。

「完了，和我們有關係的政權是完了，」衛失望地說，「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拒虎進狼，不是當然的結果嗎？我真恨何師長那廝，不但入了共產黨的迷魂陣，且進了共產黨的美人關；還有那勾結共產黨的陳廳長，藉寇以自重，該死該死，王先生和章總指揮，給他們害透了。」

「你以為今後我們怎樣呢？」德問。

「在這大變之後，社會的元氣傷了，政治的聲譽毀了，桂軍又乘勢東來，縱有招架之功，也沒有死守之氣，我想結果還是出於一走。」

「走嗎？如何走呢？」

「你是到處可以讀書的，盧已經在香港讀書了。有什麼要緊呢？」

「你呢？」德關心地問。

「我嗎？哈哈」衛笑了「走回舊日的流浪之途，從前俄不死，今後怕俄死嗎？」

「唉！」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今後真不知怎樣幹

了。」

「當然加深一層困難，但革命的事業，本來是艱難的，祇有在可能範圍之內，盡自己的能力去幹罷了。」

「你什麼時候走呢？」德問。

「我很想等到月底；拿到了薪水做路費，」衛又很頹喪接着說，「能否等到月底，我自己也不知道的。」

盧母昂着頭，靜靜聽他們說，衛的頹喪的陳說，打動了她的心。她對衛表示，要走的話，不要爲川資擔心，同時並說希望他和衛一道走。

衛以一種感謝的日光，看着慈愛的老人道：

「我想也許可以等到月底的，怎好意思破費到你老人家呢。」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自家人，千祈不要客氣。」盧母認真而誠懇的說。

「你老人家不但慈愛，而且是慷慨極了，不能等到月底再談好了。」衛謙遜地說。

吃過飯之後，還是盧母的主意，關照傭人開帆布床，留衛過夜。

鐵軍退走了，東來的桂軍旦夕可到，德和衛及密斯盧

許多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倉皇地跑向香港去。

死也不叫苦的衛，袋裏祇有十塊錢，以十塊錢走上茫茫的旅途，德是非常之擔心。因此，德在離走之時，寫了一封快信向家裏要錢，想資助他一下。可是衛到了香港之後，一個做生意的同族兄弟，便接他到店裏去住了。

密斯盧到她的姑母家去了。德和他的同志，張素園，周復生，黃伯康，陳虹等四人，租了棧皇台一個前樓住下，等候軍隊決戰的消息。

可是鐵軍東去之師，在桂軍與閩軍的夾攻中，消息一日比一日壞。德知道返廣州讀書無望了，決定依照衛的主張，打算到上海去。將他的意見，寫信商之家庭。

衛得同族兄弟的幫助，過了新歷年之一星期，便飄然赴上海。德和幾個朋友，在離別之前夜，在旅館開了一個房間，作通告之談。

衛之所以急不及待的走，他的理內是：第一，以爲香港的地方是很危險的，因爲香港政府是本着英國傳統的外交政策，對於廣州之現政府，必然是勾結，反廣州政權的分子，香港是不能住的。第二，以爲所謂同志，公的黨誼和私的友誼，一點也沒有。在香港不但沒有保障，而且沒有同情。第三以爲香港是殖民地的文化，是資本主義和封

建社會兩種臭水滙合的死海；住下去心靈也會被窒息的。所以，他殷殷的叮囑志德，叫他能走早一日最好。

他們一直談到天亮，談到了上船，船開了，才各揚手帕而分別。

他睜着了疲倦欲合的眼，默着了一顆沉重的心靈，乘電車回到寓所去。匆匆地脫了衣服，掀開了被頭，倒頭便睡下去。

沒有兩個鐘頭，一個巨靈的手，把他在床上抓了起來。他睜開了眼一看，抓他的手是一個彪長的漢子，而且有幾個香港政府的警察在。同時，沒有外出的張素園和黃伯康，也被手鐐扣在一旁，他也被扣上，他知道是被捕了。他擦擦了眼，對抓他的漢子問道：

「什麼事？」

「什麼事你也不知道嗎？」如兇神惡煞般的漢子，冷笑着說，「不知道，到館裏便知道了。」

他們在三天內，每日都有一個時間，嚴重地被拷問，他們一口咬定，說是由廣州逃難來的，希圖延長時間，眼巴巴望着他們的同志來救。但到了第四日，說要速解出境，香港警局偵探，押他們到省港輪渡，交給一個着西裝，面有橫肉，眼有兇光的人道：

「老李！人交給你，再來要請我到石塘咀喝酒去。」

他們，知道被解回廣州了，不禁抽了一口冷氣。

軍法官開始執行他的職務。

啊！又是你啊！他冷冷的說。

德站立在座下，見軍法官在冷着面孔，略抬頭看了一眼，默默地。

「你姓什麼，名什麼？」

「我是覃志德。」

「你是共產黨嗎？在暴動時你參加那一種的工作？」

「我是國民黨。沒有參加過什麼暴動。」

「國民黨？」法官鼻頭唔了一聲，「什麼國民黨？左派嗎？」

「我是國民黨。」他故意避開了軍法官訊問的焦點。

法官現出聰明的樣子，微微的笑了一笑道：

「你做的是什麼工作？」

「我沒有做什麼工作，出獄之後，都是在醫院裏。」

「你是王××派。」

「我是國民黨。」

「好罷，」法官提起了筆，不知在案卷寫點什麼，關照押送犯人的警察，「帶他下去罷。」

他回到了公安局的監獄裏面後，經多方設法之後，寫了一封信，托拘留所的茶房叫阿四的，帶去報信給盧的母親，外面寫着給酬金五元。阿四答應晚上有空便送去。

他回頭見波素園，呆呆的笑着，叫了一聲道：

「素園！伯康呢？」

「伯康！」素園指着西面的一間房，「他調到那邊去了。」

「素園，這一回恐怕要完了。」素園沒有表情苦着了臉，好像在想什麼似的。

吃了粗糙的囚糧之後，已經黃昏的時分。他看看素園發默的神色，又看看同房的囚徒的高談闊論，既懸想今天晚上盧母接信時的焦急，又悔恨不和衛一道往上海去。

軍法官的神態，簡單的問話，結果是好還是壞，自己也推測不出來，但想起「又是你啊！」的一句，不禁有點悚然。

覃志德，忽然一個聲音，由管獄員口中呼了出來。

他在管獄員領着的兩個警察進來之後，被提了出去。出了獄門之後，馬上綁了起來。同時，還有兩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和一個驕悍的漢子。

點了名，由一個警長率領着八個警察，分開押着他們，出了大門，被指揮之下，踏上預備的四輛汽車。

「兄弟！到什麼地方去啊，幹斃嗎？」

志德覺得這是不得了的，但爲了探聽他的命運的實在歸宿，對着押他的警察問。

警察笑了一笑道：

「我也不知道，大概到警備司令部去。」

汽車向惠愛路開去，馬路上的商店，已經疏落地開了電燈。廣州的路，他是熟悉的。汽車到了小東門，他有點奇怪了。

「兄弟！警備司令部在這邊嗎？」

警察對於他的問，沒有答覆，剛在狐疑之中，車已經過了省黨部，轉灣到紅花崗停下了。

「媽的！我們完了，槍斃啊。」押在別車的漢子，下了汽車這樣高聲說着。

志德，知道生命已經到了最後的一刻了。他放眼向四面瞭望。蒼茫的暮色，朦朧地迷漫着。但省黨部懸掛着青天白日旗的旗杆，還依稀可見。

「共產黨萬歲！」

一個青年打破了緊張的空氣，震驚他的神態。

「媽的！還喊什麼！」那跟車而來的劊子手，一手提了那個喊口號的青年，摔下地上。

志德此時國民黨萬歲的口號！幾乎呼了出來。但是，他的下意識，急快的想起捉他坐牢的，槍斃他的，都是掛着國民黨招牌的，馬上轉了口氣，瘋狂般高呼着：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三民……」

還沒有喊完，給劊子手抓了反剪着他的麻繩，踢了一腳，他便倒下來。砰！砰！砰！砰！的一陣亂放的槍聲。四個鮮血淋漓的尸首，縱橫狼藉於草地上。

漸漸展開的夜幕，將大地和他們一起遮蓋了。

## 南遊日記（續完）

一 空

## 黃花崗上

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天氣晴熱。

「嗚呼！大名爭自娛，他人頸血購得來；黃花落，黃花開，花開花落年年在，斯人一去不復回！」這是七十二烈士的薤露歌，那五羊城外長埋俠骨的黃花崗，是一個多麼永古地撩人心緒的所在啊！

說也奇怪，在民國十五年的時候，我游泳於廣州盛極一時的革命高潮中，却沒有到過這萬人景仰的黃花崗去，一直留到悠悠八年以後的今日，革命不但已無潮可言而且已變為死灰的今日，才重蒞廣州，以一雙閱盡滄桑的眼睛，一付欲哭無淚的臉孔，和一腔暗自沸騰的熱血，來拜謁這蒼涼悲壯未能瞑目的七十二烈士的墓門。這一幕小小的悲劇，好像是造化故意為平生落魄的我們定好了這樣一個意味豐富的節目似的。佛哥民十五年在廣州時曾到過黃花

崗一次，是年冬，寫了一首詩寄故鄉的友人，其中有兩句是：「愁來不向珠江醉，愛到黃花崗上眠。」明年夏，清黨事起，政治混亂，土劣橫行，他和我，兄弟兩人同時被套上兩雙腳鐐，鑄入獄，這兩句黃花崗的詩，便險些變成詩讖。足足的兩年以後，我倆像做了一場惡夢一般，總算是同時再生了，出獄後住在廣州幾天，驚弓之鳥，不敢跨出門檻一步，更談不上去什麼黃花崗了。

現在，經過了悠悠的八個年頭，我們兩個人如掠水的海燕，如飄忽的白雲，悄然地踏上這碧草黃花的墓地。記得前年夏天，饒生兄與我在南京謁了總理墓，歸來時他會寫出以下這首詩：「人間無處訴煩冤，落拓相將謁墓門。熱淚一杯和血奠，紫金山下為招魂！」我們今天的「落拓相將」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也是這般的「熱淚一杯和血奠」的黯然的滋味，而且這種滋味還來得深刻，豐富，緊張，可惜饒生兄遠在海上，不克同遊，不然，他一定會

吟出比「憎他社鼠與城狐，還有心肝號信徒」更悲憤的句  
子了。

x  
x  
x  
x

南海的夕陽將要下墜的時候，珠江的粵春水，反映  
着天邊如血的晚霞，從江干楊柳的微風中，不時地傳出出  
街頭幾聲悲涼的粵腔小笛。在廣州郊野的東北角上，有一  
輛汽車擠着幾個做骨嶙峋氣態蕭然的青年，穿入夾道扶  
疏的榕樹，掠過荒蕪粉披的草原，攜帶着滿車的金黃色的  
斜暉，蜿蜒地疾馳着。——這便是今天一心一意來拜謁黃  
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的我們。

「落日滄波絕島濱，悲笳一動劇傷神。」「相逢莫問  
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在車中，我油然地誦起蘇曼  
殊這兩截的詩句。

十分鐘過後，我們的汽車便戛然地停止在七十二烈士  
的墓道前面，下了車，望見紀功坊上巍峨矗立的自由之神  
的銅像，我們都肅然地脫下帽子。

一種嚴肅蒼涼的氛圍突然向我們緊緊的壓迫了，我們  
的呼吸覺得有點反常的不自由，我們的行動也覺得有點開  
始滯鈍起來，我們都不自主地放輕着脚步，整勻着步伐，  
一步步慢慢地踏着灰暗色的土敏土的墓道向前走上去。那

座現出一付蒼老剝落的臉孔的紀功坊，那個在垂暮的天空  
中凜然獨立，露出異常英勇而又異常孤寂之神態的自由之  
神銅像，那坵畫着一個神祕的灰色的圓圈的墓塚，都漸漸  
地一步步地迫近了我們；墓兩道旁所栽植的好像縱有絢爛  
的顏色也為之消失的春花，也悵然地一步步在我們的後面  
逝去；悲風颯颯地顫動着四圍的樹葉，淡黃色的夕暉多情  
的戀吻着塚堆疊疊的崗頭。——我們在墓道上默默的走着  
，好像在細讀着一部英壯蒼涼的荷馬的史詩。

我們終於走到墓的面前了，我們都似乎已經深深地觸  
到那七十二付骸骨的血腥屍臭了；

「敬個禮罷！」佛哥咽然的提議。

於此，我們便在距離墓有五尺的地方肅然的正立着，  
帽子輕輕地放在墓前石做的祭台上，五個人排成一字形，  
恭恭敬敬地向着墓碑行三鞠躬禮。一種譙肅的電流，從我  
們的心一直通出我們的皮膚細胞，這時候，才有點兒體  
驗到古人所謂鬼神者的真正意味。

憑吊吧，盡情的憑吊吧，把十年來不堪回首的革命事  
業一件件地向這先烈的幽魂低訴吧，把自己年年吞在社  
裏的悲酸憤慨的淚和血向先烈的墓門彈洒吧！

我們然地站在墓前，斜倚着墓旁的冷清的鐵欄杆，泣

然地注視着那個忿然隆起的圓形的墓面。這方不盈丈的坏土，便是埋葬着七十二位烈士的骸骨的所在。我想像到他們那血肉狼藉的慘酷的情形，我也想像到他們那從容就義至死不屈的氣概，我想像到他們那為革命為國家民族而拋家棄室英勇犧牲的精神。同時，我想告訴他們：自從他們以及孫總理死了以後，他們的名義上的所謂權要同志們，是如何的自私自利，斷送國家；是如何地放棄了東四省默認滿洲國而視顏事仇，是如何的一年年的個個的腐化無恥，以及國計民生是如何的整個崩敗，民族前途是如何的危殆岌岌，真正犧牲奮鬥獨往獨來的革命者是如何的稀少，革命的事業是如何的變成死灰……——然而，我始終嚥然的不能吐出一句，千言萬語亂紛紛地只在我的心中揉成一團，我只有依舊惘然地斜倚在墓前冷冷的鐵欄杆，我只有依舊茫然地注視着那個忿然隆起的圓形的墓面！那高高在上立在墓後的自由之神的銅像，老是那樣孤寂的直視着那虛無遼闊的天空，直縣着惘然無語的我們，直視着落日蒼茫悲風蕭蕭中的黃花園上的一切。

這是一個多麼令人不可久留的地方啊！我們的心中都充滿了一種莫名的良性的情調了，從胸膛的深處吐出一口悠長的鬱氣後，我們便悄然地移步離開這北坪坏土，到墓

的後面去。墓後，是一座以大石疊成的龐大的紀功坊，是民國七年時建的，聽說建築這個紀功坊的那無數的石頭，是各地華僑同志一個人捐上一塊，湊之而成的，現在年代雖然不算久，但已經有些蒼老之色了。坊上，大書着：「繙造民國七十二烈士紀功坊」！

「這恐怕就是先烈們的頭顱之唯一代價吧？」看了這個坊，我不禁又忿然的這樣想着。

只有坊的前面的大石上，橫刻着孫中山先生那四個「浩氣長存」的大字，字體雄厚挺拔，想見其為人。誰知數年以後，他也和黃花園烈士們一樣孤寂的長眠在雲金山下了。

由紀功坊復出，右面，為七十二烈士題名的大石碑，碑為汪精衛氏所書，字體據同行的某友說是在學習顏柳之間，惟未成熟云，與現在他所寫的完全兩樣，叫人認識不出，未免變得太快，還幸古人所說的「由其字可知其人」這話不大可靠。

我們便開始讀着這塊題名碑了。我第一眼便注視着林覺民和馮超驥這兩個名字，因為在七十二烈士中，這兩人的事跡給我的印象獨深。林覺民，福建閩侯人，就義時年僅廿四五。重豪俠，長文藝，與其妻互映，唱和春燭，愛

情甚篤。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致力革命。及聞同盟會將在廣州謀大舉，乃托故離家，潛赴香港，決參與起義。這時候，其妻意映，正有孕，林自知此行決無生還之望，悲不自已，乃寫信與其妻訣別，此信悽惻纏綿，淋漓慷慨，錄於辛亥三月廿九日革命史中，信中有兩警語足永垂不朽者，曰：「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令人想見其偉大的革命精神。佛哥曾於讀此信後，有詩云：「爲問斯人一死後，神州危局竟何如？至今揮盡英雄淚，意映卿卿一紙書！」蓋志感也。馮超驥烈士，閩之侯官人，襟懷磊落，善屬文，後入軍校肄業，潛抱革命大志。其事傳有云：「辛亥春，粵東將舉事，意洞（林覺民烈士）回閩，招募同志，趣君（即馮烈士）同往。時君母卒已久，父病甚，頗躊躇不能決。意洞以其情關父子，不敢強。既而君奮然起曰：吾意決矣！國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受父之心，何嘗不百倍於常人，顧此時當捨私從公，吾甯受負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載一時之機，而終爲亡國奴也。遂入與父別。父曰：兒第去爲國努力，勿以吾爲念。君泣不能仰視，又與妻別，妻曰：君趣去，萬一不幸，三月而後，苟無音耗，妾當投繯相從於地下。君曰：此決不可，家中上有老病之父，下有稚弟，我死，罪不可道，卿若復爾

，則仰事俯育，托之誰乎？遂涕泣而別。君行後，父疾頓革，中途聞父凶耗，一慟幾絕，嘔血盈盃，擊几言曰：父死我定不生，此去即幸而捷，事成之後，吾必自刎以謝吾父也。」

題名碑除各烈士之姓名外，並附以籍貫，烈士中，多廣東花縣人，佔七之二。民十六年，我倆在市奎砲台獄中，同獄者有一個花縣人，他是執信學校學生，花縣三華村人，據他說，七十二烈士中的花縣烈士，大半是三華村人，現在他們的子女多窮無立錫，不獲一溫半飽，有某烈士之子現在三華村爲人牧牛過活云。當時佛哥聞此語，大爲感慨。記得曾寫出一首詩，好像是：「多少人歸唱大風，紛紛字內論英雄。可憐拚酒頭顱血，贏得遺孤作牧童！」此時，獄外一燈黯淡，四壁悄然，我等油然起身世之感，相與歎歎太息不置。此情此景，迄今猶宛然如在眼前，今竟獲憑吊崗頭，真令人有「怕向蒼苔讀舊碑」之感了。

題名碑之旁，復有一碑，碑文爲鄒魯氏所撰，極慷慨淋漓之致。文章寫得很好，中國人多會此。

這樣地徘徊多時，我們便穿出七十二烈士墓的東面，欲尋史堅如烈士的墓，惟竹林疏落，墓紳紛披，踏遍崗東，竟不知史墓在何處。有許多烈士墓也附葬於此，中有一



人聽說是二次革命時，因反袁世凱稱帝，而爲袁所害者，令人不禁轟然有動於中。

這時候，淡黃色的夕暉已經漸漸地稀薄了，暮靄籠罩着四郊的村野，我們已穿過疏落的竹林，走出盡場的東面，隔着一條黃泥小路，也有許許多多的不知名的墳墓，緊緊地擠在那邊的崗頭，墓堆中雖一樣地遍洒着多情的夕照的微暉，但猿鳥沙蟲，泰山鴻毛，相比之下，發人深省

於此，我們便別了黃花崗，帶着一身稀薄的淡黃色的夕暉，帶着一腔蒼涼的灰白色的情調，踽踽歸去。

在歸途中，我們還想順道一謁附近廖仲愷和朱執行兩先生的墓，以及看看紅花崗上獄友譚尙倫君被害的慘蹟，（本刊饒生先生所作的中篇小說「淋漓」，即以譚君爲小說的主人翁）但因時間已晚，竟未如願。

汽車從東北郊向南疾馳而去，我們回望黃花崗時，只餘一片黯淡的陰影而已。

回到長堤的旅館中，佛哥將他於廿一年非常會戰時在廣州遊黃花崗後所作的幾首詩，錄出來給我們看：

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一)

天地茫茫一賭臺  
賭如公等信高才  
只輸數十頭顱去  
贏得江山萬里回

(二)

四野雲籠天不青  
當年公等真該死  
短褲小民多破產  
那堪寒落秋鴻影  
東方獅睡最傷情  
此日吾儕不願生  
錦衣同志享收成  
飛向圓頭帶淚鳴

謁史堅如烈士銅像

何圖鬻子解亡秦  
墓地雷鳴賊失神  
雖敗亦成非白死  
以薪供釜及青春  
吊公不用詩千首  
伐罪當憑胆一身  
物物眉間英氣在  
舉頭應望後來人

讀喻培倫將軍紀念碑

雄風千古振吾羣  
讀史同欽炸彈動  
我亦年當二十六  
汗顏真愧對將軍

看完了佛哥寫出來的詩，忽聞旅館外爆竹之聲大作，發自珠江上的蛋家船戶，這才重記起今天原來是舊曆年初一。

## 「四嫂！還認得我嗎？」

十九日，星期一，天氣晴。

重來廣州，我心中很想看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們以前住在文德路時所僱用的婆媽。她那時恐怕還不到三十歲吧，她的丈夫是一個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復工後仍回香港做工去，她一個人帶着一個四歲的女孩子住在我們的樓底下一間小房裏，每天和人家縫紉衣裳，和養養自己的小孩，因為有她的丈夫的接濟，生活倒勉強可以過得去。我和佛哥住在樓上，便僱她做我們的婆媽，每天和我們打打洗臉水，掃掃地，到街上買些香烟，瓜子花生米之類，每月給她四塊小洋的工錢。她叫我們叫她做四嫂，我們平日便這樣的喊她。可是，這些還不是的她值得我們紀念的地方。一直到民十六年五月一個深夜裏，佛哥和我兩個人在寓所同時被捕入獄，在獄中，聘才有和珍兄等有時因為奔走營救沒有空的時候，她便代他們十里迢迢地坐一隻艇子到南石頭的監獄送東西給我們。我們出獄後，因為匆匆離粵，便始終沒有看過她。這次來到廣州，向聘才兄問她的消息，聘才說，她還在廣州，只是窮得不堪，很難過日，人竟老得多了，只在街上做些小擺生意，賣賣甘蔗，瓜子

之類過活云。我還以為她的擺子仍舊是在文德路的，大前天晚上，我和佛哥順路逛到文德路去，看看我們以前在此被捕的寓所，並看看她。那知道這條路却是斷斷的，裏有幾個稀落的電燈散在路旁，但因為燈光微弱，而且罕久生疏，竟認不出那間房子是我們以前的寓所，也認不出那一個是她。快要走盡了文德路的時候，我心還不服，我遠遠地望見一個女人也在擺攤子，我便走近攤子去細細地認看，只見那個女人已有四十歲左右，蓬髮，尖削的臉，破舊的衣裳，憔悴的容色，在黯淡的煤油燈光中，顯出一付鬼一樣的令人可怕的體態。那女人看見我拼命的在認看她，又不買她的東西，便露出覺得很奇怪的樣子，我才趕緊地跑開了，我心中很疑惑那女人恐怕就是「四嫂」，因為她也是瘦瘦的，老瘦的，我疑心她一定是窮到那樣地步了，但又斷定不是她，因為那女人和她簡直兩樣，「四嫂」的眼睛很大，我是認得的。第二天再問聘才兄，才證實那晚所見的女人並不是「四嫂」，因為「四嫂」的小攤子是擺在惠愛東路，而不在文德路。昨天，佛哥與聘才出街去，回來時，他第一聲便告訴我說「已經看到四嫂了，在雙門底和惠愛東路交界的地方擺小攤子，形容削瘦，老了許多，她以前帶的那個四歲的女孩已經死了，現在又看見

一個二歲的女孩在她的身旁，身上大腹便便，又在擲蛋，真不得了！我把四毛錢給她的女孩。「言下有些歡歡之感。」

今天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我們由六榕寺經第一公園一直走到財政廳前，要搭公共汽車到東山赴某先生之宴。當時，我便叫佛哥帶我去看看四嫂。走到小樵子的跟前，正看見她蹲在地上，俯首在削甘蔗，她那二歲的女孩在地上玩弄着削下的甘蔗皮。我便昂然地立在她的跟前，脫下帽子，高聲的笑問：「四嫂！還認得我嗎？」她抬起頭看見我和佛哥，仍舊握着甘蔗蹲在地上，苦笑着答：「認得，怎麼會不認得你呢！咳，只是你高大得多了。」是的，我民國十六年被捕的時候才十七歲，身體很矮小，還是個小鬼呢，現在真的高大許多了。我又說：「我五年不到

廣州了。」她却苦笑的說：「不止！已經有八年了啦！」是的，她的記性真不錯，我說五年不到廣州，是從出獄那年算起的，而她則從我入獄那年算起的。這時候，公共汽車已來，乃匆匆掏出四毛錢給她的女孩，登車別去，還聽見她站起來說：「不要一點瓜子去嗎？」

我好像永遠不會忘記這個窮苦的女人，一方面固然因為她會有心地替友人送東西到獄中給我們，一方面也因為她和我們在這茫茫的人海中一樣的是潦倒者！

這次在廣州住了好幾天，那觀音山上結構雄偉的宮殿式的中山紀念堂和高高矗立的中山紀念塔，以及喧傳一時的珠江鐵橋等處，都去遊覽過，這種引起人趣味的表面建設，也懶得記下了。就在這裏結束了我這篇南行日記吧。

(續完)

這一期的本刊，因為是第三卷的最後一期，所以把幾篇長篇點的文字都一齊登完，算告了一個總結束。

下一期，是第四卷的開始，我們擬出一個「革新增大號」，關於編排及文字的選材上，均將有一個新的面目與讀者相見。——這將是我們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與計劃而決定的。

## 編 後 語

者

如果讀者諸君以及本刊之關心者有何改革的計劃，甚望及早提出，我們當盡量。倘有宏文巨著惠賜，亦望早日寄下，以便付排。  
末了，在本刊第三卷結束的今日，甚希望關心本刊的諸先生及讀者對我們過去作有一番嚴正的批評及指示。



實號如欲擴充營業及推銷出品，刊登本刊廣告，其效力甚大。中華國貨尤為特別歡迎；為提倡起見，特另訂特別優待辦法。請詢本社廣告部主任程志青君。電話一五八七〇。通信處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

本刊登定價

每期：一二角  
 每卷(六期)：一元一角  
 每年(十二期)：一二元  
 郵費：國外另加二元四角，國內不加

新壘

六月號  
 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左面
底面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目錄前後正文前	四十六元	二十六元	十五元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色紙或彩印另議)

社址：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  
 編輯者：新學文藝月刊社  
 通訊處：上海郵局信箱第一七四六號  
 發行者：新學文藝月刊社  
 印刷者：上海廈門路三號 惟一印刷公司  
 電話九一一三七  
 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市 光華書局  
 總經售處：上海四馬路中市 現代書局  
 代售處：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接收外來稿件。
- (二)本刊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本社從優酌酬現金或本刊。
- (四)譯稿須附原文，如不便附寄時，應請註明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五)來稿非經聲明并附有郵費者概不退還。
- (六)投稿人須開具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
- (七)來稿請逕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本社編輯部。

定戶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等情，通信時請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詳細開明，寄交上海郵箱第一七四六號或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第一號本社營業部庶不致誤。

# 新壘文藝月刊

合訂本第一二卷現已發售

每卷定價一元。

新壘半月刊第一卷合訂本

每册定價五角。

兩購郵費不加，掛號另加八分，存書不多，購請從速。月刊第三卷合訂本現亦開始裝訂，六月底  
準可出版，定價一元。

發售處 上海北四川路永豐坊

新壘文藝月刊社